





予且創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Y473

鳳 凰

作 創 且 予

行 印 司 公 書 圖 友 良 海 上

墨華剛纔行過了畢業典禮，那黑羽紗的學士衣，還擺在牀上沒有摺起來。四年前苦學來的文憑，懶洋洋地睡在桌上。他自己却坐在那四載常親的一張圓椅上凝神構思。

他深深地懊悔昨天晚上開畢業生交誼會的時節，不應該扮演那個假財神。他想，扮演財神也不是一件壞事。這戲劇的本身也不差。這是說一個人想發財，在年尾的時候，以香燭供奉財神，自己因為太窮，便買了一碗麵過年，不圖爲乞兒所窺伺，乞兒便假扮財神入室，當他跪倒祈禱的時節，就伏案大嚼。

墨華所懊悔的，不是這個劇情，倒是在他吃麵之狀態。他是戴着假面具上台的，吃麵的時候，就將假面具除去了。自己端起碗來，三口兩口把麵吃下去，大家鼓掌，讚美他的神情。

無論如何，一個演劇的人，博得台下的掌聲，總算是他的成功。怎樣墨華倒反而懊悔呢，這是因爲那天晚上台下有一個人眼睜睜的望着他，他吃了麵，也沒有看見那個人鼓掌，而且臉上還有些不悅之色。然而最使墨華難過的，還不是因爲她沒有鼓掌。乃是他演劇之後，在幕縫裏望着她。她滿臉現出不悅的狀態，在和旁邊的一位小姐說話。那幾句話墨華後來從同學口中打聽出來的是：



「你看他那種饑餓，也不知怎樣做出來的。他還特意的叫我來看呢！去罷！這到底算什麼東西！」

她說着便和同來的女人，一道起立出了門。墨華眼睜睜的從幕邊裏看她們出了會場。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他想跳下臺去攔阻她。但他實在沒有那一分勇氣。他將這一分難過，硬收藏在肚裏，挨過了一晚，挨過了一夜，挨過了一個早晨。一直到領文憑的時節。他眼睜睜的向臺下望，望來望去，也不見一個她。那一句：

「你看他那種饑餓，也不知怎樣做出來的。」便在頭腦裏永遠的旋轉着。

他拿了文憑到房裏，思想便更加複雜，他連想着她今日之不來，是因為昨晚的印象太壞了。昨晚上的印像，不是因為別的，乃是自己吃麵時太難看了。

如果墨華是個有錢的人，他也決不會懊悔昨晚吃麵的情形。那台下的掌聲明明表示着讚美他扮相的逼真。原是的，一個久餓的乞兒，見了麵怎樣會不狼吞虎嚥呢？就是她。也不會說：「你看他那種饑餓……」不但不會說；或者要換一句：「扮的真是體貼入微，像極了。」

然而墨華沒有錢，久餓的乞兒吃麵，就是墨華自己的象徵。越是饑，象徵的便越刻薄，越刻薄，墨華的羞恥，也就格外的加增。

他懷着一個禮拜的幻想。如今是整個的毀滅了。他上禮拜預想着，拿了文憑之後，便到她家中去。她一定會迎出來向着自己微笑的。自己是已經得了大學文憑的人，也該够談得上戀愛。雖然今日缺幾個錢。來日在

社會上飛黃騰達，焉知沒有分呢。

如今這個幻想毀滅了，完全的毀滅了。只看他那天晚上走的情形是決無希望的。今天是不能去，決不能去！

爲了不能去，他便覺得一切都是灰色。桌上的書，牀上的衣服，牆上的畫片。一切都顯出絕望的神氣。徒然增加人的煩悶。

他只默默地坐在那裏。房門上一陣鑰匙響，便呀的一聲開了。他回頭一看，正是他的同房朋友——念茲。念茲是個很活潑的人。他進房將文憑和學士衣向牀上一放，便對着鏡子摸他頭上的髮。他一面摸一面帶着笑說：

「墨華，想什麼。難道明天又考書，還想着自己的等級甲，乙，丙，丁，戊，嗎？」

「那個時期已經過了……」

墨華微嘆了一口氣。

念茲仍在照鏡子，笑說道：

「甲乙丙丁的時期過了。心裏已經想到了她。本來畢業之後，就是戀愛婚姻！」

他說着笑了一陣，徧過臉去向墨華說：

「對不對……」

墨華心裏一陣難過。扭過頭去不理他。

念茲却不再照鏡子了。他笑嘻嘻地跑到墨華面前說：

「告訴我，今天你是不是要會見她！」

墨華說：

「她今日有沒有來會我？」

「你們的事。我那裏知道呢！今天你畢業，我想她一定是來過了的。」

念茲說着話，臉上仍帶着笑容。

「假如來過的話！我早就和她到公園裏去了。還坐在這裏和你談話嗎！」

墨華連連的冷笑。念茲倒覺得有些爲難。他想墨華今天的態度大變了！一定是受了什麼激刺，不過他仍

是沒有丟却笑容的說：

「墨華！纔講戀愛的人性子不能急的。今天沒有來或者是害了病。」

「害病。昨天晚上就不應該來！」

墨華很氣。念茲却大笑起來了。

「墨華，你這話向誰說的，她不來你還想找我算一筆賬不成！你就是對她也不能像這種態度，這種態度是要候她做了你的夫人之後，才可以行使的。這時候萬萬不能。你須明白一顆處女的心。好像那豆腐剛燉成極嫩的豆腐一樣，碰一碰就要碎的。你要用文火慢慢的燉她，然後再一點點的加上了油鹽香料，等她變成了一塊五香乾的時候，你將她向地下一扔，她也不會碎了。」

說着他自己笑，墨華也只好跟着他笑了笑。他忽然地轉過身體，翻開樂譜，拿了凡華鈴奏起曲調來。他越奏越起勁，他那個身體在那裏波動着，好像要和凡華鈴一道飛上天空去。那曲調愈奏愈高，表情也就越見得充分。他倏地丟下了凡華鈴。又在地板上跳起却爾斯登舞來了。他的舞越跳越快，一面口中却唱歌起來。

「姑娘！你真要使我瘋狂！」

姑娘！你真要使我瘋狂！」

☆ ☆ ☆

他只管按着他自己的曲調唱，音調越唱越顛抖，表情也就分外的顯示略。墨華却真有些耐不住的說：「念茲，你不要唱了。我和你說一句正經話。」

念茲聽了便停住脚，仍舊笑容滿面的跑去照鏡子，換頭髮。一面說道：

「你講呀！」

墨華道：「你看一個女子愛男子還是愛他有錢呢？還是愛他書讀得好呢？」

「這話可就難說了。總而言之，女子不一定是好人，她擺在臉上的愛，却不是她心裏的愛。她們是在頑弄男子的。書唸的好她就會愛你，根本就沒有這件事。」

「照你這樣說，女子是不愛男子書唸得好的。」

「當然！」

「換一句話，便是男子靠唸書去找女人，簡直是作夢了。」

「當然的。書中自有顏如玉，是古書上騙人的話。」

「那還是要金錢了，可嘆！」

墨華說着便嘆了一口氣。

「你嘆什麼呢？讀書的人，誰有錢，誰自己掙過錢來呢？有錢，不過是父母的。父母有錢，可就太不自由了。出了大門，就被汽車囚起來了。汽車風馳電掣一過街，什麼東西也沒有看見。到了學校，便不再敢出去，除非有汽車來接他。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學校監獄，家庭監獄，汽車囚籠，此外什麼也沒有，這種人配講什麼戀愛，你問他眼中看過幾個女子！」

墨華道：「好了，你這種偉論已經領教過了。不要再說罷。你看我這樣的人，配不配談戀愛。」

「沒有錢總配的。」

「但是我沒有汽車。」

「要汽車幹什麼？」

「女人是要汽車的。」

念茲却凝思了一刻，說道：

「要是真的要等。你找着事以後。」

「這是什麼意思。」

「因為她愛你，恐怕你每日長途奔波受苦，所以想一個汽車來裝載你。而且有了汽車之後，你們相聚時間可以多些。也可以長久些，譬如你想她，坐了汽車就去了，多快。譬如你九時上辦事處。可以和她親熱到八時三刻，會不誤時。沒有汽車，你八點鐘就要動身了。這三刻的好晨光，豈非白白糟蹋。實際說起來，汽車是文明社會中的需要，其功用與火車相似。你要是將他當作富麗的表示，簡直是大錯特錯。」

「話不要說的太過火了。念茲！」

「我的話真是平淡而又平淡。」

墨華還是要理出他的話頭說：

「金蕊我問你看我愛的那個女子是不是名利薰心的人」

「那也不見得罷！不過我只看見過一次。她叫什麼？是不是叫方鳳？」

「是叫方鳳。」

「也不過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兒罷了。你有什麼地方配不過她！」

「但是她不要我呀！」

「不要你，你怎麼知道，她不要你。難道你已經向她求過了婚？」

「求婚，還早的很呢！」

「那你怎麼好斷定。」

「我心中終日的懼怕着。我想要是有希望，我便進行。要是沒有，我便死了這一條心。免得走到了中段，給
她一刀割斷。你想那是多麼難受。」

念茲坐了下來說：

「這倒是不錯的，沒有希望趕緊割斷了一切。不過到底有沒有是要你自己去試驗的。」

說着話他便站了起來問墨華道：

「今天晚上請教授的宴會你不到？」

「到的。」

「那你今天是要出校的，我先去了。」
說着話，念茲便拿帽子出了門。

房中只賸下了一個墨華。揀着一點兒希望，一大半的不適意。他兩手插在西裝褲子的口袋中，在房內呆走了半天。想想還是戴上帽出了門去訪方鳳。

這是最難過的一段景。以一個自己覺得對方不滿意自己的財力而強要去得她一句有希望的話，墨華滿料着是失望的。然而他的心靈却催促他說：

「去罷，或者有一點希望呢？愛情不是一天可以造成的。愛情的發生，全靠着時常的晤談接觸。愛情的生長時期，是有阻礙的，愈有阻礙，方愈見得有波瀾，有波瀾方愈見得堅固，人們若一見波瀾阻礙而停止不進，他也就不配談戀愛了。」

他挾了這一團意思去見方鳳，他足下纔生出了力量。上了人力車，心中也定了好些，他思量着見了方鳳應該說什麼話，如有機緣，還要說明自己扮假財神的苦衷。

當他那人力車轉入了馬路，車夫奔的更快，那晴朗的天氣，使他的精神漸漸振作起來。車子轉了灣便到了方鳳所住的巷口。照車夫的意思，是要拉進巷子的。不圖那巷口的巡捕用手將車夫一攔，一輛汽車便緩緩

地從巷中駛出來了。在墨華眼中所見的那車中人，正是方鳳和一個西裝少年。

他心中一氣，便叫車子停下了。一面付了錢，一面心裏想着這何以能去呢。她已經是傾心於別的人，割斷罷！

想着他便不再入巷子，沿着馬路一直向前走。但走的時候，心裏却沒有一刻是寧靜的。他想這一切完全是尋苦惱，是不應該來。她的態度，已經很顯的表示出來，還跑來算一回什麼？

他一路想一路走着，慢慢地向那沿馬路的一排窗子上看，覺得那窗內陳列的物品，都在向他笑，好像是說：

「你這懦怯人哪，事已經到了如此地步，你還想聯續這破碎的愛情麼？回去罷！你的前途決不能因此而毀滅的。」

他的神經陡然的興奮了。他轉身回來，自恨的說：「回去！決計回去！」

當他站在行人道上預備叫人力車的時候，忽聽有人叫一聲：

「余先生！」

墨華定睛一看，這喊他的，乃是帶方鳳小弟弟的一個奶媽。

奶媽看見墨華轉過了頭，便堆下了一臉的笑說：

「余先生，怎麼不到我們家中去玩，太太已經念着你幾天了。昨天晚上還提到你呢！」

墨華本來是要去的，萬想不到會遇見奶媽，更想不到奶媽會向他說出這一番話。

這時候方太太的印象，便在墨華腦中一轉。一個四十多歲粉光滿面的婦人幻在墨華的眼前。

他想着方太太無論如何總對自己不壞，即使他女兒不能傾心於我，她的感情終不能因之毀滅，情感是一事，定婚是另外的一件事。不能因為方願的不諒解，遂拋却方太太一片心情。

他捨不得不去，他堆下滿臉的笑。向奶媽說：

「我原是今天來看你家太太，順便在前面買點東西。」

說着他奶媽一道進了巷。他滿心思念着。如果方太太提出演戲的話來，自己一定要將扮財神的事，說個明白。

想着已進了方家的後門，那一股葷油氣味沖入鼻觀。奶媽也先行進去，等到墨華走進堂中的時節。方太太已經迎出來。大家便在客堂中坐下了。方太太說：

「余先生，好久沒有來了。想必是爲了大考忙。現在恭喜你已經畢業。」說着堆下滿臉的笑。

「本來早就應該過來替伯父母請安的。兩天來也不知道那裏來的許多零碎的事。」墨華很不自然的回答了下列的幾句話。

「我前天聽見鳳兒說你還扮了三個戲，真的很好！」

方太太這句話，真像一根針，刺進了墨華的耳鼓。正是墨華說他苦衷的時候了。但是，墨華究竟有什麼苦衷可說呢。扮演這件事，當然是情願扮才扮，不願扮誰也不能相強的。況且這是學校中的演劇，更無苦衷可言。墨華來的時節，滿想對於演劇方面，說幾句話，現在機會到來，想想仍舊沒有什麼可說的。在他的初衷，並不是想說演劇，乃是想打破方鳳對於他吃麵時饞像的誤解。這種話分析出來，應該是：

「你不要看我吃麵那種饞像，以為是我窮人的本色。我雖窮，像還不在臉上，況且我書唸的比有錢的人還好些呢！我在舞台上那種情形，是在於描摹的像真，這是很高的藝術手腕。以一個有學問的人，更有很高的藝術手腕，將來不怕沒有飛黃騰達之望的。」

我們仔細的想想，這不過是心裏的一種意見。這種意見，不容易完全表達的。墨華如果是在同學的面前，或者可以老着面皮說幾句。在方鳳面前，便很難，如今在方太太面前更難。自己總不好說吃麵時有一種饞像；這一句不能說，下面的話便接不上。墨華心中只是着急，一點也沒有方法。

在理，方太太說了一句贊美的話，墨華應付要謙遜一番才好。但是墨華因為他的心裏不能表出，他竟默然無言的坐在那裏。

這是不能持久的一種境遇。方太太看着這種情形，他覺得自己的話，好像有些不對，她不敢再說什麼，心

中只是盤算怎樣去接下文。

想了一刻，她說：「余先生，你現在是已經得有學位的人了。下半年預備在什麼地方作事呢？」

她說這話，好像含了許多感慨。墨華初聽見的時候，心中也很是難過。他疑心這是鄙笑他前途黑暗的話。但是細玩方太太的語氣，似乎又不是在笑他。他本是挾了一片的不適意，借此便發揮了幾句：

「現在還沒有定，不過我想我總應該找出一條路來的。許多人說，現在學校裏的畢業生太多了。要是外面沒有人運動，便得不着職位。不過我想……」說到此地，他忽然一停，便又說道：「凡是一個人，總應該能自立的，不過有遲早不同罷了！」

方太太說：「遲早兩個字，你說的不錯。像鳳兒的父親，發達的便遲，他一直到卅歲上，還只是一個祕書。卅五歲時一連做了兩任局長，方纔積了幾個錢。」

墨華沒有響。方太太仍接着說：「不過積錢也沒有用處。做官的壞習氣完全學來了。吃喝嫖賭，無所不爲。如今歇了事已經三年了。在上海住了這樣的房屋，費用沒有減，却少了進款。坐吃山空。余先生你是知道的。」

方太太說着竟滴下兩點眼淚。

這倒真使墨華楞住了。他想不到方太太從遲早兩字中，發這一篇議論。他想這還是要敷衍下去纔好。他說：「政界本來是要講應酬的。不久的時候，老伯總可以再上台的。」

「別的不說，鳳兒近來也學奢華了，他們父女兩人的用款，真是可怕。你們現在只是一個空架子，一旦架子坍下，便什麼都完了。」說着她又取手帕擦眼淚。「這些話，他們父女都不聽的。就以鳳兒說，我差不多不能見着她的面。我沒有地方說。你到我們這裏來住了半年，你真是我最相信的人。」

說着她停了一刻。墨華覺得非常的不安。「鳳兒……我想，她得着你的益處，也着實不少了。」說到此地，方鳳的父親已在大門上敲了幾下。

方太太的一番話，竟使墨華心中生出一種特殊的意境。他的心起初是想連續這破碎的愛，繼而又懊悔着不應該，終於受窘於方太太之前。

方太太提出方鳳受益不少的一句。他是覺得委實難以回答。不過同時露出了一點生機。他對於方鳳的一番心意，雖不能得方鳳的諒解，終得着方太太的贊許。

方老爺的進門，又改變了一幕戲。方太太看見方老爺，抽身便進去了。看方老爺的情形，似乎要跟着進去。但礙於墨華的面，他不能進去，便只好陪着墨華坐下，談了一些話。

他雖然是隨便的談些政治和天氣。態度極其不自然的。墨華看着他們夫妻的態度，心中滿貯了疑惑。暗想他們別是爲了家務拌嘴。他儘管這樣想着，答話也就非常的疏忽。

壁上的時鐘，已敲一點，他便告辭回校，方老爺也沒有挽留。却跑去向太太說話。

太太見了老爺，忽然退到房裏去。原來今早和老爺爲家務拌了一場嘴，老爺出去湊一桌牌，沒有成功，仍舊是回來了。

一個人的氣忿，是可以因環境而減少的。老爺的牌雖沒有湊成，氣却消了不少。太太剛才向墨華發了一陣牢騷，她的餘怒尙未熄滅。

老爺說：「女兒呢？出去了嗎？要吃飯了，還走出去做什麼？」

太太露出了一臉冷笑。「你的牌沒有湊成功，便想起女兒了。你上了牌桌，還記着她嗎！上天，你也不問，入地，你也不問。」

老爺在房中走了兩圈，懷中取出了一枝煙，慢吞吞的說：「墨華又跑來了。跑來又怎樣，他以爲是人家不知道的。」

「你說他這個人不好，你從什麼地方看出來。不嫖不賭，沒有嗜好，書又讀的好，衣衫又樸素。」太太反問了老爺一句。

「不嫖不賭沒有嗜好的，不算有本領。像墨華這種人，只配做呆專。」

「這也不算壞呀！一定要像你，坐吃山空的擄面子，好嗎？」

「不擄又怎麼樣？已經走上這一條路了，你懂得什麼？」

「我不懂！」太太冷笑了一聲。「你擄出什麼結果來？」

「不要辯了！請你看看最近的兩個諺拜的事吧！」

太太越發的氣：

「這兩個禮拜！不過是你引誘了錢少爺來。哼！我看你將女兒去和他交換一個家私！」

老爺不響，拍的一聲，一隻茶杯摔到地下了。太太也不敢作聲，房中空氣寂靜的很。

廚中的飯菜早已陳到桌上來。老爺因為摔了一隻茶杯，不吃飯，太太也沒有吃飯。

墨華却已經在學校中吃飯了。

學校裏的飯堂，今日已是一片零落景像。學生都已回家過暑假了。只賸下幾個畢業生，在學校裏吃那幾餐不快樂的飯。畢業生也不是全在校中的。富有的公子，拿了文憑，回家去開賀了。娶了親的人，拿了文憑，也回家和夫人共餐了。找着事的人，回家收拾東西，就預備服務社會了。惟有那家中不富有，又沒有娶親，又沒有得事的人，最可憐，又最無聊，所謂昏昏沉沉的過去，渺渺茫茫的未來，一逕就在腦中轉來轉去。轉出一片現在的悲哀憂懼，賴在學校吃這幾餐難過的飯。墨華正是其中之一。

墨華吃過了飯回房。那文憑仍舊是在桌上擺着。他呆看着，心中回想着剛才的一切。他的回想，纏繞在方鳳和西裝少年同坐一車的印象。方太太對他的番話，以及方老爺和方太太的相見的態度。

他現在對於方鳳坐車的事，倒不怎樣注意，對於方太太的話，却有很深的印象，他記得的是：

「你預備在什麼地方做事？」

「我們家裏，費用沒有減，進款却少了。坐吃山空，余先生，你是知道的。」

「鳳兒得着你的益處，也不算少了。」

「你真是我最相信的人！」

這些話都給與他很好的印象。他想着方鳳的家庭，並不是一個怎樣有錢的，平時的闊氣，不過是空架子而已。方太太對於自己，至少總不算壞，但又怎麼樣能使自己因方太太而和方鳳作進一步的企求呢？他不能忘記方太太的說話。

「你預備在什麼地方做事。」

「一連做了兩任局長，纔積了幾個錢。」

他便想到事業上來了。他想着畢業之後，便再沒有學校生活了。沒有學校生活，就要打入社會去謀飯碗來維持一個家庭。是不是一個青年應該走的路呢？

想到此地，嘆了一口氣，眼睛看着桌上未拆的時事新報，一張青光，青光欄內刻了一張圖畫，圖畫中一對青年男女對着商店內玻璃窗內望着旁邊一路小字說：「我愛，等我下月薪水發了，再來買吧！」不禁發生了許多感慨。「得不着事，無論如何，是不能談戀愛的。」

他憤憤然說着，覺得錢之於事，事之於戀愛，都有極密切的關係。立起來踱出房間找人談談，去破他自己

的悶氣。

隔壁的房內，也是兩個同病的人住着。一個名字叫甘棣，還有一個叫嚴譯名。甘棣是一個刻苦自勵，不修的邊幅的人。譯名是一個自信心極強，不顧一切的一個運動家。他們一個在整理書籍，一個在摺疊衣服。

一進門他們二人就同聲問道：

「請教授的宴會，你不去？」

墨華道：「去的，你們呢？」

「自然也去的！」甘棣說：「我們出了錢。」

「吃過了又怎麼樣？」

「吃過了回家大吉！」

譯名哈哈地笑起來了。

「回家，回家吃老米飯！」

墨華嘆了一口氣。

譯名說：「甘棣是不愁的，他的事早已弄好了。」

「什麼事，我一向倒沒有知道？」

墨華很驚疑的問他。

甘棣的臉上陡然現出得意的樣子來。他說：「秩暉小學裏擔任兩點鐘音樂和體操。」

「那倒是好的，但不知薪金每月多少？」

墨華隨便問上這一句。

譯名說：「他是不許人問他薪金的。他讀了四年教育，是爲教育而教育。薪水多寡，在所不計。」

他說着堆了滿臉的笨，遞一枝香烟給墨華，自己也取了一枝在吸。慢慢的說：「不過聘書我會經看見過，

還是大紅紙寫，像舊式租約差不多。上面明載着月奉薪金大洋十二元。」

「那也不算錯，像我們畢業之後，還一無所有呢！」

譯名說：「一無所有。也不是終身一無所有。我的目的，不在我自己一人吃碗飯，我乃是要造成一個有飯

大家吃的局面，否則我自己甯可餓死！」

甘棣有點氣，說：「有飯大家吃，要靠教育，我的事雖小，我的責任却是很大的。教育的第一個目的，是在能

以自己謀生，第二個目的，是教出好子女來。」

譯名哈哈地笑起來，一逕的走出去了。

甘棣說：「這個人只有一張嘴，什麼也沒有的，只是說人家不好，他自己又何嘗好呢？畢業出來應該有事

就做；不論大小。像我讀教育的人，做教育上的事，總不能說所學非所用。」

墨華還沒有回說，譯名在門上玻璃內向他招手。墨華便出去了。

兩人一同到操場去散步。

譯名向墨華說：

「讀教育的人，我最不佩服，他們學的儘是些畫格子畫表和測驗，他們出去只好全做教育行政的事，其實做教育行政的事，也不是靠了幾條教育原理所能奏效的。」

「那你也不能太說的過份了些。讀教育比不讀教育的，總要好些。」

「我雖然是個運動員，我也略懂一點社會。我看社會上人能得勝的，只有兩類，一類是學問高深的人，他們就是做錯了，也能得人的信仰。一類是政治手段高妙的人，他們雖沒有學問，他們事卻不會做壞的。若是學問既不高，手段又不妙，徒靠幾條教育原理，行嗎？」

「那你不能說他沒有學問。」

「他的學問是假的。原理也是假的。他每日用心於溫習課堂筆記。英文既不行，中文也不行，他只是將幾個教育家的口頭禪記下來，到考的時候，再重新默給那幾個教育家看，騙得甲乙的等第而已，至於裴斯塔羅吉，佛羅培耳的教育理論，他能懂嗎？王陽明的教育理論，他能懂嗎？杜威，孟祿的教育理論，他能懂嗎？他能懂杜

威的一部實驗論理學，他便好了。或者學着孟祿那七十多歲能開駛汽車心不旁務的態度，也好了。但是不能。只捨了幾條不適用的教育家的牙慧，美其名曰，教育原理。」

墨華說：「還是你們運動家好。」

「我們雖不好却也不壞。」

「你們的好，是因為你們有兩種特權。一是你們常有大菜吃，二是你們常有女人和你們在一塊。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大欲可以滿足。還談什麼教育政治？」

他們一面談着，一面聽着幽揚的音樂聲，從宿舍發出來那鐘樓上的鐘敲了三下他們匆匆回房，預備早點出去帶買點東西。

四

方鳳回來的時候，父親已經出了門。方太太一人在房內，猶有餘怒。

方鳳一回來，便上樓去換衣服，聽娘說她父親母親鬧了氣，她便下樓到母親房裏來。

她喊了一聲母親，母親不高興的答應她。接着便問道：「是不是那姓錢的用汽車來接你去吃午飯？」

「不是的。他約我一路去看墨華畢業典禮。」

「墨華剛來的，何以他沒有提起？」

「我們坐在下面，他們站在台上，怎麼會看見我們呢？」

「行過了禮，你也沒有再找他了。」方太太又追了一句。

「我怎麼能去找他，他們的宿舍也不許我們進去呀！」

「那你還沒有吃飯。」

「沒有。」

「叫人開飯，我們一同吃罷！」她說着叫人開飯。

方鳳却忍不住要問墨華來的事。「墨華跑來講些什麼？」

「沒有講什麼，只不過說：畢業後做事的話。」

「他已經找着事了嗎？」

「他說：凡是一個人，總應該自立的，不過是遲早不同罷了。」

方鳳抿着嘴笑了一次說：「遲早兩個字，真是好的。」

母親說：「這也是實話，墨華這個人很誠實的。」

「誰說他不誠實呢？遲早本是實話。像父親謀差事，總可以得着的，不過是遲早問題罷了。我的婚事，也總能解決的，不過是遲早問題罷了。」說着她又抿着嘴笑。方太太一句也沒有響。母女無語的上桌吃飯。

奶媽也將小孩子抱來了。方鳳又去逗她弟弟玩笑。母親仍解不能釋她的疑團。復問道：「墨華來的時節，正是你出去的時節，你怎麼會看見他的畢業典禮？」

方鳳被母親一抵，面孔不覺紅起來說：「爲什麼一定要看他的畢業典禮呢？」

母親被這句話一激，面孔也隨着紅起來。

「是你已自說看他的畢業典禮呀！」

方鳳冷笑了一聲。

「因爲你贊成他，我纔說的。」

母親更怒起來，正待發話，女兒却丟了饭碗跑到樓上去了。

這一幕劇完全透出一段僵局。這種僵局是方家常見的。

小姐上樓之後，一刻就出去了。太太一個人在家裏沉悶的坐着。

☆ ☆ ☆ ☆

原來畢業生請教授的宴會是學校中的善良風俗，一班一班遺傳下來的。畢業生在畢業日那一天，大家拿出錢請各教授於大餐館痛吃一次。每人節省下這餅餌之資，來感謝諸教授幾年教育之功，無論如何，總不能算是一件壞事。各教授也以爲這是情不可却，所以他們也不能不到。

宴會就如小說上說的那酒綠燈紅的景象，只少了幾個妓女和幾個拉拉胡琴的人。但是在酒樓中用飯的，何處不能聽見妓女之歌！

隔壁的拳聲和歌聲由電風送到各教授及學生的耳中來，那久閉於經院中的靈敏，一個個的都覺醒了。他們端起杯來，嘗盡這沉醉的甜蜜。

會飲酒的人，胃納似乎格外來的寬大，不會飲酒的，口才也就似乎格外的靈敏。吃進去的酒和吐出來的話，都滿透着調和的容態。

甲教授是一個留美歸來的人，痛論美國對待華僑的不合理。乙教授是一個留日歸來的人，痛論日本的象棋是比較中國的好，因為吃了紅馬，立刻便可拿過來當綠馬用，全盤的棋便很容易贏了。丙教授是留法歸來的人，說巴黎讀書可以十二時起身，下午入咖啡店，出店後便可到巴黎大學去聽講。夜間到跳舞場去過生活。大家都覺得今晚是沒有師生界限的。彼此全是社會上的人，社會上的人是可以隨便談談的。

丁教授是最惹人注意的。他是中國文化的保存者。他最贊成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尤其贊成的，是那：「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他在席間就將他的心得恣情的發揮，以博羣衆的贊美。

其實，這一個小羣衆平時已經受過了這一班教授的薰陶，他們的偉論，早已聽厭了。他們有的是凝神於隔壁的歌喉，有的是幻想自己前途的光大，有的是想未婚妻的笑靨，有的是想着父母的歡顏和獎勵的話。

這一個宴會，是將一羣不聯合的人，硬用一杯在手的酒，將他們聯合着。大家都說快樂的很，因為他們都坐在筵間。

然而很不幸的，戊教授未飲幾杯，便醉倒了。他一時伏在桌上，一時起來，兩隻眼露出暈紅的光彩，就像眼科醫生替他剛剛上了幾滴藥水似的。他帶笑帶哭的向己教授說：

「究竟還是人爲社會而生存呢，還是社會爲人而生存呢？」

己教授哈哈地笑起來。「你真是吃醉了麼。我問你，還是雞生蛋呢，還是蛋生雞呢？」

戊教授說：「我和你說的是正經話。如果是人爲社會而生存，我便生存，如果是社會爲人而生存，我便不生存了。」

己教授說：「社會爲人而生存，你是人，你不生存，則社會便與你無干了！」他接着笑了一陣！

戊教授險放下來了。「社會與我無干，現在的社會，難道與你有干嗎？你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社會便會放下一副冷酷的面孔，不來理你我了。他仍舊是存在着，可是你我便漸漸的不存在了。可嘆！」

己教授不回答，戊教授豪興未減。「古來大英雄大豪傑，只能解釋社會，解釋得對，他便成了名，什麼改造社會，我始終不相信。」

己教授不覺笑起來說：「你這話，顯露着矛盾，不要說罷！你是醉了！」

「醉，你纔真醉了呢！」說着話，他已經撐持不住，伏在桌上了。己教授推了他一把。

「別裝腔作勢了，就是醉，也不至於如此！」

這一推不要緊，戊教授便隨着他的手勢跌到地上。羣衆都非常的驚訝，急忙將他扶到榻上臥下，一面設法替他醒酒。

戊教授到了榻上，翻了一個身。大衆莫知所措，己教授喊了他兩聲，戊教授回頭望了一望。接着將眼一閉，便嗚嗚的哭起來。

這時全場都靜寂了。什麼快樂，宴會，聯歡，似乎全都從窗中飛出去，大眾全注意着戊教授。

戊教授哭音之末，送出了幾句話說：「方鳳！我和你在樓梯旁說的話，你千萬不要忘記。你是我最愛的一個，暖……」

接着一陣噉噉咕咕的話，完全聽不出了。

五

這一場的結幕是很不快樂的。戊教授被送回家。各人都都散了。只留下許多的反感，在墨華和念茲的心內。

念茲和墨華住在一個房內的。今晚回來之後，念茲的態度也不像早晨那樣的活潑，他急急問墨華說：

「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戊教授怎樣也愛方鳳呢？」

墨華要是沒有到方家去一次，他的心定然會死了的。因為自己和戊教授一比，是當然失敗的。但是如今他既看見了方鳳和西裝少年坐了一個車子，又看見了戊教授的態度，又回想着方太太對他那一番話，他倒有些捨不得丟棄方鳳，不過他不肯明對念茲說出來。

「管他是戊教授了教授呢？」他故意冷笑了一次。

念茲却不肯放鬆。「你到底到她家中去過沒有？看見過她沒有？」

「沒有，我老早丟棄了她。」

念茲陡然笑起來了說：「墨華，你的態度完全與早晨不同了。我猜想着你定然碰了一個釘子。不過，我想

成教授也未見得勝利你聽他今晚上的話」

墨華不響。

念茲說：「我以為講戀愛的人，最忌對方有情敵，女人可以犧牲，這一口氣是不能不爭的。」

墨華說：「你須知道對方是教授！」

「教授也沒有關係，情感眼中是沒有一切的，只有勇往直前，驅除障礙。」

說到這裏，外面有人在門上敲了兩下。門開處進來了一個人，他們一看，原來是嚴譯名。

他走進門來便說到：

「今晚的宴會真是笑話，成教授怎麼會說出方鳳是他最愛的一個呢？方鳳究竟是一個什麼人？」

念茲向墨華望着。三人都沒有響。

譯名說：「成教授在養正女學擔任功課的，我想這個方鳳，恐怕是養正女學的學生。樓梯邊，樓梯邊正是

一個好地方，但不知道聽些什麼話。」

「可惜後面的話聽不出來了。」

墨華說：「聽不出也是好的，聽出來反令人難堪。」

念茲說：「難堪也不要緊，橫豎我們已經是不見面了。」

念茲說着話便去打開了被。譯名覺得無聊，便走出去了。

墨華也沒有說話，立起身來，也預備睡覺，他們靜悄悄地熄了燈，各人鑽入被中去。

墨華進了被，心中便忖思着剛才的一切。他從譯名口中，知道了方鳳和戊教授的關係。盤算着去打探戊教授的一切，同時又想打探方鳳和那西裝少年的一切。他自己想着即使自己得不着，能够知道方鳳那兩方的戀愛競爭，也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不過自己已經畢了業，學校是不能久居的。自己沒有住所，便不能久居此地，一切便化成泡影了。他想到此地，不由不去喊念茲，向他說：「念茲，我現在對於戀愛，已經萬念俱灰，以前的一切，我一齊將他拋諸九霄。不過畢業之後，事總是要找一個做做，否則生活都要發生問題的。」

念茲迷迷惑惑地答他說：「找事是要找的，戀愛也是要講的，總而言之，墨華，你戀愛講的太遲了。講戀愛的時候，應該是大學三年級。」

墨華說：「念茲，我不是和你說過，不講戀愛了麼？你怎麼還要提他。你說時間過了，我也贊同。過了便不要再提他。念茲，你有方法沒有？」

「我那裏有方法呢？我看己教授對你不算壞。你去找找他，或者有點盼望。」

「那我明天就去找他，你看如何？」

「很好，你明天去，學校也不能久居的。」

說着話念茲已經有點像說夢話。墨華雖有一肚子話，却也不好再說了。

次日，是一個天氣晴和的日子。墨華在日記簿上找着了已教授的住址，一逕去尋已教授。

已教授正在家中編暑期學校的講義。墨華偷看了一段：「哲學家之研究哲學，猶之在黑屋中找黑貓，但哲學家果爲貓主人，可一喚即至，無須費神尋找矣。」

他不敢多看。已教授便將講義掩起來。一面讓他坐下，墨華仔細注意那書室中的陳設，只是覺得簡單。靠窗的一張寫字檯，便是教授編講義的所在。

他就近在檯傍一張椅上坐下，慢慢敘述來意。教授說：「你是我們學校中高材生，焉得會找不着事呢？你如找不着，別人更不得了。」

說着便笑了一次，又現出一種游疑的態度說：「不過事總是要人去找的，不能等事找人，你總得要努力一番才是。」

墨華說：「我正是想努力而不得其門，所以來求教於先生的。」

說完話，他靜靜地等待已教授的回答。教授放下了一付沉靜的面孔說：「原是的。目下社會，真是壞極了，

四處都表現着人浮於事的景象，社會是眞要改造的。」說着他停了一下，又加上一句。「使人各得其所，我們渴望這種社會實現。」

墨華不敢回話，兩眼靜靜地望着他。

教授於是又添上兩句。「說到事，也是要碰機會的。硬找也不容易的。我初畢業的時候一連找了三個事，都沒有成功。後來一個朋友寫封信來找我去。我從此纔走入社會。」

墨華來的目的，滿望已教授給他一線光明。那知道聽了半天，乃是一片四面不靠牆的話，他滿心的懊惱，便要起身告辭。已教授似乎也體諒他的來意，送他一粒定心丸說：「墨華，你不要急，我總替你留心，不過這事不是靠我一人努力，一半還要看你的機緣。」

墨華只回了一句：「總請先生代爲留意。」便起身告辭。已教授也未留他午飯。

墨華走出門的時候，差不多快到正午。那街市上一片陽光，就像格外的熱烈，他順着馬路邊道上走，滿想幾一起飯館，去用午餐，他走了半天，也沒有看見飯館。他兩邊注視地不息，無意遇着一個測字攤頭。

「機會」兩個字忽然在他腦中一現，他想何不借此測字先生的靈機，一問前途的休咎呢？

頹着脚走便停下來，測字先生摸了一次鬚鬚說：「看你這位先生，有白手成家之相，人家是三親無靠，你却是一六親無靠。」

墨華讀了許多年的科學書，向來不相信什麼醫卜星相的。今天已經弄的四無出路，方纔停足於測字攤前。他聽了測字先生的話，那一句「六親無靠」深深送入他的心坎中，他暗想着，我且是六親無靠，六親之外，連先生也靠不着的。

「這位測字先生到有點靈。」他自己又私自說一遍。不知不覺的說：「我測個字，問問前途的休咎。」測字先生露出一臉笑，慢慢地說：

「一字三角，兩字六角。」

墨華說：「我就測一字罷！」

測字先生又笑了一次。「還是兩字好，可以解釋的格外詳細。」

墨華想着，三角六角都是小事，算什麼！他伸手去摸字捲，測字先生用手一攔說：

「字卷只須八十文。我說的是你先生隨意寫兩個字，憑機而斷萬無一失。測字本是一片天機，本人寫出來，當然可以格外靈驗。」

墨華被他這樣一說，心中很覺得奇異，以為寫字而測，是一件很難的事，非聰明人不能辦到。不過心中有些躊躇，就是到底寫那兩個字好。

他提筆想了一刻，委實想不出來。結果將自己的名字——墨華——寫在測字先生粉板上。

測字先生望了一刻，又露出滿臉的笑，問道：

「你先生問的，是讀書問題呢，婚姻問題呢，還是職業問題呢？」

墨華聽了，暗暗佩服這字測先生問的非常精到，他隨口答了一句：「職業問題。」

測字先生對着墨華兩字相了一刻，說道：「墨者黑也，華者明也。先生之事業，是先黑暗而後光明，先難而後易。不能算壞。黑加犬傍爲獸，是明告先生凡遇屬犬者之同事，宜守口如瓶，免招災禍。事業之發祥地。當在中央。因墨字之基爲土，土屬於中央也。至於成功之期，在五十二日之後，因華字乃五個十字及一個二字之總合體，暑假之後，恭喜先生高升矣。」

說着就用黑布擦粉板。墨華聽了他一番話，倒有些將信將疑，暗想着這位測字先生，至少是一個聰明人，他臨機應變之才，是不可多得的。

他好奇心又激發起來了。他說：「我索興再問一件事。」說着他又提起了筆，仍舊寫上墨華兩個字說：「我問婚姻。」

那測字先生又抹了一次鬚鬚。露出一臉的笑容，對着那兩個字，端詳一刻，說：「就這兩個字而論婚姻，我說出來先生切不可動氣。墨就是一錠墨，在未成之時，其體溫，其味香，其質如膠似漆。此先生戀愛時之景象也。若問究竟能結婚否！則我照字以斷，竊以爲不可。因爲未成之墨，固然是溫香柔滑，似漆如膠，已成之後，則端方

堅硬，坐待消滅。終成水月鏡花。至於華字本是花字。當花在枝頭，何等鮮妍，一旦摘爲己有，自必日見凋零。君之婚姻，說出來不要見氣，只能戀愛却不宜結婚也。」

說着他又拿黑布去擦粉板。墨華竟聽得呆了。暗想這倒很有點像，徒然戀愛而不結婚，我還戀愛什麼呢？他一肚子的不樂，從口袋中取出一元二角大洋交給那測字先生，轉身便走。測字先生立起身來向他欠了欠身子，便結了這一幕戲。

七

墨華離了測字攤頭，却忘記了找飯館。他走了半天，方才覺得腹中有些餓。他注意找一個飯館去吃飯，聽見背後有人喊他。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念茲。

「念茲，你怎麼會到此地來的。」

「我同你一樣。來找人的。我起來時看見你不在堂，料想你是去找已教授，我想到我的前途，我便也走出來托人找事。」

墨華說：「你吃過飯沒有？」

「沒有，我們一道去吃飯。」

「此處却没有小館子的。」

墨華說：「大一點也不要緊，橫豎我們有兩個人。」

說着念茲便領導了墨華入一家菜館，名叫翠已居。

這是一家很漂亮的菜館。他們揀了一個沿街的房間坐下。

墨華說：「你找的人怎麼樣，有盼望嗎？」

念茲搖了搖頭說：「那裏有盼望，事情完全壞透了。」

墨華望着他，念茲說：「我一去他就和我談跳舞影戲和音樂。我說我現在已經畢業了，要加入社會服務了。他說入社會豈不格外的自由些。我說入社會後就不能放蕩。他哈哈地一笑，望着天花板，口中啞起來：「你想，事情弄到如此，我怎麼再好說找事。」他說着嘆了一口氣。墨華却忍不住的笑出來了。

念茲看他笑過了，便問道：「你的事怎樣？」

「同的話和你的的是異曲同工的，我聽了半天，覺得全是四邊不靠牆的話。」

念茲道：「你覺得是四而不靠牆，我覺得是從煙囪裏飛到了九霄。」

墨華道：「現在覺得我們唸書是唸錯了。平常應該學一點別種技能。我現在深深地知道已教授的話，比課堂講授有益的多多。」

說着話他們便點了菜，饑腸等待着食物去消化。

一會兒，茶房又走進來問他們可要喝酒。他們因為無聊，便點了點頭。等到酒菜一齊上來之後，兩人便連連地喝了兩杯。空肚子中的酒，力量格外大些，兩人的頭都有點昏昏地。

忽然一層皮鞋聲音上了樓。兩人注目看看，好像是方鳳和西裝少年走進了隔壁的房間。

墨華當時一呆，酒醒了一半，肚子也餓了。他輕悄悄地念茲說：「別響，剛才進來的是方鳳。」

「怎麼，還有一個西裝少年。」

「讓我在壁縫中看看，你將門簾放下來。」

第到念茲放下了門簾，墨華剛從板縫過來說：「真是方鳳，一點都不錯。」

「我們聽她說些什麼話。」

兩人都靜默着，那細微的談話聲，緩緩地由隔縫中送過來了。

女的說：「我不是和你說過的嗎，除了那個墨華之外，還有一個教員也和我說過許多愛情的話。」

男的說：「你對於他們的話怎樣呢？」

「我對於他們的話，嘿！」

她接着嘻嘻笑了一陣，接着說：「當作那窗前一兩個蒼蠅嗡嗡之聲罷了！」

她這一句話將那西裝少年引的哈哈笑了一陣。

這邊的墨華臉都氣黃了。依他的意思，恨不得跳到隔壁去，念茲止住他說：「你不要急，我們聽他們再說

些什麼？」

那邊男人又說：「蒼蠅是不能過冬天的，到了嚴寒之時，就一個個死去了。」

女的笑了一陣的說：「在夏天的時候，他們終是討厭，除也除不盡，滅也滅不掉。」

男的說：「所以我們要組織一個滅蠅大會。」

女的說：「不過又慈悲心腸的人太多了。」

「你倒底是否有慈悲心腸呢？」

女的倒又笑起來了。歇了一刻，女的說：「我倒不是，我母親倒是的。」

「老太太總是慈悲的。不過，你所說的那個教員，老太太總不見得認識。」

「他只認得一個墨華，說他是很好的。」

男的也笑了一次，說：「我倒盼望恢復父母訂婚制。」

女的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父母訂婚，你豈不是要變成墨華夫人嗎？」

念茲捏了墨華一把。墨華的氣也消了一些。

他們又注意的聽。女的說：「父母，還有一個父字呢！」

「教員未免站在空處了。」

「那教員不單是教員而已，而且還是一個教授，墨華學校裏的教授。」

男的聲音忽然緊促了些「教授和學生恐怕要競爭的那墨華是要望而却步」

女的說「你呢？」

男的笑起來說！

「我無所謂競爭，我以為男性為戀愛所競爭，是人類一種醜惡的現象。女子不是貨品，說不上為戀愛而競爭。我說，戀愛應以女子所愛者為標準。她愛誰就是誰。不愛就算。競爭做什麼呢？就以墨華和那個教員為例。彼此誰打敗了，都不值得的。結果總是空的。」

墨華聽到此處，不覺失聲一呼道：

「我現在明白了一切了！」

念茲止他已來不及，隔壁的聲音却低下去了。隨後說話的聲音更聽不出。一會兒，又聽見皮鞋得得地下樓。墨華趕緊伏在欄杆上望着，眼看着他們上了黃包車，西裝少年說了一聲義生里，那車夫拉起車子，如飛的去了。墨華念茲隨即會鈔乘車回校。

墨華自從在餐館中聽了那西裝少年的話，心中是真的平和了許多。

他向念茲說：「我決計明天回家去了。在此地的一切，都顯出盡頭的印象。我還留戀些什麼。」

念茲沒有說話，吸了一枝香烟。

兩人靜默了好一會子，慢慢的說：「我明天也預備出校了。從此以後，不唱歌，不跳舞，不說笑話，專心謀事罷。」他嘆了一口氣，又靜了一會子。

墨華笑道：「我今天做了一件無聊的事，我從已教授處回來，滿心的懊惱。我便去測了一個字。測字先生說，我的事業，須過了暑假，我的婚姻，只能戀愛不能結婚。」

「這到很有點意思，我也想去測一個字。」

「這是無聊人做的事呀！」

「你豈不知道我是無聊嗎！不過你爲什麼不早說，早說我就在出餐館的時候去測了。」

「本來是想說的，因爲看見了方鳳。」

「那我們再去一次罷。」

「巴巴地進來，又出去做什麼？一天好麼？」

「你明天就回去了，我也認不得那地方。」

墨華不響，心中很有些躊躇。

念茲說：「還是去罷！我們分別，不知那一天再會，我們何妨去照一張相。你也順便買點零碎，好不好！」

念茲顯出一種哀求的狀態，墨華只得又陪他出校了。

第二次到測字攤頭的時候，測字先生的面孔更形得意的了。念茲寫的字，亦正如墨華一樣，就是他的名

字——念茲。

測字先生却很簡單的回答他。

「你先生的職業，是極其容易解答的。你寫的是念茲二字，古語說得好，叫念茲在茲，那就是說，你想到了你的職業，就應在這位先生身上。」

他說着話，一面用筆在粉板上指着，嘴裏說：「念茲。」隨即用筆向墨華一指，接着說：「在茲。」接着一陣微笑，用黑布將那兩個字抹去，手捻着鬚鬚，等着拿錢。

他兩人面對面呆了半天，念茲將六角錢給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便去買東西照相去了。

墨華和念茲零碎的事和零碎的話是不值得細述。我們很快的超過了墨華和學校臨別的那一夜。

次日早晨，墨華挾着一肚子的不滿意，粗粗的整理了一番，便上了車回家。

墨華的家庭是一個墮落的小資產階級。父親以前開過一個獨資的小商店，後來因為營業不振，又欠了許多債，陡然崩潰下去。這一次的打擊，他父親的資產去掉不少。此時墨華尚在中學。中學畢業之後，父親持着自己刻苦的辛勤，家庭也漸漸有了一點興盛氣象，仍不能供給兒子的學費。墨華是因為叔叔的幫助，方纔完了他大學的學程。他寒假是住校，暑假住在叔叔家中，一方面教弟妹讀書，一方面自己溫理功課。叔叔是一個中產階級的份子。墨華受他叔叔的影響很深。

他這次回來，當然仍在他叔叔家中過暑假，不過他的心境，却和以前不同了。他的叔父母雖然是照舊的喜歡他，他的弟弟雖然是照舊牽了他的手，他終覺得不滿意，好像是畢業以後不得着事是很對不起叔父待他的一番大恩。叔父因為他得了文憑，今晚特別叫了幾樣菜，請了幾位鄉鄰，大家暢飲一次，叔父的意思，並不是慶賀這得文憑的事，乃是大家隨便吃吃談談。

桌上並沒有幾個人，一個是戴小金邊眼鏡的，一個是拿旱煙袋的，還有一個有八字鬍子。

他們都是熟人，說話恣無忌憚，他們都將墨華當小孩子，所以更沒有人和他說話。

八字鬍子的談風最健，他的話也是鋒利，他注意到本地的天氣和農田。他說：「這幾天的雨，真正煩死人，

鄉下人來過了幾次，什麼救圩車水，總而言之，要錢就是了。」

小金瞪着眼睛說：「現在不比從前了，就怕天不晴，天晴用兩架機器車一次，不是救起來了嗎？」

旱煙袋擦了一枝洋火。「人的力量不是機器，可惜圩埂不是機器做的。受不住機器車水機器一開，圩埂就有些鬆了，救圩反而破圩，這是機器的劣點。」

八字鬍子話頭已經激動了，他說：「中國以農立國，單是農，就弄不好了，還談什麼工商和歐美競爭呢？中國有田賦還有有田無賦，又有賦不跟田。還有什麼無差無費，不行差，不貼差。這倒算什麼一回事！在丈尺上，從來就沒有清楚過，有的一畝比三畝還大，有的比幾分還小，至於破圩修埂的變遷損失更是計不勝計。至於田賦完納之後，那糧冊子上變化又出來了。什麼「飛」，什麼「酒」，什麼「詭」，什麼「寄」。談——」他嘆了一口氣。「還談什麼呢？」

旱煙袋笑起來說：「租是你收，稻也是你賣，米也是你做，錢也是你賺，損失小，所得的大，得過且過也就算了。」

八字鬍子說：「沒有田地的人，總疑心有田地得着多少的利。其實不然的。天早一點，要打一個折扣，多落一點雨，又打一個折扣，田裏多一點水，他來向你借錢僱人車水，租機器，不用說，更是你出錢了。稻沒有到手，無形和有形的損失已是如此。等到收穫的時節，鄉下人對於稻的斤數儘量要求低減，他們以多數壓迫個人，個

人當然要失敗的。地主被壓迫而減低斤數，每人每畝着量低減，這是地主第一重大損失，此外請他們吃飯小損失一也。僱人收稻小損失二也，僱船裝稻小損失三也，過關過卡小損失四也。此外稻稻時斤兩的不足，鄉人要求減低零數，無力繳租，賒欠原定的擔數，預先賣稻，以最低價折錢與地主，而扣其盈餘，這是地主收租時之三大損失，你是商界的能手，你把這種損失，在你那個精明的算盤上打一下，包你要咋舌，同時你要嘆一口氣，說地主不如企業家了。」

他這一番話，說得旱煙袋一聲也不響。小金邊眼鏡子却加上一句：「還有那專在鄉間打印子的重利剝者，要算最得勝的人。他們既不買田，又不耕地。以少數之金錢，換大量之生產，利厚本輕，亦生財之大道也。」

八字鬍子趕緊插入說道：「原是呀！地主出錢去修圩車水，農夫去耕種，盤剝重利的來收租。這是一件何等奇特的事！盤利的人稻未上場就來搶去了，結果地主也沒有農夫也沒有！」他又接着說：「近年來，我們聽見許多地主和農人的爭執，又聽見什麼減租。其實不減租他們已經不能按數完納，不能繳租者，地主也不見不豁免的。我們想罷，果然地主不去收租，農人的教育和他的生活不能改良，他們不單不能改良，恐怕原有的本領，都要消滅的。」但他的興致，仍沒有消滅，回首向墨華說：「墨華兄，你看是不是。你們是新學派，你們學堂裏有社會學的。我想我講的一切，真是社會上的問題。你們想必都學過了。不過我講的是事實，見解當然有錯，不值識者一笑。墨華兄，請你不要見笑！」

墨華以先聽他說的甚有興趣，不圖他會轉到自己頭上來的，現在聽他這樣說，臉不覺漲紅了，忙說：「社會學我們是有的，我們沒有講過農民和地租。」

八字鬍子倒有些奇怪起來說：「這個大問題，還不算社會學上問題，還有什麼比這個再大，中國是以農立國呀！」又說：「你們恐怕有地租罷，我看見報上有什麼理嘉圖的地租論，說解精詳，可作學校教本；和學生研究之用，你們是大學，你們總看過的。」

墨華被他一逼，臉便更紅。簡直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又不說地租論完全不知。他只好嚙嚙了半天，吞吞吐吐的說：「我們經濟學上是有一點談到地租的。」

小金邊眼鏡子點了點頭說：「我好像記得經濟學上是有地租的，還有工錢。我不看這種書，已有十年了。」

八字鬍子很想得着更新的理論，他追問墨華怎麼講。墨華真是難過極了。可憐他腦中只有一點模糊印象。他只有地租，普通的租，經濟學上的租，真租假租，土地報酬漸減法，幾個不相聯繫的名詞在腦內，還幾有個英文名詞，怎麼樣翻譯都不知道，他沒有法子將幾個不聯的名詞一貫的解釋下去，他沒有法子向他們說明這些理論，他更沒有法子將這些外國的經濟理論去治中國的病。

他連吞帶吐的說了幾個普通的租，經濟學上的租，真租和假租。八字鬍子便更疑了，說：「這些名詞已經

够奇怪了。不能懂怎樣能用呢？」

叔父也覺得墨華的學問有些靠不住，他聯想着墨華分數單上，何以寫了很高的分數。他說：「你說不明白，當然是讀的時候不大明白，不明白，何以不問先生。」

墨華真急死了。他只好着掩飾說：「本來就不大明白，講也難得很，我們教授說這種理論很深。」

八字鬍子神經奮激起來，說：「深而至於不能懂，任憑他多好，都沒有用，甚至像你們受高等教育的人也不能懂，便更沒有用！」

小金邊眼鏡子說：「學與用本來是兩件事！」

八字鬍子更加奮激，他說：「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說出來墨華兄不要見氣。人家常講所學非所用，我說是學的沒有用，這是學校的錯，不能怪學生的，我已經有點醉了。」

旱煙袋看見情形不對，他便趕緊來緩衝，他說：「你說的也太過分了。去年我經理內地煤油銷售的事，一封外國信弄錯了，生意幾乎做不成，後來還是找我一個外甥，他懂得英文，去和外國人講了幾句，纔弄好的，這不是有用嗎？」

小金邊眼鏡也說：「我們現在不講學理，你說的那農民要錢的事還沒有完呢？」

八字鬍子說：「有什麼說的，他們到了梅雨的時節，年年要來的，我將他們當作一羣蒼蠅之聲罷了。噓噓」

的雖然討厭，要免除也是免除不掉的。」

談到了此處，話也漸漸的要完了，飯也吃的差不多。一會兒，主人將客送於大門之外。

九

飯吃過之後，墨華心中的不舒適，我們是可以想見的。因為他飯後定須回去看父母一次，叔父也沒有和他說什麼。

墨華的父親是一個志氣高尚的人。他雖沒有受過什麼高等教育，他自立的心却是很強的。他自商業失敗之後，從沒有向人借過債，他開店時所負的債，也都是人家存在他店裏的。他關了店，自己在人家店中做夥友，夫妻二人，都是非常勤儉的。他兒子得幫助而入大學，也是他兄弟自己提議的，他說沒有在他兄弟之前，開過一句口。

墨華也深知他父親的性情，所以他在學校裏的功課成績總是優良，在他的意思，是爲他父母爭一口氣。一方面也不負叔父母一番期望。

每年的暑假，他白日裏全在叔父家中，一半因爲他教弟妹讀書和自己有個地方溫習，一半因爲他父親白日裏不在家，家中枯燥的很。父親每晚都要回家的，所以墨華每日在叔父處晚餐之後，總是回家和父親說話。

幾年來的父母教訓，深深的種下了一個極強的印象。

「你須好好的讀書，替父親爭一口氣，現在雖然是在用叔父的錢，你畢業之後做事，慢慢地將錢還他！」

今晚的回去，父親的第一句話便是：「他現在已經畢業了，不能再叨你叔父之惠，你應該自謀一條出路，方不負他一番提攜教誨。父親不能供給你高等教育，父親幾年來的心，却只有這幾句話。」

墨華本是一肚子的難過，沒有地方發揮，如今父親又向他說出這些話。這些話要是在前幾年說的，墨華也就不大在意，因為自己料想着畢業之後，總不至於無事可做的，無如現在已經畢業，實際又是無事可做。

他想對面說話的人是父親，父親總可原諒兒子苦衷的。兒子心中的難處，對父親說出來，總不要緊。他毅然的說了，「找事是終日在心裏的，無奈找不着，在上海時找過了一個教授，他回話是很不着實的。」

父親有點怒。「留心找事不是今年向你說的，我已向你說過幾年了。事不去尋，畢了業事是不會自己來的。」

兒子真無話可說了。終於勉強回了一句：「時運不濟也沒有法子想。」

父親冷笑了一聲：「想不到你看重了時運兩個字！」

說着話便轉身回到房中倒在床上睡了。

這真是一把鋒利的尖刀，深深扎在墨華心房之上。墨華走也不好，坐着也不好，他兩睛直勾勾地望着母

親。

母親的眼睛中有慈祥的光彩縷縷地吐出來。她慢慢地說：「墨華，爸爸全是爲你好，他這一片心，已經有八九年了。自從做生意失敗之後，他自己就說自己已經完了，他一生的盼望只在你身上。」照我們家中情況，不能供給入大學的。你叔父助你入大學。你爸爸和我商議了好幾回。末了，他說，讓兒子受他幫助罷！我雖沒有錢，總不能奪兒子的教育的機會。他說這句話時，臉都漲紅了。他還嘆了一口氣說：我自己……說時也掉下了眼淚。

「自從你進了大學，你爸爸和我終日的辛勤着盼望着你爸爸說：『墨華在校中勤苦，我們在家中勤苦。不過我們的勤苦只能保我們自己，墨華的勤苦，將來可以成家立業，養我們的老，還叔父的債。』我們說到這裏，我們雖然苦做，我們心裏終是樂的。」

「後來看你書讀的不壞，你爸爸心裏很快樂，又看你教弟妹很用心。他就說定了你是一個能做事的人，你進了學校，我們便格外的辛苦做事，你爸爸晚上從店裏歸來，還兜攬別人家事做，預備多積幾個錢，寄給你零用，對於這件事，我勸過他好幾回，他說：『我雖然不能供給兒子讀書，能多給幾個零用錢與他，我心裏也是快樂的。』三年以來你爸爸和我勤苦的沒有息。好容易巴到今天。這些話，我早就想和你說的。你爸爸說你在讀書時代，不能拿家的事分了你的心。一直到今天，你的書也讀完了。我們的事也做完了。我們的一切，就附在

你身上，我不能不對你說。」

母親說着話，頭也低下了，聲音也有些顫抖，但她仍勉強繼續着說：「我們不能靠人，也靠不着人。你爸爸認窮沒有向人開過一句口。就是你叔父肯幫助你，也無非看你爸爸是個硬漢，和他那小的兒女日後要你照顧，如今你爸爸也要老了。你要再不能自立，我們那一天能出頭……」

慈母的調子越彈越悲哀，眼淚也就點點滴滴的地落下來了。兒子的眼淚忍不住，便也隨着落下來了。半天沒有說話，環境便格外的沉寂悲哀。

母親又怕兒子過分受了刺激，便又說：「上海真正沒有法子，只好在此地找一個事。你叔父認得本地紳董，或者再求他替你設法。」

墨華沒有作聲，結果他經了母親幾次催促，回到叔父家裏。

到了叔父家裏，叔父還沒有睡，坐在那裏看報，他臉上紅紅地，想必是飯前多飲了幾杯。

叔父見了他，便叫他坐下，隨後向他說：「我等着向你說幾句話。」

墨華遂在桌傍坐下。

叔父說：「現在你已經畢業了，畢業以後，就要走入社會的。所以今天介紹你認得本地的紳士，就是那八字鬍子的那位，他雖是我們鄉鄰，我們在今年春上纔認得的。」

墨華沒有回話，其實他也不知道怎樣回答。他叔父又接下去說：「他這個人，只要你和他說的三句話對勁，他是很肯幫人忙的。其實，假若你能在上海得了事，倒也無求於本地紳士，不過認得認得也是好的。」

墨華在家中所得的印象，至此在腦中清明一次，他說：「上海的事，不容易謀，只好慢慢地來。」

「你進行了沒有！」

叔父顏色莊嚴了一點。

「謀是謀的，但沒有着落！」

叔父仰着頭，想了一刻，也就懶懶地睡覺去了。

墨華今晚睡於牀上，心中迥異乎尋常。他回想以前的一切，完全是錯誤了。尤其錯誤的，便是對於方鳳的戀愛。他恨自己是一個笨人。即使對於方鳳的愛，幸而成功，沒有自立的能力，也是不行的，他懊悔自己應該早些找事，又安慰自己早找事也是無路可尋的。他又想着父親一轉身去睡覺的光景以及叔父臨去時那一番凝想，自己若再不得事，簡直不行。

「臨行時母親不是說叔父認得本地紳士嗎？」

他自己這樣的問着。又想叔父自己也說過，認得那八字鬚子的紳士，何妨明日再和叔父說說看。

這一夜就很快的過去了，到了明天。

墨華到他叔父書室裏的時候，已經有一人在和他叔父談話。他看叔父的容顏嚴肅的很，他不敢說話，便地在旁邊一個小橋上坐下。

那人的衣服極其樸素，臉上樣子也是極其可憐的。

叔父說：「事體的不成，全壞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儘尋着我，也是沒有用的。我帶你去見他，你便應該留心

說話，你一句說錯了，兩句又說錯了。叫我怎樣能替你轉圜呢。我和你說，你到此地來，是沒有用的，慢說一次二次，就是十次八次，也是無用。」他說時聲色俱厲。那人將頭一低，頭淚便流下來了。

墨華看着這種光景，心想這人定然是找事的人，叔父帶他去見，一定是見那個紳士無疑。墨華想到此處，心中便有點怕，他想這人話說的不對，我話說的怎樣呢？他聯想着昨晚被八字鬍子逼的那一番光景，不覺一陣面熱，接着那八字鬍子那一句：「人家說所學非所用，我說乃是學的沒有用。」很明顯的現在他腦內。

他預料着自己要想在紳士面前生出路來，是完全絕望的，眼便是一個好例。

此時叔父忽然站起來了，他走到書架上去找書，他順着書架，一直走到套房中去了。那一個找事的人，流了一些眼淚，看着叔父進入套房，只很靜悄悄的退了下去。

叔父倒是很機警的。那人走了之後，他立刻便由套房裏出來了。他手中並沒有拿書，出來便坐在椅上，取了一枝香烟吸。墨華的話，只在肚裏盤算着，却不敢說出口。

叔父道：「你看剛才這個人，該多末討厭，我們這個地方本來就小，謀事又不容易，我好容易替他忙，忙了一個頭緒，給他自己幾句話弄僵了，又來找我，有什麼用呢？」

他嘆了一口氣，說：「說話真不容易。真是古語說得不錯，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你現在要做事，說話須得時時注意留心。像昨晚天上的話，是在家裏，不要緊的，要是外面，就不大好。」

墨華不知道怎樣說心中知道說也是無用的

「比方人問的話，你須先將他的意思揣摩一番。就順着他的意思答，便行。譬如像昨晚的話，你便不可以說，什麼學理，學理也離不掉事實的事實具在，學理也沒有用。至於農田和農夫的改良，仍當靠深知農民窮苦的老前輩，不能求之于外國書籍的。那便行了。」

墨華至此，方覺得恍然大悟。想想已教授的話不錯，自己叔父的話也不錯。自己在家鄉找事是整個完了。叔父真是機警的，他又說了一句：「橫豎你也不會在家鄉做事，隨便怎麼說都不要緊。上海那邊情形怎麼樣，我是不知道的。」

叔父說着話，便要出門。墨華只好也走出了叔父的書齋。來到了自己的臥室。心中更是百無聊賴，案頭的書也懶得再去翻他。弟妹等也不來讀書，他越等越焦急，出房找娘姨問問，娘姨說：「太太和少爺小姐，人家請他們吃飯看戲去了。」

墨華想想等在此也無用的，不如回家去看看母親。他到房中取了帽子出來，娘姨問他吃午餐否，他回了一聲不吃，便一逕的出了門。

他到家的時節，時候還未到正午。母親正在洗衣服。看見兒子的第一句話便是：「吃過了飯沒有？」

墨華說：「不餓！」

「找事的話，說過了沒有？」

墨華除下了帽子，長衫也脫了下來，在一張小櫈上坐下來，向他母親搖搖頭說：「本地做事，沒有盼望。」他滿臉愁苦的望着母親。母親丟下了衣服，倒了一杯茶。墨華接杯在手，仍舊沒有說話。母親却先說了。「叔父既不能再幫忙，你還是到上海去。昨晚我和你爸爸說，你爸爸也是主張你到上海去。事體之成功，總得要人自己去謀，坐在家中是不會成的。」

她說着話，便走入房中，一面把兒子也喊進去。兒子進了房，便看見母親將箱子開了。母親在箱子的四角，拿出幾個小紙包，紙包打開，露出許多銀元。她將銀元數了一數，換了一個總包，交給了兒子，說這就是路費和客棧錢。兒子接了包，眼中滿含了熱淚，他沒有流出來，更沒有其他的話。

墨華就照這樣地出了本地，又到上海來。

他一到上海，便去找念茲，念茲沒有找着，他暫在小旅館住下。這個旅館，本是一個極不堪的旅館，因為便宜，所以也有人住。他住的那間房是非常之小，而且是一個三角形，裏面只有一張牀，一張小桌，一張椅子。他枯坐在那裏，呆對着電燈，便又想起方太太的話來：

「你預備在什麼地方做事。」

「一連做了兩任局長，纔積了幾個錢。」

他由方太太想到了方鳳，由方鳳想到了西裝少年，由西裝少年想到了義生里。他將找專一層意思，竟漸漸地忘去。

上海的夏夜，似乎與內地不同。那燈光明亮的射着馬路上許多的人，微風扇動了市招，人們的心神也似格外的活跳些。

馬路的車聲，射進了那壁上的小窗，一直刺入墨華的耳鼓，墨華的心真關不住了。他想何不趁此到義生

里去看看。

他的心靈催促他出去，他戴上了帽子，招呼茶房鎖了房門。出了旅館，他毫不遲疑雇了人力車來到義生里。

義生里本不是一個熱鬧的所在。巷口只有幾家小店，幾個男女坐在門口納涼，馬路中間，兩路電車叮叮噹噹的一來一往而已。

墨華坐在車上的時候，心中儘在描摹方鳳的姿態。其餘的事，他是一概不想。及至到了巷口，他自己便覺悟着這一次來得毫無意義。

「我來到此地算什麼？是來找方鳳呢？還是來會那西裝少年？方鳳是不住在此地的。西裝少年根本就不認識。」但是已到了此地，不到巷中去走走，便更無聊，他不願白花費了這一次車資，他往巷中去巡迴一次。

他無聊的走入巷口，巷口的巡捕兩眼直勾勾望着他。他進巷四邊看看，只有那紅色的牆，幾個娘姨大姐提了壺出來泡水。

他不能敲人家的門去充一個來賓，只好出巷而去。巷口的巡捕仍舊睜眼望着他。只好背着手看那巷口貼着的那幾張招租條子。

看招租的條子，本是件無心的事。不圖有一張條子上，最能引人注意。條上寫着：「本弄一百卅八號，內有

亭子間一間，電燈自來水俱全，合意者，請進內接洽可也。」

這條子的特點，並不是在他的文義，乃是在他的字體，他的字體，很有好大王碑的意味。因爲是好大王碑的尊體，引起了墨華的注意。因爲墨華的注意，那條子便明明白白告訴了墨華說：「尙有亭子間一間等請你去住。」

他的靈機一動，自己想：「我何不由旅館搬到此地來呢？找事不是一天可以成功的，住房子比旅館便宜呀。」

想到此地，他覺得一切都活動了好些。他反而向巡捕一望，放出一種嚴肅的聲音問道：「這一百卅八號是什麼人在裏面住呢？」

他以爲這一問，可以掩飾剛才的一切。那知巡捕放下了二臉滑稽的笑，答道：「你不是租房子的。」這問反把墨華問呆了，他只好回答一個「是」字。

巡捕冷冷的說：「你明天到他家裏接洽，豈不就知道了嗎？」

墨華被他這麼一說，一句話也沒有了。他慢慢地由巷中出來，僱車回了旅館。

他這次回旅館，興趣高了許多，好像從義生里中獲得了新的靈魂，一夜竟得了安穩的睡眠。

次晨睜眼的時節，念茲已站在牀前。向他說：「我早晚就來找過你一次，你不在此。今日跑來，你還是在高

臥，昨晚到底在什麼地方消磨了那大好的光陰？」

墨華將念茲身上打量一番，看他已經變了。他的頭髮已沒有從前那樣整潔，衣服也由西裝改了綢衫。

「我找你時，你到那裏去的？你事體已尋着了嗎？」

「那裏去尋，還不是東奔西走的，你巴巴地跑回去，又來幹什麼？」

「找事呀！」

「住在旅館中找事，倒有點像政客。」

「別談囉！旅館是住不起的。我昨晚是去找房子的！」

「找着了沒有？」

「找着了！」

「什麼地方？」

「蕩生里。」

念茲哈哈的笑起來了。

「蕩生里，你捨不得那個……？」

「誰？方鳳也不住在那裏！」

念茲一笑說：「那個西裝少年囑！」

「這倒不對的！」

「不對。那末上海之大，你獨看重了養生里。」

「不要亂說罷，我潁未和那房東接洽呢！」

「這樣說來，你是要在此地久住的。」

「找着了事就搬遷！」

說着墨華已下了牀，糊亂梳洗了一陣，買了一點東西吃吃，便和念茲一道去租房子。

費去了五點鐘的光陰，墨華的新家庭便建立起來了。他的牀和桌椅全是二房東的。房中除了桌椅牀和他應用器具之外，更沒有其他多餘的東西。

念茲便和墨華相對的坐下，墨華要和他討論找事的計劃。念茲的意思，仍叫他到已教授那邊去。墨華說：「去也沒有用，他的話太靠不住。」

「你要將他放過去，你也太不值得，白跑一躺你也不甘心。」

「去是可以再去一次，不過沒有用的。」

「我們就打算他沒有用，何妨也和他去開開心，橫豎你也有空。」

墨華聽他這樣說，心思到有些活動。他默念着已教授處，倒也可以去試探一次。他隨即說：「也好的，我們先計議他說的話，和我應該對付的話。」

念茲說：「你是去過一次的，他的態度，你總知道一些。現在你做他，我來做你。我們來研究一番。」

墨華說：「也好，我們就做起來。」

念茲道：「我現在做你，就算在已教授面前申明了來意。你做已教授，你回我的話。」

墨華笑起來說：「我如是他，他也不會回我那一番四面不靠牆的話了。」

念茲說：「原是試試看，彼此研究研究。」

墨華說：「我想他一定說目下事情很難，這是要碰機會的。」

念茲毫不遲疑的說：「先生的話不錯，不過我想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情有了頭緒，方能說是碰機。好比先生如能替我在某學校找事，替我介紹了一番，他答應不答應，那就是看我的機會了。我所要求於先生的，並不是事業一定要成，乃是指示我一條路，讓我自己去碰機會！」

墨華聽了他一番話，覺得也還不錯，成不成是在天，謀不謀是在人，他須先介紹我的事，然後方能說機會不能說坐在家中，機會會飛到頭上來的。

他微微一笑，又說道：「事倒是有的，可是事不待人。事來的時候，你不在此，就給別人搶去了。你來時，事又沒有來。」

念茲道：「前一次來，我自己太疏忽了，沒有留一個住址。先生，我想後來總有望的罷！」

墨華說：「有是有的，不過你留一個地名，也不見得好些。因為通信往還，懸延時日。」

念茲道：「我也早想到這一層，所以特地在上海租下了房子。可以常到先生這邊來探聽，先生若不嫌煩，

我可以每日來替先生抄講義，改卷子。」

墨華說：「他真叫我去，那我豈不是天天要煩死了！」

念茲道：「你這一個人，再呆也沒有了。寫講義是他編你寫，他既是編，就可以油印，用不着你寫了。寫固然
是苦，編講義尤其苦，他又要看書，他又怕弄錯，還怕文字上的毛病。至於改卷子，你想補習學校能有幾次月考
呢？這是一句口頭話。決不會實現的，如果要是實現，我便要恭喜你了！」

墨華說：「爲什麼恭喜？」

「你想，他叫你做事，總不能叫你白做的。他只有兩條路報酬你。第一，送你的錢，第二，替你找事。送錢你儘
管不要他。他看你不要，只好替你找事，豈不是可以恭喜了呢？」

「假設他不送錢又不找事呢？」

「不會的，你須知道你已不是讀書時代的學生了，他怎麼白用你。況且你現在是請他找事，目的要的是
錢。對不對，我看不會錯的。」

墨華說：「錯總不至於錯，我想他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可說的。」

「決計沒有什麼別的話，你再想想看。」

墨華想了一刻說：「我想他的回話，不過是找事難，靠機會事和人相遇的不湊巧。不過如是。」

念茲也說道：「不過如此。教授肚裏的書比我們多幾句話也不見得比我們更多更奇妙些好了。你不要多疑，去罷！」

念茲說着便告辭回了家。

這一次商議的結果，決定去請已教授。所以墨華在念茲走了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去找已教授。

今天墨華到已教授家中的時候，已教授仍在那裏編講義，一切的情況純和上次一樣。只不過講義中的字句變換了。

講義的頭幾行是：「試觀街頭之測字攤，有市招曰，談哲理，判吉凶，此哲學家也。又觀女童當日落之時，晚霞最映成趣，乍聞其父曰，何謂美？美何自來？此亦哲學家也。他如課堂講授者哲學家，遊學歸來者哲學家，醉心佛老者哲學家，胡言亂語者亦哲學家，哲學，誠不知其意義何居也。」

已教授看墨華在他的講義，他臉一紅，便把講義蓋起來了。

墨華便將找事的話說一篇，已教授說：

「社會是真要改造了，教育界也弄得像政界一樣，也有一個什麼系，系得了勢，凡是屬於那一系的，便風起雲湧的去了。不屬那一系，就得失敗。難道除了他那一系的人，就完全沒有才能的麼？」

他說着神經便奮激起來，愈說愈奮激。像發神經病似的，墨華真想不到會看見這一幕戲。他和念茲商量

的一切，至此一句話也說不出。只好看他發神經病。

當他神經病還沒有發完。外面有人打門，一刻功夫，客便走進來了。他們一看，原來是戊教授。

墨華趕緊站起來叫了他一聲。戊教授進門時，本是笑容可掬的。但一見墨華笑容却全收了。

已教授也恢復他的常態和戊教授談話，戊教授就患了滿腹的心思。說話非常的呆板。三五句之後，他便與辭告別。臨行的時候，很嚴肅的向墨華說：「一刻你到我家裏去一次，我有話向你說的。」說着他便走了。這便丟下了墨華滿腹的疑心。

他聽了戊教授的話，本想跟着戊教授一路去的。無奈戊教授去的太匆促，而且微含怒意，他便邁了一步。現在他不想再討論找事。他只想去見戊教授，一探他的意思。

他向已教授問了住址，便到戊教授家中去。

墨華到了戊教授家中。戊教授放下了一副嚴肅的臉。從抽屜中取出一封信，說：

「請你自己看罷！」

墨華接了信一看，上面寫着：

「戊教授台鑒：久聞

先生垂愛於方鳳女士，欣羨莫名，惟墨與方鳳，有三種關係，願爲

先生一陳之。方鳳與墨，誼屬近隣，竹馬青梅，兩小無猜，此其一，墨雖不才，爲人耿直，言行所及，久爲方鳳之

母氏所契重，此其二。墨與方鳳，既相識於故地，復晤聚於他鄉，三載以來，過從猶如一日，此其三。有此三者

墨自信堪成方鳳之伴侶，良以

先生才高學廣，墨若與

先生情場角逐，必敗無疑，爲此剴切聲明一切，伏乞

先生鑒察之。

永墨華頓首」

墨華信沒有看完，手便有些發抖，他向戊教授說：

「這信非出於我之手，先生不信，我可以寫幾個字拿筆迹來對的。」

戊教授慢慢地說：「那末，事實怎樣呢！」

墨華的臉便紅下來了。他慢吞吞地說：「事實是有幾分對的。」

戊教授冷冷地笑道：「你自信堪成方鳳伴侶了。」

「我實在並沒有這種思想。我家裏很窮，自問非方鳳之侶，齊大非偶，我自已也是很知道的。」

他看戊教授的臉色已經和平了許多。他說：「我這個人生性是很剛直的。對於方鳳，是有愛，却無所謂戀愛。方鳳是養正女學的高材。我教了她的書，我就很喜歡，她最大的缺點，就是恃才自傲。你想，自傲的人，自信的力量，是很大的。自信的人，眼前的事，既看不清，將來的事，也看不清。再遇着一個摸着她性情的人，她準會吃虧的。我看出她的弱點。我時常向她告誡，就是那一次在樓梯口說的最誠懇，不期我在那天酒醉之後，就說出來了。」

說到此處，他臉微微地紅起來。又說了一句：「酒後亂言，真是我終身的憾事！」

墨華沒有響。他又說：「那一句方鳳，你是我最愛的學生，沒有講完，令人生出許多的誤會。」

說到此處，看他是很情急的。他連忙掩過去說：「要是你果然愛方鳳，你不能容納這封信在社會上給人

家看，要是你不愛，你也不能容納這封信在社會上給人家看。」

墨華說：「先生不說，我也應該如此想。我當調查這封信的來源，總不能叫人冒我的名！」

「那你便可以將這封信帶去罷！」

墨華便辭別了戊教授。

墨華拿了這封信，便到念茲那裏去。走到念茲門口，心中便轉念着：「假說他要問我已教授的事，我怎樣回答呢？戊教授的事是不能和他說的。還是不進去。」

想着便跳上黃包車回了家，胡亂地用了一點飯，便坐在那裏研究信的來源。

他拿了一張白紙來，舖在桌上。又拿了一枝鉛筆寫了一個戊教授，西裝少年，方鳳，自己。他恍然大悟道：「這是一個三角形。戊教授佔一角，西裝少年佔一角，自己佔一角，方鳳却在這三角的中心。」

他想着便在紙上畫了一個三角形，將自己，西裝少年，戊教授於甲乙丙三角。然後來填方鳳。他的幾何智識在腦中一現。「方鳳究竟畫在什麼地方呢？」

他記得按照幾何的理，應該將三角的三邊每邊和對角的居中畫成一條綫，這三條綫相遇之點，便是那方鳳的所在了。

他這個三角形，畫的不是等邊三角，三邊是各有長短的。他以最長的為西裝少年的家庭，最富麗。次長的

爲戊教授，家道中等，學識優良。最短的一根算自己，金錢不如西裝少年，學問不如戊教授。他慢慢地畫了三條線，以線爲達到方鳳的路。他畫成功了一看，還是自己的路最長。不禁嘆了一口氣。「測字的說只能戀愛不能結婚現在學理也是如此說。還是割斷了這條心。」

他想着這條心，便到牀上去驗着。但仍是將那封信放在手中看。看來看去，自己說「割斷是一件事，信總是要調查的。」

樓下一片人聲，二房東說道：「亭子間先生，有客來找你了！」

墨華出去一看，原來是念茲。

墨華到了亭子間便問道：「己教授那邊怎樣，得勝嗎？」

「沒有，他所說的正是我們所預料不到的。」

念茲拿了一柄紙扇，扇的不息。長衫也脫了掛在壁上。一面坐在墨華的桌前，看見了墨華的那一張幾何。

不免失聲叫道：「你真有閒空，還練習幾何嗎？」

說着他又拿起來一看。看見了方鳳，自己，戊教授，西裝少年，各人佔一角。他笑道：「你現在還是想着這一套，還有什麼說的呢？」

墨華被他這樣一逼，料想也不能瞞他，便和他將前前後後的一切的話，說了一遍。同時也將信給他看了。

「一遍也說道：『到是要調查的。』」

他坐在那裏凝思。

「凝想些什麼呢？」墨華忍不住的問他一句。

「我想你太可憐了。空着肚子去戀愛。」

這一句真是平地一聲雷，驚起了墨華的夢。他的臉不覺紅起來。說：「念茲，從今以後，再不談什麼戀愛了。我事，走到天邊，仍不見有什麼消息。」

他的眼圈兒一紅，眼淚便流下來了。

念茲看他這種，到也不忍離他而去，只是陪着他夾七夾八的亂說，說到天色將晚。

友情的騰沸，使念茲去請墨華去吃晚飯，借酒澆愁，在讀書界裏似乎還沒有失去効力，他們到了酒樓，只隨便點了幾樣菜，他們叫堂倌拿了酒來對飲。

幾杯酒下去之後，墨華便有些不對。他說：「念茲，已教授向我說，社會要改變了。我想學校真要改造了。我們四年學了一點什麼。誰能說的出來呢？你前次說我記念着甲，乙，丙，丁，戊。平心而論，誰的心裏，不是記念着甲，乙，丙，丁，戊，因為甲，乙，丙，丁，戊，我們才可以畢業。但是社會上都不以我們畢業，就給我們的生路了。甲，乙，丙，丁，戊從此不認識你。」

他喝了一口酒說：「學校的目的，不管他是怎麼高尚。最低限度要給予學生生活的道路和技能。如今李嘉圖搬不進我國的農田，馬爾薩士搬不進我們的社會局。亞當斯密搬不進我們的財務局。馬克斯搬不進我們的工場。拿破崙搬不進我們的軍隊。格蘭斯頓，狄斯利里搬不進我們的政府。我們知道了他們，却忘記了我們自己，又有什而用。」

念茲道：「這是你，可以說這些話。我是說不上。你所說的，我一個都不懂。」

墨華道：「我又何嘗懂，只不過幾個不連串的名字而已。我常想五四運動的時候，羣衆都以爲作文用典是一個錯誤。因爲大家用陳死的東西來互相標榜，互相哄騙。現在呢！教授用外國名字在課堂中騙我們讀書，我們能用外國名字來騙教授給我們甲，乙，丙，丁，戊。用典故不懂，還可以查書，用外國名字不懂，連查書的資格都沒有，因爲我們外國文不深，外國書不全。」

念茲笑起來說：「我替你接下去。叫噎了沒有用，研究沒有書，工具又不够，騙飯騙不着，以無所得故。」

墨華也笑起來說：「你後面一句，很像心經，我想我們只配用世界一百名人像做成一件千佛衣，穿在身上沿街募化罷了。」

說着他們又吃了一些菜和酒。墨華的心思却又勾起來了。「我不能比你，你既有父親，又有兄長，家裏又有錢。我雖有父親，母親，却沒有錢，我的教育，純是受我叔叔的幫助，這一筆錢，父親終日望你得事還他。我家裏。」

的盼望，完全聚在你一人的身下，而你現在竟是如此。我在家鄉一方面，已是山盡水窮，不得不出來的。不瞞你說，你的盤川用費，都是我母親十指所得一點一滴積下來的，如今可算是孤注一擲了。」

說着話，墨華忽然哭起來了。

念茲看他真有一點醉意，便止住了酒。催促他吃飯，又買了一些水果。

這一餐飯之後，念茲心中仍舊不放心，他恐怕墨華醉了，一人在路上有失，那送他回了家，又陪他談了一刻話。

墨華哭了一會，又出了一些汗，酒已醒了好些，到亭子間的時候，已不露什麼醉意了。

念茲談了一刻。他便與斯告別。弄中忽然聽見一句尖脆的：「晚安，」明明地是一對情人的告別。念茲說：「不早了，真要去了。」

說着話，他戴了帽子下了樓。墨華也沒有送他。

剛走了之後，後門上忽地又嘩嘩地敲起來。墨華以為念茲丟了東西。看看桌子也沒有什麼。他匆匆地下樓開了門，一看果是念茲。念茲一見他，便竊竊和他說：

「你知道剛才說晚安的是誰，原來是那方鳳和那西裝少年從這弄第三家出來的。」
墨華的精神陡然提起了，說：

「真是她嗎？」

「怎麼不是，方鳳走的還不遠呢？」

他說着便拉了墨華去看，果然是方鳳的後身。

念茲說：「你要調查那封信，先須知道那西裝少年的履歷和行蹤。」

墨華沒有響。

念茲用手在墨華肩上一拍說：「兄弟，你不要急，你的景況，我全知道了。我沒有事便罷，如果有事，我一定讓你去。」

墨華囁囁的答道：「那怎麼能！」

「我不是說着玩，和你開心。你須知現在的念茲，已不是畢業前的念茲了。不唱歌，不跳舞，不說胡話，够得上做一個朋友的。」

念茲說着話，一笑，又拍了墨華一次肩頭，便匆匆地去了。

十四

念茲走了之後，墨華真的一點酒意也沒有了。念茲臨去的幾句話，真感動了他的心，他默認了念茲是一個真正的好友。

今晚的覺，睡得特別舒服，雖然事體沒有找着，也就和找着了一般。到了次晨起身的時節，墨華的腦中只餘了一個西裝少年和那一封給戊教授的信。對於打探西裝少年的行蹤覆歷，實際上墨華是久有此心，不然他也不會到養生里來。從前打探，只不過是一時的意念。現在既有了一封信，又看見了方鳳的蹤影，打探的心，就格外來的切實罷了。

墨華打探的第一着，便是去和他的二房東攀談。他今日不到別處去，專心來做這一件事。

他的二房東男主人是一個公司裏店員，白日總不在家的。女主人約摸四十歲，面貌却老於年紀。還有女兒，約摸十七八歲。

女主人面貌很和藹的，心裏不知怎麼樣。不過她對於這新來的房客，總算優待。

她告訴了墨華這第三家是一對夫妻住着，從來沒有和她說過話。他們起身很遲，吃了午飯便出去打牌，

夜間回來抽鴉片煙，他們只用了一個娘姨，一個廚子。這些話都是從娘姨口中得來的。

「難道更沒有別的人麼？」墨華忍不住問她。

「還有一個表少爺，說是北京來的。」

「表少爺到上海來做什麼呢？」

「聽說是來讀書的。暑假在他家裏住。他家裏有一間房給他住。寒假回到北京去過年。」

「這個表少爺是不是穿西裝的？」

「是呀！你問他們做什麼呢？」

「我因為有一天看見他，好像是我一個同學，又沒有看清楚，所以我問問你，他到底姓什麼？」

「那就知道了。」

墨華早晨便下了決心，預備費一天光陰來打探這件事。然而從二房東口中得着的不過如此而已。他上樓想了一刻，決定到方鳳家中去一次。探探方太太口氣如何！

墨華今日一見方太太的面，方太太和前次已經不大相同。方太太一見了墨華，她的眼淚就像要流下來。她勉強忍住了來和墨華說話。

墨華今日來調查的，他却不敢說話。他儘等着方太太。

「余先生，你很有幾天沒有來，你暑假回去不回來？」
「回去的，回去一躺，便又來了，預備此地找事做。」

接着便說了許多敷衍的話。關子方鳳，她却半字不提。墨華心中儘管着急，他不敢問一句。一轉眼，方鳳從房中走出來。

墨華覺得十分的急促。方鳳却笑起來了，她說：「余先生下學期在何處高就？」

墨華說：「還沒有定，心裏很想請戊教授介紹。」

「戊教授是誰，真令人難懂了。」

墨華笑起來。「戊教授不是貴校的教員？」

方鳳將頭一扭說道：「就是他呀！」

她坐下來扇一柄小羽毛扇。方太太走進去了。

墨華停了一刻。

「戊教授和我最熟悉，所以我找他。平時在一起，真是無話不談的。」

他說到此處，偷眼看方鳳，她一毫不動聲色。墨華暗想着，看光景那封信她不知道的。我說這話，無論如何，總應該有點反應的。他一面想着，他仍舊不肯放鬆。

「戊教授向我說，密斯方是養正女學的高材。」

方鳳仙色略略變了一變。墨華興趣却提起了。他趕緊追上一句。「戊教授這個人真是好的。」

墨華說着話，面部透出充分的表情。

方鳳却有點忍不住要說話的樣子。但仍不露聲色。

墨華心中熱血沸騰起來，他急不暇擇的說。「戊教授是心直口快的人，見了人有不對的地方，他便說出來，當時聽了心中是有些不舒服，後來想想，很是津津有味。像啖橄欖，是有回味的。有許多人，和他住長了。真惹永久和他在一起。」

墨華預料這一句話打動了她的心。她一定因怒而說出端倪來。殊不知方鳳一些沒有照墨華所料的。她反而笑出來的說。「戊教授和余先生……」她停了一刻。「這樣看來，的確是很好的。但不知戊教授向余先生怎樣說，余先生你到底有沒有不對的地方？」

說着話，她索興大笑起來了。墨華真是有些難過，他所計算的一切，不但不能實現，而且還被她一頓搶白。但是既被她這樣一問倒不好不回答，又不好興辭而去。他只好硬着頭皮答道：

「我不對的地方太多了，尤其是對於朋友，即使戊教授來告誡我，也告誡不了許多。我很盼望戊教授之外，更多兩個告誡我的人，可惜太難了。」

墨華說着仍去偷看方鳳，方鳳更不露出一些情感。他不肯放鬆，再追上一句：「戊教授曾經告誡過密斯方麼？」接着又趕緊說一句：「恕我的魯莽，密斯方，你那裏還有不對的地方。」

方鳳又大笑了一次。

「余先生，不是這麼說。男先生和男學生和男先生和女學生不同的。」

說了這一句話，她似乎有點嬌羞。她轉眼去看桌上的報，向墨華說：「道威斯計劃之後，就生出楊格計劃，楊格計劃到如今又要變了。」

說完了又看報，墨華看她故意岔開話頭，他不便再說下去，只好興辭告別。

方鳳也沒有堅留，却向他道：「余先生，你還住在學校中嗎？」

「早就搬出來了！」

「現在就擱在什麼地方，我倒想和你談談。」

墨華毫不思索的答道：「義生里一百卅八號。」

「哦！那地方我認得的，下次再見罷！」

墨華一聽深嘆自己孟浪，不該說出義生里，但話是已出口，不能收回了。

十五

方鳳送了墨華出去之後，自己抿着嘴笑了回來。方太太也從房裏走到堂中來。方鳳預備上樓，方太太却將她叫住了。

方鳳扭頭道：「肯就肯，不肯就不肯，還有什麼多說的。」

「你只知道逼我是容易的。我向你父親要該有多難？」

「我不過不常在家裏，看不見父親，不然我決不向你要。」

「你就是要，也不應該那樣的蠢。」

「蠢！我就不懂什麼叫做蠢，不會吃飯睡覺的纔叫做蠢。」

太太真有點氣了。說：「平常你還要少出去些。」

「少出去，我立刻就要去的。或者連樓也不上。」

說着話便一溜煙的出去了。

太太挾着一團氣走到房裏。這沉靜的房裏，只剩下位太太，一個奶娘抱了一個小兒。

奶娘對太太道：「太太，你隨她去罷，多講也是沒有用的。」

太太這一團的怨憤，沒有地方發洩。奶娘這樣一提，心事到又勾上來，又想哭了。她仍是在忍着。

「家裏已經不成樣了。他們父女兩個還是這個樣子。將來這小孩子長大，日子怎樣過！」

奶娘微笑着：「小姐從小慣的，大了自然不怕太太。」說着她抱着小寶寶親了一個香說：

「小寶長大了，一定孝順姆媽的。」

接着一陣笑。

母親的心不能爲奶娘手中小兒所感動。她仍接着說：「從前家中用的多暢快，我常常打牌的。如今牌都不看了。用度也省儉。我一個人刻苦總不行的。」

「老爺就要出去做官了！」奶娘說。她望着小寶，又開了小寶一個香說：「小寶你講是不是！」

小寶看着奶娘哄他。就哈哈地笑起來，兩個小腿在奶娘身上亂跳。

母親的心，仍不爲小寶所動。他說：「我和他們講，他們還不肯聽，我有什麼法子！我拚着省儉，我總變不出錢來。」

小寶得不着母親的撫慰，只覺得這房間太靜寂了，靜寂裏面藏着悲哀，他哇的一聲哭起來。

奶娘其實那裏願聽太太的牢騷，苦於不能就走，如今看小寶一哭，她正好借此脫身。她一面哄着，一面說：

出去白相，就這麼溜了。

太太失去了對話人，她的話只好嚥下去。心裏一片糊塗，也不知是氣憤，還是悲哀，還是沉悶，還是枯寂。

忽然一片賣鷄蛋的聲音，從後門送進來，接着奶娘便問太太要不要雞蛋。太太糊裏糊塗的從房中走出來。她看了鷄蛋很大，她買了兩塊錢。錢送到賣鷄蛋的手中的時候，老爺也進了後門，看了許多鷄蛋，放下一副深沉的臉。走到房裏去脫長衫。

「鷄蛋排在桌上，老爺便說話了。」你每天說經濟，什麼坐吃山空。買這麼些鷄蛋做什麼？」

「吃呀！你們有嘴，不吃東西嗎！」

「現在是冬天呢還是夏天！」

「夏天又怎麼樣？」

「夏天買了這麼些蛋，豈不是壞了嗎？不壞蚊子也會叮壞的。這算你會算計！」

「打牌倒是會算計！」太太真有點氣。

「打牌是應酬，不應酬怎麼能得事，我看你也打過牌的。」

「那是從前。」

「現在呢，不打牌了。做人家了。買鷄蛋，買許多鷄蛋。蚊子叮。」老爺連連的冷笑。

太太臉氣青了。老爺又說：「我家窮，是你弄窮的。常言說得好：穿不窮，吃不窮，不會算計一時窮。這句話，正應在我的家庭中。你也不要再說了。你這個人只配嫁一個有金山銀山的，給你隨便用，你就舒適了。不過人家不能沒有富裕窘迫的時節。天還有個不測的風雲呢！做人過日子，是富有富的用法，窮有窮的用法。窮的時候，還要夢想富的用法，在你，就要說一句坐吃山空了。」

太太氣的發抖，她顛巍巍的說：「你打牌，算是窮人應該做的。」

「窮人也有打牌的，你豈沒有聽得轎夫賭和車夫賭，我總還不至於像他們。就是我用錢，也是自己賺自己用，也沒有用過別人的。」

太太更抖了，她說：你沒有錢了，你還要，我們嘴都封起來！」

「沒有錢，雞蛋那裏來的。雞蛋賞這許多，人吃不了，蚊子都有得享用了。」

太太笑起來了。嘴裏嘖嘖咕咕說罵的不休，老爺一句也不響。坐在那裏揮扇子。一刻又立起來拿個蠅拍去拍蒼蠅。

方鳳從外面走進來了。她滿臉的笑容走到父親面前要錢。父親說：「錢都買雞蛋買掉了。那裏還有要錢的人，只好吃兩個雞蛋。」

方鳳笑說：「我讀了幾年書，先生從來沒有給過我雞蛋。爸爸，你總不能給我雞蛋。」

「不是我給你，是你媽媽給你的。」

方鳳轉臉看母親，母親嚶嚶啜泣，她不願母親的傷悲說：「買這些雞蛋爲什麼？」

父親說：「爲什麼！因爲多了兩塊錢！」

方鳳坐在椅上，將嘴一撇，說：「媽媽一塊錢都不肯給我，却買了兩塊錢雞蛋，待我太很了！」

說着話，她很快地跳到父親面前去，牽了他父親的臂說：「爸爸，你一定要給我的。」

父親面色轉正，說：「不要動，讓我拍蒼蠅！」

「拍蒼蠅有什麼意思呢！」

女兒不高興，臉色也沉下了。

「噁噁的豈不討厭，討厭的東西，都應該拍死。」女兒的面色又轉和了。

「爸爸，難道我是討厭的東西嗎？」

父親一笑說：「你怎麼是討厭的東西呢？」

太太真氣極了。她跳起來說：「我討厭，我讓你們。」說着話她站起身來出了房門。

十六

母親出去之後，房中只賸了父女二人。

父親的精神，似乎又提起了許多。他丟下蒼蠅拍，掉了一枝香烟。他叫女兒坐下去。慢慢地說：「我前次徵求你的意見，到底怎樣？」

女兒說：「是不是我的婚姻？」

父親點點頭。女兒說：「母親叫我嫁余墨華。」

「嫁余墨華，那你連兩塊錢雞蛋都買不起了。」

「墨華的妻，不是買兩塊錢雞蛋的人。她是每日買菜煮飯，洗衣，縫衣，一個勤儉的女人。」

「這樣好不好呢？」

「也不能說不好。」

「那你情願做這樣一個人麼？」

女兒笑起來說：「好不好是一件事，我願不願做是另外一件事，做的來做不來，又是另外的一件事。」

父親立刻轉了話頭。

「那麼姓錢的怎麼樣？」

「我連看也沒有看過，他怎樣怎樣，全是你一個人講的，又怎樣問我！父親被女兒一說，反而沒有辦法。

「那一天我領他來給你看看。」

「領他，怎樣領法，拉着來還是抱着來？」

父親說：「你還是這樣玩皮，女孩子不應該如此的。」

「女孩子不應該如此。男孩子就應該嗎？爸爸，你想想看，是你不對，還是我不對？」

父親沒有響，女兒說：「爸爸，你還要給我幾個錢。」

父親靈機一動，笑起來說：「不聽話沒有錢給。」

「什麼話不聽？」女兒反問了一句。

父親說：「婚姻應該由父母作主。」

「那我應該劈作兩半，留一半給余墨華。」

「現在是父權家庭，父親有全權的。」

「出嫁是女兒，有苦也是女兒受。」

父親說：「那我還是不拿錢！」

「我答應了，你拿不拿？」

「拿的。」

女兒停了一刻說：「古人說，一諾千金，我答應你是要一千塊錢的。」

「以後一千塊總要給你的，你放心。」

「那我現在只要幾塊錢！」

「現在沒有。」

但是父親的皮夾，已在小短衫荷包裏露出了一半，早被女兒搶去了。

皮夾裏面有二十塊錢的票，一次就被女兒搜去了，搜去了便一溜煙的出去，留下了父親在房中納悶。

方鳳出了門，便僱車到義生里，不過她不是去訪墨華，乃是去訪一個同學段女士。

段女士住在義生里幾年，和方鳳同學也有幾年。她是養正女學的一個少奶奶。她之所以得名，因為她曾經演過「少奶奶的扇子」。

方鳳在養正女學，並沒有什麼朋友，或者正如戊教授說的，性情傲一點。不過她和段女士是好的。因為段

女士樂於替她抄寫，釘扣子，縫衣。沒有事陪她閒談，遊園，買東西。

段女士的家庭是方鳳最喜歡的。她有一個有錢的父母，在香港經商。錢回來人不回來。一個百事不管的娘，還有一個在上海經商的哥哥，一個嫂子。家中沒有小孩子，却有兩個姑娘，一個廚子。

段女士的家庭，是方鳳常來的。方鳳在家裏不講話，在段女士家中到時常的說。

今天她來了，就討論他父親所說的話。她說：「今天我爸爸在我面前提出婚姻來了。我和他胡鬧了一頓，拿了廿塊錢。」

段女士對於他的婚姻問題，向來不大說的。段女士的嫂子，却每次和她談。方鳳只管叫她為少奶奶，她叫方鳳為方小姐。

今日方小姐提到婚姻。當然少奶奶極為注意，所以第一句回話是少奶奶。

少奶奶的話是很好的，她說：「方小姐還是趕緊擇一個嫁了吧！省得伯母惦念，伯父損失金錢！」

「看你這個人，要死了。我廿元與婚姻問題毫不相干！」

她坐在那裏拿了小手帕在搥盞。

少奶奶說：「講正經話罷，她還有一段故事告訴你。」說着向段小姐望着。

方鳳立刻催着段小姐講，段小姐臉便紅起來。她很忸怩的說：「是戊教員的事。」

「戊教員怎麼樣」方鳳很急的問道。

「昨天我到黃先生家裏，他告訴我戊教員在墨華的那個大學裏吃酒吃醉了，把愛你的話說全都出來了。」

方鳳臉也紅下來了，說：「真該死，他不知道說些什麼出來！」

「別的倒沒有，只說他愛你，叫你不要忘記他在樓梯旁向你說的話。他在樓梯口到底向誰說些什麼話」

少奶奶笑起來說：「對呀！我們就是要問你，他到底向你說了什麼話。」

方鳳說：「說些什麼話，我倒忘記了！」

「別裝假了！你不肯告訴我們，恐怕你洩漏了天機……下次我們也不敢再說什麼了。」

方鳳急起來了。「他那天在樓梯旁，不知道咕咕囁囁的說些什麼，我倒恨死了，那裏有心去聽他！」

「不肯講罷了！」少奶奶追了一句。

「不是不肯講，我可以發誓。」方鳳又急起來。

少奶奶說：「從前有一個人發誓，腳下在靈「不」字。那司誓之神走他頭上過，看他如此，一賭氣就上了天，永遠不下來了。說世上人都是一味的虛假，他便在玉皇大帝前辭了職，所以現在發誓的人，沒有神管，口不

慮，心也不會應誓的。」說完話，大家便全笑起來了。

方鳳說：「小奶奶你這樣說，真要把我冤死了。我是真沒有注意。只聽說他約我到什麼地方和他談談。」
少奶奶笑起來。「這不是話麼？到底給我們逼出來了！」

段女士說：「我還有話呢？」

方鳳說：「說說，我很想聽，快點講吧！」

少奶奶止住段小姐道：「你也不講，就說你沒有聽清楚。」

方鳳道：「不要難人了，我心中急的很！」

段女士道：「後面一段，還要好些。那便是戊教員知道墨華也愛你。爲了這件事，他心中很急。」

「什麼時候知道的呢？」

「大約是在最近，他先聽了這句話，還不大相信，如今已經調查的切實，很相信了。」

方鳳聽到此處，哈哈大笑起來。

「方小姐，你笑什麼？」少奶奶帶着笑問她。

「我笑這些人太愚笨了，他們把口頭上的愛，當作金錢，把女子當作貨品，以爲有口頭上的愛就可以買女子作同伴的。殊不知貨品是死的，不吃飯，不說話，不睡覺，買錯了無損於己的人。是活的，怎麼能？他們都把我當

貨品，以爲有口上的愛，就可以買，所以教員也想買，同鄉的也想買，朋友也想買，不認識的人，也想買，豈不是蠢笨。」

少奶奶說：「他們愚笨，吃虧是不必說，不過圍繞着你也許是討厭的。」

方鳳道：「以爲我嫌煩麼？我把他們一個個當作蒼蠅，我高興讓他在我耳旁嗡嗡兩聲，不高興地來，便拿起扁拍子將他們拍死，豈不是完了嗎？」

說着大家又笑了一陣。段女士問道：「朋友指誰呢？是不是我們這巷中的西裝少年？」

方鳳點點頭。

少奶奶道：「這位先生也就够苦了。可憐他去年每一個禮拜六站在巷口等你，足足等了半年，方纔得着你的名姓和學校住址，想了多少方法纔能和你做朋友，我若是他，老早就丟棄了。我真不耐煩做這種事。」

段女士道：「這個人到底怎樣？」

方鳳笑道：「說話倒不錯，他說戀愛應以女子爲中心，女子要誰就是誰，男子應該聽女子的話，不應該爲女子而競爭。」

少奶奶笑起來道：「以女子爲中心，要誰就是誰，簡直沒有這件事。女子一點沒有表示意思，男子就以爲是怎樣怎樣。成伴侶的，都是男子表示意思。要說女子要誰，誰就服從，那末，馬路上野雞表示意思最親切。男子

「都不應該拒絕。至少那西裝朋友，不會拒絕的。」

大家又接了笑一陣子。

少奶奶叫娘姨出去買點心，她們又接着一陣閒談。

娘姨進來了，手中帶了一個小紙條給方鳳道：「這個鄰居的那位表少爺叫我帶來的。」

方鳳打開來一看，只有一行小字：「如有空，可以過來與我一談！」

她看着一笑，隨便將條子給她二人看，說：

「我就去看看：天早我再來，不早，我便回去了！」

「那你不吃點心麼？」

方鳳拿起筷子嚼一口，將嘴一抹，一溜煙的出去了。

十七

方鳳出了段家的門，便一直來訪西裝少年。她知道這條子來叫她，一定有幾句話。

她用手敲門的時候，就聽見有人問是誰，她深知這聲音是西裝少年的，她說了一聲：

「喂！」

那門便很快的開了。

今天西裝少年見她，臉上也似乎與往常稍有不同，他延她到書室裏坐下。方鳳說：「你表兄嫂不在家麼？」

「他們每天都不在家的。」

「我接了你的條子就來了，一點都沒有耽擱，連人家辦好的點心，都沒有吃！」

「你餓嗎？我叫人買些點心來！好不好！」

「不餓！我不過說說罷了！」

「也好的，我們說過話，一道出去吃！」

「有什麼話呢？」

西裝少年微微地笑着，從抽屜裏拿出一封信交給方鳳道：「你看！」

「久聞

先生垂愛於方鳳女士，欣羨莫名。惟墨與方鳳，有三重關係，願為

先生一陳之。方鳳與墨，誼屬近隣，竹馬青梅，兩小無猜，此其一。墨雖不才為人耿直，言行所及，久為方鳳母氏所契重，此其二。墨與方鳳，既相識於故里，復晤聚於他鄉，三載以來，過從猶如一日，此其三。有此三者，自信堪為方鳳之伴侶，良以

先生從中作梗，施狡詐手段於餐館戲院之間，吾聞之，才不勝人者以力勝，今警告

先生一切當心，勿謂言之不預也。

余墨華」

方鳳看完了向西裝少年說：「你看了這信，心中作何感想呢？」

「我並沒有什麼感想，我和你在一塊兒好些時，完全沒有做出什麼朋友以外的事，至於狡詐手段之有無，你也可以看出的。決計不是余墨華所能說。」

他說話時看着方鳳，方鳳說：「這信很奇怪的，前後不統一，既有三重關係，又自信能為方鳳同伴，就不怕人作梗。既講武力，又何必說那個三重關係。」

西裝少年也微微地笑說：「同伴，也不能因為有三重關係，就成爲同伴的。」

方鳳沒有說話，仍將那封信拿起來看。看了半天，她忽然說道：「這封信恐怕不是出自余墨華之手。寫的字太不像了。」

「你那裏有他的信嗎？」

「信是沒有，字條有的。讓我帶回去找出那條兒來對對看。」說着話將那信塞到袋裏去。預備回家。西裝少年說：

「我們不一道出去吃點心嗎？」

「和我有三重關係的人，還沒有請我吃呢。」

她很飄忽的飛出去了。西裝少年要送她也送不及。

☆

☆

☆

方鳳出了西裝少年的門，她並沒有回家。她的心早已惦念着這一百卅八號。她很注意的尋着了，打開門進去。

方鳳進了墨華的門，墨華正蹲在地上洗衣服。熱天的汗，很容易漬透衫褲，而且墨華也沒有用人，送出去洗，路既遠而價又貴，所以自己用自己臉盆洗。

他想不到方鳳會來的，方鳳也想不到他會洗衣。他看見方鳳來了。他丟了衣服揩手，一面請她坐下，一面自己提了一個小壺下樓去。

方鳳道：「我來了你倒去了，你往那裏去？」

「我去泡水來給你喝杯茶，我既沒有錢買汽水，也沒有用人，熱天一杯水，總得給客人喝。」

說着他笑笑便下了樓，方鳳自己倒覺得入了一個新境地。她想着墨華這個人，真是能苦。

那險盆中的衣服被人揉了半天，陡然停了，水沫浮花兀自在那邊起伏的不息。方鳳的好奇心不覺引起了。熱天的手插在冷水中，本有快樂感覺的肥皂水引起了方鳳的感覺追憶。她將手指上的翠戒指除下來，擱在桌上，兩隻手便插在險盆中去洗衣服。

方鳳的洗衣服並不是爲的愛墨華，也不是憐墨華的勤苦，也不是自己勇於做事，乃是熱天弄冷肥皂水感覺是舒服的。小房中洗衣服，也還有趣。

一會兒樓梯一陣響，墨華上來了。他看着方鳳在替他洗衣服，他心裏真是有說不出的快樂，他楞了一刻，便說：「密斯方，怎麼好勞你呢？讓我自己來罷！」

方鳳道：「你將水倒出來涼一下，我衣服快要洗好了。」

墨華心裏真快樂，他奉命惟謹的去洗杯子，將水一杯杯的倒出來，他一眼看見自己畫的那個三角形，上

面寫着方鳳、戊教授等等，倘若給方鳳看見，豈不是不好。他急忙將牠向書裏一夾。順便將書桌桌上的一推，却無意地將那隻翠戒指給遮蓋起來，墨華却没有看見。

方鳳却登登地拿了臉盆下樓，墨華知道他用潑水去漂，他在上面將竹竿擦了一遍，一刻工夫，衣服便上了竹竿，方鳳喝了一口茶，便坐下來，那隻戒指却忘記了戴。

墨華說：「你看我算是一個呆人，這半天都沒有和你談話。」

「我們倆是有三重關係的，談話不談話，不要緊。」

「什麼三重關係？」墨華很詫異的。

「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一也。你爲人耿直，頗爲我母氏所重，二也。三年以來，交清如一日，三也。」

她一直背下來，墨華的臉便紅下來。他趕緊申明說：「這是人冒我的名，寫給戊教授的信。戊教授告訴你的麼？」

方鳳倒楞了一刻，隨即回道：「照你前次的話說你和戊教授感情極好的。既是好，他當然會認得你的筆蹟，誰敢冒你的名，寫信給他呢？」幾句話說得墨華不能回答。

但這事本是實情，墨華決不肯干服的。他要證明他的話不錯，惟有將戊教授的那封信拿出給他看。說：「照你講的話，戊教授認得我的筆蹟，這寫信的人也够笨了。我現在將這信給你看，可以證明我不是這一種

人，同時證明教授和我，是很熟悉的。」

方鳳道：「我來，也就是問你這件事的。我看見另外有一封信和你這封差不多。是從我的一個朋友處拿來的，如今也給你看看。」說着話便將那封信取出來給墨華。

墨華看了一遍，隨即還了她。笑向她說：「我的爲人如何，本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無庸我去申辯。不過人冒我名寫信，我總要調查明白，予以相當的懲戒的。」

方鳳拿了那封信和墨華給她的信，互相對比看着說道：「這兩封信是出自一個人的手筆。不是你寫的。總是一個人寫的。」

「那個自然！」

天色已漸漸晚下來了。方鳳走去開電燈。墨華向檯上的鐘一看，立刻止住她說：

「還有一刻鐘呢！」

「怎麼？你此地也不是學校，開關電燈都要按時刻的。」

「我和二房東約好了時候的。假使我多用了電，下月便要加房租。」

「烏黑的真悶人，我們出去吃飯罷！」

墨華一聽吃飯，心中不覺一點自念說：「吃飯！我請她吃一餐。抵得我過一禮拜。我現在的錢是一個當兩

個用的。」

他一面想，方鳳已經等不及，她說：「戊教授請我還請不動呢？你這一個人，真是我請你，還請你不動！」她說着話便在鈎上取下長衫向墨華身上一披，將他拉出了門。在門上替他上了鎖。

他們出了巷口，便上了車，方鳳告了車夫的地點，車夫便如飛的去了。

墨華覺得今晚是最快樂的一晚，他有女人替他洗了衣，又有女人陪他去吃飯。他自己說：「我也應該知足的。別人陪女人出去吃飯，總是替女人會鈔，如今女人替自己會鈔。」

他一面想着，車子已拉到菜館門口，他抬頭一看，那明亮的燈光裏透出一派琴歌。是一所很大的菜館。菜館子進門是一排樓梯，樓梯旁邊站着一兩個招待，看見方鳳，都欠了欠身子，說：「小姐請樓上坐。」

兩人一同上了樓，樓上的燈光，似乎格外的明亮，靠街的一個房間，瓶花杯筷排的非常齊整。方鳳看了看，說：「已經有人定了，我們上三層樓罷！」

說着兩人便上樓，樓上小房間多，電燈沒有那麼亮，然而牆壁上，滿糊了花紙，透出靜雅的气象。房間裏走出來一個侍者，穿了白布長衫，他也欠了一欠身子說：「小姐，沒有跟老爺一塊來嗎？」方鳳不覺一楞，問道：「老爺今天來嗎？」

「聽說要來。」

「今天是郝老爺請客，老爺也在內，還有錢少爺，他們定了二樓的座。」

方鳳點點頭。隨即和墨華走入房間。茶房送進來一壺茶。

方鳳向茶房說：「等郝老爺客到齊的時候來打個招呼。」

茶房將墨華的帽子掛起來。兩個人對面的坐下。方鳳替墨華斟了一杯茶，叫茶房取了一碟杏仁。

墨華的心裏滿貯着不安，他說：「密斯方，我心裏久藏了許多話想和密斯方談談，始終都沒有痛快的說出來。」

方鳳笑起來說：「如今可以說了！我現在倒很想聽！」

墨華說：「兩封信的前一半，我從前的確是有那種思想，也和朋友說過的。如今我已經大徹大悟，一點心思也沒有了。」

「大徹大悟在那一點？」

「不止一點，我仔細想過。沒有自立之能的，不應求偶。門第階級不同，不能婚配。而且是戀愛應以女子爲中心。愛誰就是誰，男子不應因女子而競爭。」

方鳳大笑起來說：「我以爲大徹大悟起什麼真理來，原來是一篇不通的話。」

「什麼不通？」墨華很有點不服。

「不通兩個字是用的過分了點，實際說，叫觀察的不澈底。」

「怎樣觀察不澈底？」

「你觀察你自己觀察錯了。你父親是商界能人，叔父是一個紳董，你不怕沒有飯吃的。你們家庭，是現在社會上最穩固最利害的一種，商可以得錢，紳可以得勢。第三點，更顯着舛誤。女子愛誰就是誰。你長了這麼大，可會聽過女子向人說，我愛某某了呢？女子的愛，表洩出來，最深微奧祕，男子焉能看得出？男子最笨。眼睛也最看不真，女子向他笑一次，他便說那女子只愛他，不愛別人了。說一句笑話，他便說那女子要成他的伴侶。不再遇旁人了。豈不可笑？」

墨華聽了這一番話，心中暗想着：「他家出來多少年，我家道中落，她當然不知道，如今和她說，也沒有用的，況且我也不一定強求她做我的伴侶。」

他想了一刻，說道：「女子表情，是深微奧祕，男子呢？」

「男子表情，是很明顯的，無論如何，都看得出來。」

墨華笑道：「我看男子，根本就沒有表情，他們只是一羣蒼蠅，繞着女子飛罷了！」

方鳳也大笑起來說：「這句話，就說的通了。真是一羣蒼蠅，嗡嗡的飛。」

墨華道：「何妨用拍子打死幾個呢？」

方鳳道：「那太費事了，用拍子的人，起碼自己要躡手躡足的走到他面前，然後用拍子一打，打不齊，自己反空費了力氣。不如用一個蒼蠅罩，讓他們自投羅網，自相殘殺而同歸於盡。」

說到此處，茶房走進來。很規距的說：「小姐，郝老爺的客，已到齊了。」

「老爺來沒有來？」

「來了！」

「錢少爺呢？」

「也來了！」

「我知道你去罷！」

茶房走出去。方鳳立起身來在懷中取出小粉盒和唇膏，對鏡塗抹了一頓，最後，擦了兩枝火柴，將眉毛略掃了幾下。便向墨華說：「你請坐一下，我去去就來。」

說着話便飄然的下樓去了。

十八

郝老爺也和方鳳的父親一樣，是一個落伍的政客，所不同的，是比方鳳的父親多幾個錢。如果方錢兩家婚姻有成，大賓的一席，總還得推郝老爺的。

郝老爺滿料着這是他最後一次的媒人，此後便預備去吃那個「謀八頓」。

這一席之間，各人都有各人的意境。郝老爺夢想着那錢少爺謝媒向他叩頭的光景。錢少爺夢想着方美人。方鳳的父親在賞鑑這位乘龍快婿。其餘的人因為看了新郎，就聯想新娘的光景。他們都想不到新娘子會馬上就來的。酒的香味，鑽入人的鼻子裏，興趣又像增加了不少。大家不由得端杯飲酒，滿心的快樂。

一陣皮鞋音，引起了人的注意，接着門簾一動，方鳳走進來了。她一進來，顯覺她一片天真活潑的態度，照耀得一室生明，大家全呆了。只注視她奔向父親的座前說：「爹爹，今天郝老伯請您，您都不帶我來。」

她說着話伏在父親肩頭，像一個小鳥，又像一個小松鼠。

她倏地一下又飛逃到郝老伯面前去。說：「郝老伯，我早就知道是你，我一進門就在水牌下看見了的。是你不要我爸爸帶我來麼？」

郝老伯有點慌。他偌大的年紀經不起她這樣活潑可愛。他忙說：「那是絕沒有的事，桌上還有空，叫她們添了杯筷橙子就是。」

小姐帶笑的將頭抬起來了，她很自如的看了一轉，又向郝老爺說：「這些大客，替我介紹一下罷！」
在長輩面前失了禮！

她這些句話，說的真柔軟之至。桌上的人都整個的迷了。

郝老爺真是滿心的高興，替她介紹。第一位不用說，當然是錢少爺。錢少爺被介紹時，他心中有說不出一種柔膩的感覺，他只覺得他的靈魂整個的被方鳳的目光釘住了，不能轉動。又覺得被方鳳的眼角眉梢抓住，好像老鷹抓住了小雞，飄飄渺渺的帶上了九霄。郝老爺介紹過了連忙叫人添橙子。

方鳳說：「郝老伯，我不能坐，我還有個朋友在上面呢！」

郝老伯被她這一頓做作，腦筋也昏了。他完全想不到樓上有一個男子等着他。以為女子的朋友是女子，花枝招展，明媚撲人的女子，進來又可以給他們一次奮興。所以他急急的說：「不要緊，索興再添副杯筷，一道坐着談，格外的好。」

大家也昏昏沉沉地，他們忝忝看女人，都異口同聲的主張請坐下來，並且立起來移座位添凳子。

方鳳滿臉的笑，哈哈地的聲音從小嘴裏透出來，大家眼睜睜的望着她，她說：「郝老伯既這樣說，我就叫

他下來罷！

她帶着跳舞姿態跳不了樓。她的那種神情，似乎仍貯在屋中不散！

方鳳上了樓，便向墨華說：「下面是我一家子帶郝老伯一家子。他們聽說你在上面，請你下去坐坐。」

「那我告辭了罷！」

「不能！我好不容易拉你來的，你一點東西不吃不能走。」

「下面有許多生客，不便去的，還是告辭了罷！」

「生客！我不怕你還怕麼？你想想看，你我站在一塊，在我家人面前，是你吃虧，還是我吃虧，人說，也只能說

我不能說你。」

墨華想想也不錯。「女子都不怕，男子怕什麼？」

他站起來，想走。早被方鳳拉下樓去！

郝老爺以為是女人，他特別客氣的站在房門口迎他。等到墨華下樓，他不竟倒抽了一口冷氣，但是面子

拉不下去，只好請他進來。

在墨華一方面，初以為是方郝二府的寶眷，那知一看情景不對，曉得受了方鳳的愚弄。他脫逃也尋能脫

逃，只好硬着頭皮進了房。

在大衆，更滿透着失望，他們夢想着一個女子忽而變爲一個窮少年。

方鳳父親的怒氣更不必說，而方鳳却是喜氣盈盈的溢上眉梢。她和墨華站在一齊很親熱將墨華介紹給郝老爺。第二個人便是錢少爺，錢少爺氣的說不出話，遠看着墨華和方鳳就像夫婦一般。

郝老爺拉不下來面子，淡淡的請墨華坐。墨華說：「剛才已經用過了，就要回去，憑空地來打擾一番，很是抱歉，諸位請坐罷！改日再來陪敘。」說着話，他請衆人坐下又特別向方鳳告辭。出門而去。

十九

這一着棋，方鳳走的固然神妙，實際的效果，却是很壞的。方鳳對於墨華，當然失去了她的信用，對於郝老爺，又失去了小姐的尊嚴。對於父親，更是失去了父女的愛心。方鳳也見到了這一些。這滿座不歡的情景，使她先行告辭，跟着墨華去。

方鳳去了茶館的門。不見了墨華，她心中陡然明白了。她請墨華吃飯，結果只吃了一碟杏仁。自己肚裏也很餓的，走到茶食店中，買了一個麵包，叫了一輛人力車回家。

她上車走了一程，心中仍丟不了墨華，她默念着不知究竟吃了飯沒有。又想自己今晚這一着不過是一時高興做出來的。究竟有些對不住他。他想到此處，便叫人力車改拉到義生里。

墨華出了茶館，自己肚裏也很餓的。不過不一毫沒有抱怨方鳳的意思，他走到小館中吃飯去。

方鳳這輛車到了義生里的時候，她打開了門，沒有看見墨華，却看見了二房東，她匆匆忙忙將麵包丟下，趕緊坐了原車回去。她的心覺得平安之至。她跨進了家門，便想到了雞蛋，心裏覺得今天麵包送的是很對的。他吃麵包，我可以吃雞蛋。

她跨進了中堂。看見廚子正在和母親交涉，五塊錢的事已經說了五分鐘。她的心靈一動，想起了口袋中還有鈔票二十元。她很淡然的拿出五塊錢來退了廚子。一面跟了母親到房中去。隨手又拿了五塊錢給母親。母親到底愛女兒，所有的怨，整個的飛了。她接了五塊錢，便問女兒吃了飯沒有。女兒說：「雞蛋這麼多，我拿幾個雞蛋上樓來煮。」她說着便去拿雞蛋。一面又向母親說：「爸爸今天吃醉酒，一會兒就要回來的，他問我就說我已經睡了就是。」

說過了便上了樓，自己來煮雞蛋吃。不過仍佇聽着父親的消息。

父親果然歸來了。他藏着滿懷的氣帶一肚子的酒。

他進了房，似乎沒有人理他。一刻便聽他拍桌子，又聽見他痛罵了墨華一頓。隨後將自己女兒又罵一頓。他的心思一起都發出來了，他說家裏要敗了。就是因為出了不爭氣的娘和不爭氣的女兒。說着自己又哭起來說他自己不孝，所以復有今日。連哭帶罵的一陣。結果是大吐一陣，吐過了之後，聽得有人扶着上樓，一切方沉寂下來。

墨華從小館中回來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抱怨方鳳，反自念着這一飲一啄莫非前定的話頭。本來這一餐是方鳳請定了的，到底還是自己出錢吃，豈不好笑。

他想着已走到家門，他用鑰匙開了門，上樓取壺去泡開水。開水提上樓梯口的時候，二房東放下一副笑

嘻嘻的臉，遞給他一個麵包說：「是下午來的那位小姐送來的。」

「剛送來的嗎？」

「是的，送到轉身就去了。」

墨華按了麵包，滿腹疑心陡然引起了，他坐在房內，對着燈就這麼想。儘想不透方鳳的意思之所在。他肯定方鳳之來是爲着那一封信。請吃飯是爲着沒有電燈。

無論如何方鳳總不至於預先知道他還有一桌席，才請我到那裏的。於是他抽出一條結論是：「無意請我到那裏去吃飯，又無意過着他父親，他父親和那老爺是至好的朋友，爲省方鳳請我的這一筆消費，所以那老爺一把攬了去，既請她又請了我。」但是自己托辭去了。這一舉雖損了他們的興趣。即也不見得怎麼不合理。不過爲什麼又送了麵包來？看她的光景是也沒有吃飯的。她看我沒有吃飯，所以都賴下了樓，因爲沒有見着。就趕緊買着麵包來與我同食的。

這個意境太好了。他眼目微笑着，假使我倆在房內共吃麵包，豈不比在菜館中吃飯好嗎？但是自己將這機會錯過了。

「不該到小飯館中吃飯！不該到小飯館中吃飯！」他自己用手搖自己的頭。自恨說：「儂我這種人是應該失敗的，應該找不着事的。這一點靈機都沒有，這樣好的機會竟然錯過。」

恨了半天，自己也呆了。那桌上的麵包還沒有吃，茶也沒有喝。他懶懶地站起來，倒了一杯茶。還有一隻茶杯放在桌角，是方鳳的一杯，還沒有動。突然呈入他的眼簾。

他從茶杯想到了衣服，他起身看看衣服，已經半乾。他想方鳳也不是嬌小姐，是可以勤苦做事。看她今日洗衣的態度，也就可見一般。

「照今日的態度看，也並非不可響邇的。那天畫的三角圖，是顯然錯誤的。」想着他去找那三角圖來說，那亂紙堆中一翻。一個金鑲的翠戒指，陡然呈露於眼簾。他心中勃勃地動起來。

「她……怎麼會丟一個戒指在這裏呢？」想着便將戒指仔細的看，那翠戒指上洗出很細的陰文，明明的是一個「鳳」字，這當然是方鳳的無疑。從這一個戒指，增加了墨華無限的愛，她不斷的疑心着，這戒指丟下了無限的深情。

她聯想着方鳳的洗衣大有意思。方鳳說的話更有意思，她承認自己是富商的兒子紳士的姪兒。他又把戀愛應以女子爲主，愛誰就愛誰的話溫一篇。又把「女子的表情是深微奧妙的」一句話，仔細的尋味。他將戒指套在手指上，心頭喜樂，真是說也說不出了。

今晚筵席後的情況便是方鳳的父親回家罵方鳳。錢少爺却並沒有罵。他是從沒有看見過這種女子的人。他自被方鳳的目光釘過了之後，他永遠忘不了她。他以為女子是無意志無能力的人，只要一關起來，她便會循然就範的。方鳳的放蕩，是父教不嚴，有以致之。果然要將她娶來，她自然會伏貼，無法可想的。

錢少爺有一隻畫眉鳥。他從畫眉鳥想出對待方鳳的方法。「畫眉鳥是好的，放於山林，就可惜了。也許脫不了獵人的槍彈。如今將牠關在籠中，有了好的吃，有了好的喝，她也會放聲歌唱，取悅於人的。」

這是畫眉派的御女哲學，是錢少爺的發明。他將這種哲學當晚分段向郝老爺兒子宣傳，郝老爺兒子將他融會貫通一篇，又向郝老爺宣傳。郝老爺究竟年紀大些，到了他的心裏又一變，不知怎樣會轉到墨華頭上來。

郝老爺多年政局的經驗，深知兩個人爭一筆權利，其處置的法，惟有以政治手段，去其一方。則此利可以獨得，而且可以免除後患。他定了這種計劃，便要進行去打探這方鳳現在的伴侶——墨華——是一個什麼人。其實，這件事是錢少爺的，與郝老爺有什麼相干。而郝老爺這樣的忙，也不知是郝老爺，有利可圖，還是郝老

爺政治技癢，不做有些難過！

次日，郝老爺來訪方鳳的父親，一陣談笑中，托出了墨華是一個商人之子，一個大學畢業生，一個方鳳母親的鍾愛者，一個他鄉作客的少年。郝老爺對於去墨華留錢少爺的話，微露了一些意思，方鳳的父親却也表示贊同。

他們繼續着計議，結果是以爲對付青年的方法，不出三個字：氣急羞。

這三個字的確可以打中青年的要害。也不愧郝老爺多年的政治經驗，想的這般完美。青年人經不得羞，受不住氣，担不了急。不過事實理論，本不可混爲一談。環境的變遷，和人心的詭詐，每每錯綜交互，幻出社會上種種的花紋。

郝老爺想的法子，仍是香餌釣魚的一派。他預備請墨華吃一頓話，就在飯中給他一次警告。同時可以將他的巧計施展一番。

不過對於墨華的住址問題，却是很費周折。他們計議的結果，是仍要從方鳳口中套出纔是，然而要想套出方鳳口中的住址，父親對於女兒不能深責昨晚的事，有氣也得先行嚥下去。

這樣一來，方鳳昨晚一肚子虛癢，不但可以雲飛煙散，而且對於父親反可增進一度的要挾。這是郝老爺造成的局面。但是方鳳却不能感謝郝老爺這一分恩情。

她起身便下了樓，那老爺已經回去。她知道父親在客廳裏看報，她却站在中堂，遲遲不敢前進。父親今天也特別靈巧些。他知道女兒在堂前，他却笑微微地捧了一水烟袋在站在客廳的門口。父親的微笑，透進女兒的眼簾。女兒的心情立刻被激動了。她立刻躡入客廳中去。

父親說：「我昨晚回來的時候你已經睡了。你昨晚到底吃了飯沒有？」

女兒說：「我看家裏蛋太多了。我回來吃了蛋。」

「我不是問雞蛋的事。我是問你在菜館中吃了飯沒有。」

「沒有。」

「那麼余墨華呢？」

「他也沒有呀！」

「到底是你請他還是他請你。」

「是我請他。」

父親楞了一會說：「那天太對不起人了，那一天我再補請你們一次罷！」

小姐笑起來了，說：「爸爸，你怎麼今日大方起來呢？」

父親有點難過。半晌沒有作聲。

小姐有些不耐煩，轉身便上了樓。父親一想不對，墨華地址仍沒有問着。他立刻喊住了他的女兒，但是女兒並沒有聽他的話。

這一早，方鳳家裏的事，不過如此。墨華一方面却又不然了。他昨晚做了一大串的夢。一早起身，便去找念茲。他一見念茲，便將昨日的得意的事，通盤倒出來，但只丟下戒指一件事不講。

念茲倒沒有理會墨華說方鳳的一切，却追問西裝少年的消息。

墨華道：「西裝少年的一切，用不着打聽。」

念茲倒很驚異的說：「不知道怎樣調查那封信。」

「無論如何，那信絕不是西裝少年寫的。」

「你怎麼知道不是他寫的。」

「昨天方鳳到那裏去，也會給我一封信看，那信和戊教授的一樣。連措詞和字跡都相同的。」

念茲驚訝道：「都相同的。」

「相同的。」

「又怎見不是他寫的？」

墨華道：「他寫的，怎麼方鳳會拿給我？」

「你能斷定是從西裝少年處拿來給你的麼？」

「雖不能確說，也能預料八九成。」

念茲想了一刻，慢慢的說：「西裝少年總得要想法子將他去掉纔好。」

「去他有什麼意思？」墨華頗不以他的意思爲然。

「你記得我們在羣已居吃飯的時節，西裝少年不是有一句話，戀愛應以女子爲準，男子不必爲女子而競爭的。他：『本事得着方圓，我便不要。得不着我再來試試！』」

念茲臉上有點難看。

他冷冷地的說：「你現在是得意的人了，我不過是提醒你，做不做仍是聽便的。」

墨華看他態度一變，心中倒覺得有些過意不去。他抱着一團高興來告訴念茲一切，至此一直的冷下去。

念茲兀自坐在那裏一聲不響。空氣便轉入靜寂。靜寂中墨華竟回念到念茲的一句話：「兄弟，你不要急，你的景况，我全知道了。我沒有事便罷，如果有事，我一定讓你的。」

他轉了話頭說：「事還不知道怎麼樣，我要談戀愛競爭也不行的。」

他接着笑了一次。

念茲的面色也轉和了。他說：「那末對於那信的事，你也可以處之泰然了。」

墨華說：「調查總還是想調查的。」

「我看你還是要從西裝少年入手。你所說的那封信不是他寫的，完全沒有證明。如今的人，壞的居多。你現在無論如何，總算是他的情敵。你不動他的手，他一定要動你的手。你現在是不承認那兩封信是他寫的，說便真是他寫的。他的居心又是多麼利害！」

他振振說的非常高興。而且有眉飛色舞的表情。真令墨華信以為真。他說：「清敵，總不能將我害死的。」

「那是說不定的。古今為情而殺人的，比比皆是。」

墨華倒是真有點怕。他把找事的一層拋到九霄。儘想着西裝少年要起心謀害他的事。他有點疑心方圓和西裝少年或者勾起來拿他開心。又疑心西裝少年買動了流氓打他一頓。

他想了半天。仍舊回念茲道：「為爭情人而殺人者，固比比皆是，我看我還沒有被殺的資格！」

「你既不相信，那我們就不談罷！」接着他一笑。

「談起來也是有些討厭！」

墨華說：「假使他真的和我反對。我又怎麼辦纔算是好？」

「不談不談！」

念茲反而笑哈哈的站起來了。

墨華更有點急，他說：「爲什麼不談呢？坐下討論討論，也使我長些見識。」

念茲走了兩趟，坐下來說：「你以後還見方鳳不見？」

「來，我總是要見的。」

「見面切不可露一點追問那兩封信的根由。」

「那信的根原，豈不是永遠不明了麼？」

「不然的，你雖不問信的根原，你須先探聽西裝少年對於方鳳戀愛程度如何。探得了他們的戀愛程度，纔再來告你處置之方。好不好！」

墨華點一點頭。

念茲又說道：「事的一方面，我想你現在還是去找已教授一次。聽說他現在要辦一所中學，你去一次，或

着可以給你一個教員做做。」

墨華現在一聽如此，心中又開朗一次，他說：「你怎麼會知道的。」

「我每日在外面走幾次，怎會不知道？」

「那末你自己怎樣？」

念茲笑起來道：「我不是和你說過嗎？有事先儘你做的。好朋友不失信，而且是到底幫忙。」

這一次的會話，使墨華更加感激念茲，他想念茲不但有助於他的戀愛，尤其有助於他事業，友誼如此，亦足以稱道的。他匆匆地去找己授教，卜前途的命運。

方鳳從父親處上了樓心裏便想到西裝少年那裏去。告訴他那封信實在並非墨華的手筆。

他叫娘姨打了臉水來，仔細來化裝一次。當她舉手除戒指，預備洗臉的時節。她發覺了手上的戒指在墨華家中洗衣丟在桌上了。她心中一想，覺得自己太慌忙了一點，怎麼將戒指丟在他的桌上，這戒指下面還有自己的一個名字，丟在那裏成什麼話

這種思想，在方鳳腦中，只不過一縱即逝的浮思。他立刻安慰自己說：「墨華是老實人，他捨着我的戒指，不會不還我的。」

他又繼續着想到昨晚的光景，委實是對不住墨華的。又想想昨晚的酒樓真是一個蒼蠅罩，一羣蒼蠅在裏面互相殘殺，自己不覺笑起來！

他梳洗了一陣子，終於決定了到西裝少年家裏去，一方面寫了一封信，寄給了墨華，信上說：

「墨華先生：

昨日請客，終使先生楊腹而歸。歎仄之懷，匪可以言喻也。昨晚一切，統請鑒原，鳳有苦衷，容當面告。□
包不好吃，果腹則行，衣服乾否念。臨行匆促，遺戒指於桌上，敬乞注意存之，以便走領。即請

刻安

鳳上」

信寫好了，便加上了一個信封，自己帶出去付郵，一面到養生里去尋西裝少年。

西裝少年今日見她又和往日有些不同，也不知道是受了表兄嫂的暗示，還是他的愛情受了磨折。

方鳳一見他，便和他說了那封信的事。西裝少年說：「今天我很誠意問密斯方一句話，便是密斯方對於余墨華，這個人究竟處一種什麼態度？」

方鳳這個人是本來性情驕傲的，她一聽這句話險就紅下來了。說：「你這個話是什麼意思？」

西裝少年微微地笑了一次說：「並沒有什麼！我以你這句話，定我的進行方針。」

「什麼進行方針？」

「那我是不能告你的。」

「那末我先告訴你！」方鳳的氣已略略的平了。她又接着說：「你這個人就顯透着笨了。你記得我和你在翠己居說過，我把他當作蒼蠅之聲罷了。你怎麼不記得？還要來問。」

西裝少年說：「這樣說，你對於他……」他說不下去。

方鳳哈哈的一笑說：「你這個人真不是好人。」

說着話她跳起身來奪門而去。西裝少年確留下了滿腹的狐疑。

方鳳出了門並沒有到墨華那個地方去，到底到什麼地方去，不用說是段小姐的家中了。

方鳳走到段小姐門口打門，遙看西裝少年在自己門口看着。她回眸望他一笑，段小姐的大門已經開了。這開門的人是個娘姨，娘姨看見方鳳，堆下滿臉的笑說：「小姐！你今天來的不巧，她們一道出去吃飯看電影去了。早晨還念着你，你也沒有來。」說着笑着又接下去：「小姐！你坐一會罷！我指你看電影的報。你識得字，你可以看那一家戲院，找他們去。」

方鳳本來是要走的，聽她這一番話，倒也想去看看電影。她隨着娘姨所指的報看，乃是一家並不出名的戲院，戲也不見得怎麼樣，她疑心她們不會到這一家的。但是和娘姨也辯不出青紅皂白，他轉身走出去。

方鳳出了大門，就預備回去。不圖西裝少年站在自己的門口等着她。她知道有話說的。迎上前去，他遞過來一封信：

方鳳接了信，心中詫異得很，她很急促的抽出來看：

「前函想已仔細看過，先生或將一笑置之。今再舉一事以告。前囑方鳳約先生於翠已居，鳳託言墨華為

蠅，用探先生之意，而先生竟出戀愛宜視女子之意爲斷。方鳳究係真愛先生否，願先生自思之。余既聞先生之快語，隨即高聲一呼『我現在明白一切了。』此即我明白先生意旨，而自鳴得意者也……

方鳳看到此地，心中已是怒不可遏。她很緊的說：『這決不是余墨華寫的。不知是誰在害人！』

西裝少年不覺冷笑一聲道：『不是他寫的！他也沒有叫你約我到羣已居，我們也沒有聽見隔壁有人說『我現在明白一切！』』

方鳳的臉更加紅了。她十分的氣說：

『墨華還在此地，我們可以一道去問！』

說着她便奔去敲一百卅八號的後門。門雖然是開了，墨華却在已教授家裏。

方鳳找不着墨華，她覺得無以證明。她心裏更是着急，鄰家的小兒，差不多全跑來望着他們，使她難堪之至。

在理，方鳳也可以絕裾而去，不過她不肯。她覺得戀愛不戀愛，倒不算一回事，自己和人家受冤枉，焉得不辨明！

她有心將昨天和墨華看信的一切，詳細的告訴他以解他的疑團，苦於尋不着適當的地點。她不願再入西裝少年的門。

墨華的二房東們仍舊站在門口望着他們。她以為西裝少年也是墨華的同學。她接着說：「他不在家吃午飯，這時候午飯也吃過了。不知是不是去看電影。」

「左近有電影院嗎？」方鳳忍不住問她。

「有的。」

方鳳向西裝少年說：「我也無心請你看電影，不過我要介紹你見墨華的心太切了。你如肯，就和我一道去到那裏尋尋看，遇着就更好，不遇，我還有話和你說。」

西裝少年現在倒是無可無不可的，不過他倒很想看看墨華是個什麼人。他也無心去拿帽子。隨招呼娘，關了門。

他倆沒有多說，已經快到戲院門口。西裝少年只隨便東望西望的。方鳳的目光反是十分銳利去找墨華。不圖遇見了戊教授。

戊教授的眼睛也和方鳳一般的銳利。他老遠就看見方鳳，露出滿面的笑容。

見了面之後，三人便愈走愈近，已經到影戲院的買票處，戊教授急急地買下了三張票。

方鳳也趕緊地替他二人介紹了一番。西裝少年現在倒很有些情急。他並不是因為戊教授買了票，乃是懊悔自己沒有戴一頂帽子。

票子雖然買了，門還沒有開，三人都站在屋角閒談。

戊教授向方鳳說：「墨華沒有來嗎？」

方鳳雖然是來尋墨華的，她却十分怕聽戊教授提出墨華，她懶懶地口中哼了一聲。西裝少年心中却加了一點壞的印象。但是戊教授却不肯放鬆。他接着說：「墨華這個人真糊塗極了。他寫一封信給我，證明他與你的三重關係。還說了一些他要和你成爲同伴的事。這到底成什麼意思……」

戊教授說時很奮激的。方鳳真有說不出的難過。西裝少年的怒氣，却漸漸生出來。

這時候電影院第二重出入口的門已經開了，三個人便一同進去。他們的坐位，是戊教授第一西裝少年

第二，方鳳第三。

方鳳滿料着戊教授入座之後，自己不和他提，他也未見得再說下去，因爲自己旁邊還有一個男友——西裝少年。殊不知大謬不然。戊教授入座之後並不因拘於西裝少年的面，他逕行向方鳳說：「墨華所說的那三重關係，或者你已經知道，不過我却毫不介意，我雖然不知你和他所說的話，但我對於你，自信天日可表。所以我對他是毫不介意的。」方鳳沒有理他，也不知道怎樣理他。

戊教授仍不肯放鬆，他接着說：「就事論事，也是青年求愛應有的態度。無論他對我是怎樣的不合理，對於你一方面，他總是好的。至於他對於我的誤解，只須你能够明白。我更無申明之必要。」

這一番話說的方鳳氣極了。她說：「我想一個人的人格尊嚴，總應該保守的。不管是先生是學生，是博士是學士，是一切的人。」

西裝少年也笑起來說：「保守尊嚴，是在態度清白，言行相應。」

戊教授趕緊接上一句說：「這句話是不錯的。」

他們兩人這樣一句句的說，方鳳更是忍耐不住，她恐怕他們要越說越壞。她很驕傲的站起來，也不打他們的招呼，就出去了。

這樣一來，反給戊教授一個機會和西裝少年說話。

方鳳的走是很突然的，西裝少年並不以為她是出了門，却以為她入了廁所。終使戊教授宣傳了一番他和墨華的關係，方鳳的關係，以及方鳳對於他的愛。

西裝少年久候她不來，知道她是出了門。他坐在那裏，真是如坐針氈，任憑戊教授怎樣用心說話，他也聽不出了。

這一幕的結尾，是給予西裝少年一個印象。這印象是說方鳳是一個用情極濫的人。用情極濫的人不堪作主婦的。不過他想到墨華的心，比較以前格外來得切。

墨華今天是到已教授那裏去的，我們全知道。他要尋求一線光明，請已教授替他介紹一件事。

他從念茲家中出了門，心中覺得非常的快樂，他既夢想着方鳳的一片甜蜜，又感激着念茲的一片深情。他想走着，額汗點點的出來，他掏出一方手帕來揩拭。

當他用手入袋掏取手帕的時節，他覺得有一個東西觸入他的手，那便是方鳳的一隻戒指。他想昨夜也太不經心了，怎麼將戒指除下放在口袋中呢，幸虧沒有脫落！他拿出戒指看看，順便套在手上，又仔細看看，不覺笑出來。他得很得意的向前走，不覺到了電車停處，他跳上電車，無意遇着嚴譯名。

譯名看見他喜的跳起來。說：「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你還在上海嗎？」

「不，我回去的，回去了又來，預備在上海找事。」

「那末，你的事已經弄好了麼？」

「沒有！」

「也有好些時了，一向就擱在甚麼地方？」

「自己租了人家一個亭子間在義生里。」

「現在你到什麼地方去？」

「到已教授那裏去託他找事。」

「我現在回家吃飯。」譯名將表取出來一看。

「還沒有十二點啦！到舍間去用飯罷！」

「不餓！」

「何妨吃一點。」

說着話便替墨華購了票。

墨華進了他家的門。還沒有到吃飯的時刻。譯名和他在客堂中閑談。

「你怎麼會找了已教授，是不是因為他要辦學校？」

「是的！」

「聽誰說的？」

「念茲」

「念茲他現在忙得很啦」

「是不是爲己教授忙？」

「那裏爲己教授，他全爲的是戊教授」

「戊教授也開學校嗎？」

「戊教授這種人，也是開學校的人嗎，他現在醉心於戀愛」

墨華倒很有點疑。

兩人就停了一會兒。譯名忽然失聲道：「呀！墨華你幾時訂了婚呢？」

「沒有呀！」墨華很覺詫異的。

譯名說：「你未訂婚，怎麼會加上了約指？」

墨華的臉，不覺大紅起來。他不好說，也不知怎樣說。

譯名道：「你給我看看罷！」

墨華沒有法，將戒指遞給他。他仔細看了一刻，說：「這鳳字是不是方鳳？」

墨華點點頭。

譯名不覺驚訝起來。

「這就奇了！方鳳的戒指在你處。戊教授反而和她戀愛，那不是空談戀愛麼？」

墨華真難說出什麼話。

譯名接着說：「戊教授倒可以空談，念茲是不能空談的。」

念茲也是驚奇的了不得。

「念茲怎樣不能空談呢？」

「念茲本來做的就是空事。戊教授戀愛難成，他願在戊教授面前，一剷犬馬之勞。」

「那麼戊教授戀愛的是方鳳？」

「是方鳳。」

「既愛方鳳，他便進行好了，又何求助於念茲。」

「因為方鳳之心為幾個人所動搖，勢必先去掉和方鳳接近的人，使方鳳心有所歸，他可以動手。念茲所

做的事，便是驅除這些障礙。」

墨華聽到此地，臉上變了色。

「你也是方鳳的愛者，你也要受念茲之愛的。你須要加意防範纔行。」

墨華不禁失聲道：「我還以為念茲是好人，我的一切全都告訴他了。」

譯名說：「他一定要動你的手的，你須加意防範些。」

「那末，他教我到已教授那裏去，事體也是不成的了。」

譯名笑道：「恐怕有些靠不住，我們何妨吃過飯，一路去看看呢？」

說着話，午飯已開到桌上。墨華便入了座。

這一餐飯，是三個人共食的，一是嚴譯名，一是他的父親，一是墨華。

嚴譯名的父親是一個商人，可是現在並不做生意。他的深沉經驗，似乎都從眼中透出來。

他向墨華說：「現在貴校的教授，要辦學校了。前幾天他派人來找我小兒去合作。我就很疑心小兒那裏有開辦學校的經驗。不過是教授的好意，我也不便阻他。那知他去開了一次會回來，向我說，開辦學校，第一件事是要捐錢。他們看中了我可以在商界弄幾個錢，所以方請小兒加入的。」

墨華也無話可回，他只連答應着幾個是字。

「叫小兒加入捐錢，還算在正道上，要是因為他捐了錢，就給他一個重要位置，那便糟了。因為他只有一個肯出力的父親，他自己却沒有辦事的才能！因為父親捐了錢，就給他那個無用的兒子一份重要的事。表面上看，似乎是幫答了他一片苦心，實際上就是弄壞了社會上的事業。假設這個學校是有五個人熱心捐錢，這五個人的兒子都在這個機關佔重要的位置，那末這個學校便整個的糟了。」

「我這個人向來是抱着才能主義。好比他們能够知道我可以幫助他們的經濟。我有這個能力，就替他

們做這件事我兒子沒有辦事能力他們便不應該他擔任重要事務我自己辦一件事也是以才能為標準我不願什麼任用親舊不任用親舊只願我親舊到底有沒有才能！」

嚴華聽了這番話覺得這位先生頭腦倒是很新鮮的他說：「學校就是增加我們才能的地方如今我們沒有才能學校應該負責任範圍說小一點教授應該負責任。」

「你這句話是不錯的。不過才能是個個人都有的教授們不能因材施教固然是他們的缺點。不過也須原諒他們。他們也是被誤認而請來的。他們到你們的大學裏也正和教授請小兒去合作是一樣。自己也知道能力薄弱不能勝任，但是已被認為教授，沒有方法想了。」

停了一刻，老先生又加了幾句。「本領也可以自己學習的，你們每年所讀的書，也很有限，充其量，也不過排滿一桌面子，試問這一桌面子書，即便完全讀透，又够什麼用。我常想學校之所以招許多學生讀許多教授的理由，就是教學生看看社會上人是具有各式各類的，什麼人是什麼樣子，進退應對應該是個什麼樣子。都讓學生自由的學習，預備將來走入社會應用的。你們看我的話錯不錯？」

嚴華說：「對是對的，不過我們曉得的太遲了。在學校中却完全沒有學到。」

老先生聽了，一笑，說：「古語說得好。一生向學，還有三件學不着。」說着話飯已吃完了。預備下席了。

這吃飯之後的事，不用說是到已教授家中去。今天已教授却不在編講義，而在抽烟讀報。

己教授見譯名來，便說道：

「老太爺捐錢的事，想必慨然允諾。」

說着便取了一枝烟送到譯名的手中。一面請他們入座一面便叫人倒茶。

譯名說：「家父對於捐錢的事，已經答應。對於我在這所學校中擔任職務，不大讚同，他說重要職務，應該另選賢能。」

己教授笑起來：「那是老先生太客氣了。像你這樣的人，老實說，同學裏面是很難找的。我少年在學校中久已注意到你的成績。再老實說。我們這次找你，一半因想仰仗老先生一臂之助，一半也想給你一個機會，讓你一展大才。」

譯名笑起來，「己先生，說成績真令我慚愧，我的成績不如墨華。」

己教授有點急，趕緊說：「成績固不能以讀書爲斷的。墨華讀書固然好，他辦事不見得比你強，而且這種事，非你不行。墨華在計劃方面不行，應付方面，又十分的欠缺，你知道讀書和辦事，完全是兩道。」

譯名說：「家父很賞識墨華的，他今天特地叫我帶他來，在己先生前舉薦他替代我。家父說的很切實，他說他本應自家來的。因爲向來未拜訪過，而且有點瑣事！」

己教授一聽，不覺楞了一刻，隨即轉出一番笑顏。「老先生更是過於客氣了，等這邊事情稍須弄的妥貼，

我們自當登門求教。老先生是我們這所學校的校董，也就是我們的校母，一切還要請他老人家指教。至於墨華兄的這件事，老先生既有此意，我們無不設法容納，不過要開會討論一次。實際所謂開會，也不過是一種手續而已。」

說着話，他又遞一枝烟與墨華，墨華連說：「不會吃！不會吃！」

已教授又捱下滿臉的笑，說：「不會吃，何妨吃一枝玩玩，不必拘束，我們此後便是同事了。」

墨華沒有法，只好接了他一枝烟。

大家靜坐了一刻。譯名說：「已先生，墨華現在真是鴻運當道的人了。他的戀愛成功，事業也成功了。」

已教授吃了一驚，說：「墨華兄是幾時訂婚的，竟不告訴我，何吝此一杯喜酒！」

墨華臉也紅下來了，他啞嘴道：「沒有這件事，全是他的狂話！」

譯名陡地將墨華的手一舉，說：「沒有，那裏來的戒指呀！」

已教授的眼中發出很銳利的光線，他明見着戒指上的那個「鳳」字，他不覺失聲叫道：「是……是方鳳，方小姐嗎？」

他一面說臉上微微地透了一些紅暈，隨即恢復了原狀，說：「那真是恭喜了！」

墨華趕緊說：「實在沒有這件事，這戒指是她無意丟下的。」

已教授復笑起來說：「有沒有都不關緊要，墨華兄也決不會吝此一杯酒，這不過是早遲的問題罷了。」

譯名向墨華使了一個眼色。他站起來告辭。墨華也跟着站起來。已教授送他們出了大門之外。

他們並肩走了一程，忽然已教授喊譯名回頭，墨華因為只喊一個人，也未便跟着他去。只遠遠地聽他兩人唧唧噥噥的好一會兒。

廿四

他們並肩的走，仍舊是走到譯名家中去。墨華本不要去的。因為譯名答應告訴他。教授和他唧唧噥噥說些什麼話。

譯名未說話，就笑起來。笑過了就說：「我們今天是完全得勝了。你知道他和我說了些什麼話？他說：戊教授是愛方鳳的，如今墨華和她訂了婚，他當然和墨華反對的。戊教授本來在此佔重要位置的，墨華假若也在這個學校佔重要位置，兩人豈不要生衝突嗎？我看還是你來罷！一切的事有我，沒有做不來的。你看這不是和盛託出來了麼？」

墨華聽了這一番話，真覺得人心真是可怕的。他想：剛纔的一刹那的變態，真是有趣。因為捐錢，便有高位，就有教授遞香烟，話也說的格外切實響亮些。已教授本來說自己無能，後來聽見譯名說他父親意旨，馬上就墨華兄也說出來了，香煙也遞過來了，「同事」也說出來了。到後來的結果又和譯名說出戊教授。人心的變幻，真是不可捉摸而且可怕。

想到此處，他不禁對譯名說：「今天要不是和你一塊去，準是一番沒趣。」

譯名說「以前你去過的嗎？」

「去過兩次了！」

「他怎樣？」

「他糊天糊地說一些四邊不靠牆的話。」

「那我們今天痛快極了！」

譯名大笑了一陣。又接着說：「我說是我父親叫你代替我的位置，你心中有些疑惑罷！」

「豈但疑惑，還有點怕。」

「他居然答應，你喜歡不喜歡？」

「那裏喜歡，只是更害怕。」

「臨行時他又將我叫回去，仍舊請我幹，一切便又恢復了原狀。如今你幹，是我父親的意思。我幹，又是順從他的意思。真是八面玲瓏無懈可擊，豈不甚妙？」

「真是妙的。」

「真妙還不在此，真妙的是他在耳邊將戊教授和你吃醋的話，全盤說出來！」

他哈哈地又笑了一陣子。而墨華不禁嘆了一口氣。

譯名說：「你嘆氣做什麼？難道今天的事，還不愜意於心麼？」

墨華說：「嘆的不是今天的事，乃是我自己的際遇。我初到上海來是找事，不圖又有什麼戀愛，如今戀愛也沒有什麼談了。反而弄出許多仇敵來。到底算了一回什麼事！」

譯名說：「說仇敵額多不過是一個戊教授。」

「還有念茲。」

「對！還有念茲。」

「念茲之外，還有一個人。」

「誰呢？」

「一個穿西裝的少年。」

「這個人又是誰？」

「也是愛方鳳的一個呀！」

「這種仇敵怕什麼？」

墨華道：「倒不可以輕視呢？我曾經向念茲說，情敵總不能將我害死的。他說：那是說不定的，古今為情而殺人者，比比皆是。你想這是我仇人說的，豈不可怕？」

聞名倒也驚訝起來。「這話真是他說的麼？」

「怎麼不是，我替他捏造一句，於我何益！」

「這倒是要研究研究的，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來研究一次。」

說着話他便拿出一張紙和一枝鉛筆，凝想了一刻，便說道：「中間最所注意的當然是念茲。你說點我聽。墨華說：「我想我並沒有得罪念茲之處，他恨我未必真的恨，充其量，也不過將我的一切告訴戊教授而已。畢業的時候，念茲一逕對於我很好的。我可以舉幾個例子，說給你一聽：畢業的時候，他主張去探聽方鳳對我的意見，同時他以爲方鳳家庭和我的家庭勢均力敵，可以配得過。請教授宴會那天回來之後，是他先向我說，戊教授怎麼也愛方鳳。後來我說戊教授未必得勝利，後來又說，我以爲講戀愛的人，最忌對方有情敵，女人可以犧牲，一口氣是不能不爭的，又說，教授也沒有關係，情感眼中是沒有一切的，只有勇往直前驅除障礙。後來你便來了，我們也沒有再說什麼。你去了之後，他說，墨華，你講戀愛講的太遲了。講戀愛的時候，應該是大學三年級。」

「後來怎樣呢？」

墨華說：「後來他叫我到己教授那裏去，我去了之後回來恰巧在路上碰見他，他約我到翠已居吃飯。飯的時候，無意碰着了方鳳和一個西裝少年。不過方鳳沒有看見我們。我們先來的，他們後來，坐在我們隔壁

的房間。我和念茲仔細聽他們說話。方鳳說她將我和戊教授當作蒼蠅。那西裝少年都說女子愛誰，就是誰，男子不應以女子而競爭。我聽了這句話，心中不禁痛快之至，不覺大叫一聽說：『我現在白一切了，』後來他們便去了，我們也去了。」

譯名說：「自此之後，你便回了家。」

墨華說：「對的，不過回家之前，我還伴着他去測一個字，問他的職業。他寫了「念茲」兩個字。測字先生說：「念茲在茲」第一個「茲」是指職業而言。第二個「茲」是指我，那便是說，他的事業，要應在我的身上。」

「回家之前的事全完了。」

「全完了，當然只限於和念茲在一起的。」

「測字的一段，倒是妙的很。」譯名一面說一面在不停的寫。

墨華注意的一看，只見他剛才說的節略，全披露在紙上。

☆

☆

☆

☆

兩方家庭，勢均力敵，可以進行。

戊教授怎麼也愛方鳳。

戊教授未見得勝利。

☆

☆

☆

☆

我以為講戀愛的人，最忌對方有情敵，女人可以犧牲，一口氣不可以犧牲。教授也沒有關係，情感眼中是沒有一切的，只有勇往直前驅除障礙。

☆

☆

☆

☆

論戀愛應該是大學三年級。

☆

☆

☆

☆

翠已居的一切，只不過增加念茲心中對於方鳳的資料。

測字一節，完全與本題無關。

☆

☆

☆

☆

譯名放下了筆，遞給墨華看一遍。接着說：「你看錯不錯？」

「不錯，怎麼樣呢？」

「不錯，我便解釋你聽，不過全憑憶想，却不一定是對的，我寫下來的，一共是四部分。第四部分，是沒有討論的，所以實際上只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行是他承認你有和方鳳定婚之可能。第三行和第三行是說戊教授怎樣會愛方鳳，滿含驚訝的意思。第三行嘆戊教授的難成。

第二部分最可疑，我想他不是替你出主意。他是在表現他自己的個性。那就是說，假若他是你，他要照那兩句話行。假若他是戊教授，他也要照那兩句話行。第三部分完全是嘆息。也是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是假若你是大學三年級就愛方鳳，你已經成功，不勞戊教授和你競爭。第二層是你也不會赴那教授宴會，你也不會知道戊教授和方鳳戀愛，就是你不成功，也找不着你的仇敵。

綜合起來看，恐怕念茲是早就向戊教授找事。他和戊教授當然過從的很密切，但不知道戊教授愛方鳳。所以以前和你說的話，並沒有什麼用意。後來戊教授醉了，說出了愛方鳳的話。他這一面見你的婚事有成功的盼望，深替戊教授惋惜。一面聽戊教授口中的話，深替戊教授擔憂。他只好抱怨你戀愛講得太遲。他這個人總是一個可怕的人，從第二部分話中可以看出來，同時他又和你說過：「古今爲情而殺人者，比比皆是。」所以他若是居心向着你，戊教授是危險，居心向戊教授，你便是危險的。從事實上推測，恐怕他是向着戊教授。因爲你是他的畢業後的同學，感情愈來愈淡。戊教授是他的功名事業提攜者，當然要向着他了。」

區華聽了這一番話，簡直口呆目瞪。更無法駁他一句。他只覺得他一番話比測字先生拆字落外的还好。他愣了半天說：「念茲自然向着戊教授，怎麼向着我呢？」

「在你回家之前的對於念茲的推測，只能如此。你回滬之後的情形，再說出來推測一次，便更可以斷定他的居心如何了。」

譯名說着又拿了一張紙。

墨華說：「我來到上海的時候，便住在義生里，義生里便是那西裝少年住的地方，是我們在羣已居聽見的。所以我也知道，念茲也知道。我找過念茲，念茲知道我說義生里，便說我在注意西裝少年。」

譯名說：「對呀！還有一個西裝少年。這個西裝少年給念茲知道了以後。與你頗有益處。假若只有你一個，念茲便更容易討好。如今有了西裝少年，他便難了，對付了你，還有一個。他一定要在你面前打探西裝少年的一切。」

墨華說：「你預料的一點也不錯。他見了我，就叫我到已教授那裏去，一刻兒功夫，已教授也來了。來的時候放了一副臉色，沒有說幾句話，就叫到他家裏去，我到他家裏之後，他便給我一封信看。這封信後面的署名是我。信中敘述我與方鳳共有三重關係，一是同鄉，二是鄰居，三是我被方鳳母親所愛，末了說我和方鳳有成同伴之可能，教他不能從中作梗。」

譯名說：「這幾重關係有誰知道。」

墨華想了一刻，說：「沒有誰知道，除非在畢業之前，和念茲閒談過，如今也記不清楚。」

「那定然是念茲和戊教授串做的把戲無疑。」

「他做這一套把戲，與他無益呀！」

譯名想了一刻，笑道：「這倒是一個問題，是與他無益與你無損的一着。不過這是一件重要的事，不會無益的。」他又想了一刻說道：「我想這信至少有兩層意思，戊教授想探聽這三件事是不是真確。又要使你疑心這封信是西裝少年寫的。因為這封信一定出於和方鳳有愛情者之手。如今戊教授是受信人，你不會疑心是他自己寫的。你是當然沒有寫。愛方鳳者只三人，不是你，不是他，當然是西裝少年了。不過戊教授如果用這一着。他一定要問你和方鳳的關係真確不真確。他問了沒有？」

「問的！」

「他一定還要叫你打探這冒名寫信的人。」

「不錯，一點也不錯。」

「那末，你到底打探了沒有？」

「我是想打探，苦於沒有路，後來有一晚念茲從我家裏出門，忽然又打門進來向我說，他看見了西裝少年和方鳳，又喊我出去看，我們於是知道西裝少年的住址，他當晚就叫我打探。我因為專業還沒有頭緒，錢又不多，沒有那些閒空，便對他說，沒有專業，不談戀愛。我也不要打探了。」

譯名笑道：「好極了，你竟不中他的計。他怎麼辦？」

「他在我肩頭一拍。說兄弟不要急，我得事總讓你，好朋友不失信，並且幫忙寫到底！你安心打探西裝少年的一切罷！」

譯名說：「你看，他的居心，他的手段，還有話說麼？」

他將桌上的一張白紙扯了，嘴裏說：「寫什麼，用不着寫，他做的事，和我們看指紋一般的明瞭！」

墨華聽到此處，回想上一次念茲所說的話，真是滿心的怒氣。尤其可惡的是「你以後還見不見方鳳見面切不可追問那兩封信。」

他想自己以一片誠心當念茲是一個好友，結果他竟然若是他忍不住這一開口，用手在桌上一鎚說：

「我這個人真是該死了，我的眼睛做什麼的。怎麼這樣的不識人呢？」

譯名說：「現在你懊悔以前的一切也沒有用的。還是要想法子來應付。」

墨華沒有響，呆呆的坐在那裏，覺得手指有些難過，低頭一看，原來方鳳那隻戒指，圈口已經鎚扁了，那塊翠倒有些搖晃。他的怒氣登時消滅，心中反有些懼怕。

他不由的用手摸戒指，譯名也看出來，他說：「一怒而碎戒指，便太對不起方鳳了。你這個戒指，到底是不是訂婚紀念？」

「那裏是訂婚紀念，是她昨日到我那裏看我在洗衣服，她除下戒指替我洗，就丟在我那裏了。」他說着便將戒指除下放在衣袋裏。

譯名說：「那她是故意丟的。」

「我想決不是的。」

「那她還是要來討的。」

「恐怕！」

「今天你一天在外邊，她是找不着你了。」

畢華想想自己出來這些時竟沒有回去，他便立起告辭。

廿五

墨華從譯名家中出來之後，心中兀自的思念着念茲，仍舊要他告訴他方鳳對於他的情景，那是萬不能和他說實話的。念茲自己無論如何是得不到西裝少年的消息，除非由他從方鳳處得來。他從方鳳口中得來消息去告訴他，讓他在戊教授討好，對他做不利的事，叫他也不能那末傻！

他想着便跳上洋車。心中便又想起方鳳給他看的一封信，信中措辭竟和戊教授一樣，不是念茲弄的玄虛，又是誰？

他忽然覺悟方鳳的那封信，定然是從西裝少年那裏拿來的。西裝少年定然疑心他是那個寫信的人，我和他是同在一條巷裏的人，假設他要知道我的住址，買兩個人打我一頓，那便糟了。

他一定能知道的，我能打聽他的一切，他難道不會打聽我。戊教授是我的仇人，念茲又是我的仇人。如今又加一個西裝少年，那真了不得。

想着車已拉到了巷口，他急忙付了車錢，下了車。那恐懼之心，他四面的望着，好像西裝少年故意在巷中指揮着人找他來給他一頓打。他慌慌忙忙的走到後門口，猛抬頭，就看見那西裝少年立在門口眼睜睜的

望着他。他心中立刻慌忙之至。他急急地從袋中抓出鑰匙來開門，恨不得趕緊走進去。

他三步兩步跨上了樓。在房中喘息一會子。心中想起了戒指，他恐怕那塊翠脫落下來。他用手到衣袋中去摸，只有一串鑰匙帶一方手帕。

他立刻臉上變了色。料着這戒指定然是在門口於是趕忙開門去尋，那裏見着戒指的蹤影。西裝少年也走進去了。自己明知是拿鑰匙時掉下的，但是現在那裏有補救之方！

他噙然若喪的關了門，二房東笑嘻嘻地遞給他一封信。正是方鳳寄給他的一封。裏面招呼他保存那戒指。

這封信裏的什麼「歉仄」，「原諒」，「苦衷」，「麵包」，「衣服」，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只有那「臨行匆促，遺戒指於桌上，敬乞注意存之，以便走領。」幾個字在腦中刻下了深痕？

他拿着信，儘管在椅上坐着發呆，天色已漸漸的暗下來，晚飯也不想吃。四面蚊子嗡嗡的叫，他也不覺得煩惱了。

☆

☆

☆

☆

方鳳從影戲院出來，揣藏着一腔憤懣，一肚子的忿怒。她一受刺激於西裝少年，便走出來去找段小姐，再去找墨華，一個人也沒有見，更是一肚子氣。她滿料着和西裝少年到電影院去找墨華，總可以大白一次，那知

遇着了戊教授，再加一番刺激，她那樣心高氣傲，焉能經此。她一直回家，伏在牀上便痛哭了一頓。哭了半天，也未見母親來安慰過她。奶娘也沒有看見，小寶也沒有看見。

這是方鳳很難過的一刻，她難過的不單是刺激，尤其是得不着安慰。人到難過的時候，當然是恨不得放聲大哭。大哭之後是什麼當然又是一片溫潤的慰語。人從小就在母懷中訓練出這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到老也不會消滅。

安慰時候的言語，最有能力的自然是慈母和愛人，親愛和性愛，本是不斷的在人們心中燃燒着。只須加一點油膏，便可以立刻蓬勃起來，一切惡魔，便不可響邇了。

如今方鳳哭的一幕已經做過，接着第二場便是安慰，慈親的安慰，得不着。便想到了異性朋友，戊教授非其人，西裝少年已經是精神上受了傷。所以方鳳可走的路，只有墨華。而況還有洗衣服，贈麵包，丟戒指的事。

她不等吃晚飯，便又擦了臉，塗脂抹粉的弄了一陣，坐車去找墨華。

她到了養生里，打開了後門，便問了一聲二房東：「亭子間先生在家麼？」

二房東微笑着點頭。方鳳便一直奔到樓上去。衝進了亭子間。

墨華房中的電燈沒有開，正是他仍拿着那封信發呆的時節。方鳳上樓的一陣脚步声，他沒有聽見。方鳳走進了亭子間，一眼便看見了墨華正讀自己的一封信，她輕輕舉手一搶，把墨華嚇了一跳。

方鳳一回頭就將電燈開了。墨華很呆的向她一望。

方鳳說：「望什麼，燈開早了嗎？早在樓底下和二房東說好了的。來客應該開電燈的！」

她說着話放出很輕巧的一笑。

墨華的靈魂似乎得了一帖奮興劑，但不如往常活潑。

方鳳一屁股坐到牀上。手中仍拿着那封信，笑說：「看什麼信，把戒指拿來罷！」

墨華的靈魂剛纔有點生機，被她這樣一問，又不知飛到何處去了。他覺得這戒指一事，無論如何，不能向她說，就是說也不能相信，丟去一個戒指，本不算什麼，不過這個戒指是有她名字刻在上面。假設他父母追究起來，怎麼說呢？這戒指不能不還，實際上還不出，還被人家疑心他人格卑污，隱匿約指，意在竊騙。墨華名姓就此沾污了。

這戒指何以會失去，當然是因為那西裝少年。他之所以生恐懼之心，無非是因為念茲的一切卑劣手段造成的。以往的種種，全透出自己的愚笨。說既說不出口，報復不能報復，想起來只是一片痛恨。這一片痛恨，是吐不出來。所以都化作淚滴，滴在胸前。他一句話也說不出。方鳳倒噤了一跳。她不能說不要戒指，又無法討回。她猜不透墨華什麼意思。暗想着別是不肯還我戒指！

她心裏如此想，她不好硬逼下去。她無意的看着，看見桌上的一個陳麵包。她只好搭訕着說：「麵包還沒

有吃！你難道昨天沒有吃晚飯？」

墨華道：「沒有！」

方鳳道：「那末今天呢？」

墨華道：「也沒有！」

「那末你是『謝絕烟火食了！』」

「身體上是沒有謝絕，靈魂上早就謝絕了。」

方鳳道：「我今天還沒有吃呢？」她說着便拿了那個麵包，便又向墨華說：「還沒有壞，我們都吃一點。」說着他便撕一塊給墨華，墨華只得接受着塞在嘴裏。他的精神似乎振作些。眼淚也沒有了。

我們須知道這是在乾嚼麵包，有難民風味的。這件事在墨華或者不覺得怎樣，方鳳有點嚼不來。她忍不住的說：「你去弄點開水來罷！乾麵包嚼着，使人難受。不然我自己去了，我實在怕遇着對面的那個人。」

墨華想：也不錯，不能說沒有茶喝，他無奈的提着壺下樓。

方鳳說：「對呀！沒有錢買汽水，茶總得喝一杯。」

墨華匆匆的去了。方鳳看了他去了之後，便來檢查他桌上的書，無意中却看見了那張三角圖。她細細一看，見一邊寫個戊教授，一邊寫着西裝少年，一邊寫着自己，中間寫了方鳳。她不覺笑起來。一面提起筆來，在戊

教授下面添了「更可惡」三字，西裝西裝少面添了「可惡」兩個字，墨華下面添了「也有一點可惡」又在邊上寫了四個字叫「一羣蒼蠅」。

寫到此處，樓梯上一陣足音，她知道墨華回來了。便隨手取了兩本書壓在上面，便站起拿杯子。

墨華這一壺水提來，心中已經平了許多，他想假設方鳳要迫求戒指，我只說不給她。不說丟去，較爲穩妥。他兩人亂吃了一陣，墨華已經恢復了原狀。他注意的看了方鳳一眼，覺得她真是美，眉梢角，無處不透出天真活潑的意態。好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光彩，從方鳳眼中流出來，籠罩了全身！

方鳳也似乎知道墨華在注意她。她微微地一笑說：「戒指呢？」

墨華的臉一紅說：「再多保存幾日罷，行不行？」

方鳳不覺微有點變態。「你這個人真不是好人，難道想騙去我的戒指不成嗎？我的戒指，現在只有兩條路處置他。一是你立刻還我。一是我親自套在你手指上，也就永遠不向你要還了。」墨華心中勃勃的跳，但是一句話也不敢說。

方鳳此時心中倒真有點疑。她預料着這句話一說，墨華定然拿出來，請她替他戴在手指上，自己便可取之，一笑了絕。

何以他竟不取出呢？

方鳳當然是仍不肯放鬆的，她說：「你到底還不還了。」

墨華臉又紅起來了，慢慢的說：「我實在還無可還。」

方鳳的臉放下來了，說：「你不還，我總有方法對付你。」

墨華站起來，向她笑說：「什麼方法呢？」

方鳳真怒了，「什麼方法！我今晚就去登報，說我在養生里巷中，被人搶去戒指一只，人贖並獲者，翻洋四十元。自首者一百元。」說着話恨恨的跑下樓去。墨華要留也留不住了。

廿六

方鳳這幾句話，以爲是很侮辱墨華。當時墨華並不以爲侮辱。因爲方鳳這一席話，正是墨華心裏的話。他真想大鬧並獲，更想竊者自首。

墨華當晚上牀之後，心中一刻也不寧息。腦中像走馬燈似的，一時想到方鳳，一時想到西裝少年，一時想到譯名的父親，一時又想到已教授。就這樣迷迷糊糊地入了夢。他夢中覺得戒指從窗子飛到懷裏，方鳳在房裏站着不動。自己很不高興的向她說：「你要戒指，戒指拿過去。」墨華不是騙戒指的人，墨華縱能得你一個戒指，也忘不了你的心。與墨華又有何益？」

方鳳說：「我並不是一定要找還戒指，一個戒指，是一件怎樣小的事。」

她說着笑着，笑的十分柔媚。「既然在你處，又何妨戴在指上呢？」

自己聽了這番話，心中的怒氣，似乎仍未平息，說：「處置這戒指，只有兩條路，一是你自己給我戴在我的手指上，一是你自替你自己戴在手指上。」

方鳳笑說：「將就些罷，余先生！」

她說時那戒指一飛，就飛到他的指上來。

方鳳大笑起來說：「你自己看罷！」她轉身跳出去了。

自己跟着，預備將她抓回來，不圖在樓梯口一跌，夢就醒過來了。

這一夢醒過來之後，墨華只覺得四指上癢癢地，心中暗想着，別是戒指真個從窗中飛進來了。他趕緊開電燈一看，第九指上原來伏着一個臭蟲。

他從一個臭蟲，便看見第二個在被上，又看見一個在枕上。枕頭一翻看見幾個，墊子一掀，又看見幾個，頭一低，牀腿上又看見幾個，一抬頭，牆壁上又看見幾個。他一邊找一邊捉，他也忘記了睡覺。直待二房東連連的在樓下咳嗽，他纔覺悟是他費了電，下月要加房租，不得已熄燈睡了覺。

第二天清早起來，便到二房東那裏找報看，看過了幾張，也無一行尋戒指的廣告。便又跑到亭子間中去納悶。

其實，方鳳怎麼會去登報？她不過一時氣話而已。她從墨華家中出來之後，上了人力車，一直拉到家中，也無心再去理什麼報和戒指了。

墨華在房納了半天悶，底下二房東又喊：「亭子間的先生，有客來找你了。」

墨華下樓一看，原來是譯名。在百無聊賴的時節，會見着他，墨華心中頓覺一爽。

見面的第一句話是墨華說的，「真該死，方鳳的一隻戒指不知怎麼弄的竟會丟了」
譯名也十分驚訝！

「怎麼會丟的，套在指上的東西會丟嗎？」

「不是，我在你家中的時節，就放在衣袋中，後來掏鑰匙開門，丟在地上，我匆匆忙忙的進了門，便被人拾去了。拾的人恐怕是那西裝少年！」

「是後門口丟下的。」

「是！」

「怎麼能說是他？」

「因為我開門時，他兩眼直勾勾的望着我。」

譯名嘆一口氣說：「若真是他拿去，就恐怕不得回來了！」

「原是這麼說，可怎麼辦？」

「她來向你討還沒有？」

「來過了。」

「怎麼說？」

「我不敢說丟，只是蠻賴着不還她。」

譯名笑起來。

「這一着是好的。」

墨華說：「但不是長局。」

「不是長局也不要緊，能賴到什麼時候，就是什麼時候再說。我已代你想出一個方法對付念茲和戊教授那一方，特地來和你討論一番的。」

墨華的精神，不覺突然提起了。

譯名說：「念茲總捨不得不來，來的時候，捨不得不問西裝少年的事。你以為將西裝少年和方鳳的關係說密切些好，還是疏遠些好呢？」

墨華說：「恐怕是疏遠些好，因為西裝少年既是疏遠，他便可以放心，專門來對付我，我是已經知道他的用心，可以和他對付。」

譯名說：「對呀！我也是這麼想。只不過方鳳與西裝少年，我們還不能真正的知道。」

正在談着，外面又有人打門，兩人都猜是着念茲，墨華跑下樓一看，却原來是方鳳。

她一見墨華便說：「我以爲你出去了，原來還在家中。」

「來了一個同學」

方鳳一呆道：「有客嗎？我有話和你講咧！」

「講也不要緊，他是我的至友！」

方鳳便在懷中掏出一封信，墨華一面看，一面便和方鳳上了樓。

譯名立起身來。墨華便介紹給方鳳說：「這一位是嚴譯名君，是我的至交。」

他們彼此說了請坐。墨華坐在那裏看信。越看越透着驚訝。看完了便遞給這位嚴先生。

這嚴先生儘看着笑。

方鳳說：「這總是誰害余先生的。」

嚴先生更笑起來說：「當然是念茲無疑了，寧己居的事，只有這幾個人知道，不是你，就是他，還用着疑心

麼？」

停了一刻，他又問方鳳說：「密斯方這封信是不是從在這巷中的那一位貴友處拿來的。」

方鳳點點頭，笑了一笑。

嚴先生說：「墨華已經受累不少了。」

方鳳說：「余先生一切，是我深知道。我的朋友，他也認不得余先生。」

嚴先生又笑起來。

「恨却確是恨的，恨一個不相識的人，便是社會上一件可怕的事。」

方鳳說：「昨天下午我來找余先生的並帶了我那個朋友，滿想介紹一下大家說說明白。戀愛不戀愛，本來不算什麼，受冤枉總得要辯白的。」

這一席話將墨華說得真是感激之至。這位嚴先生譯名也佩服到二十四分。

這一次會晤，將這一個混沌局面開展了好些。譚名看方是這樣一個人，他不由得要接着問：「密斯方沒有找着墨華呀！那時候他正在我家裏！」

方鳳道：「我聽二房東的話，好像余先生在左近電影院，我硬拉了我的朋友一同去，不圖沒有遇着余先生，却遇着戊教授！」

「戊教授怎麼樣？」

「他一逕說墨華是寫信給他的人。還說了一些不利於我和墨華的話，這樣一來，我那裏受得了。我奮然的走了，回家之後，心中不甯得很，還是跑來找余先生，余先生雖看見了，信的事却忘記一個干淨，我這個人真是個有心無肝的。」

她說着話臉一紅。墨華的臉也紅了，她不自覺地向着這位嚴譯名先生一笑好像不勝嬌羞似的。

嚴先生也不覺得神魂飄蕩了好一回。

嚴先生先是飄蕩了一刻，立時魂歸本舍，且增加了許多的力量。他一口氣將念茲和戊教種種詭計，全都揭開，

末了，他結了幾句話說：「他們所以如此，無非意在敗壞墨華的名譽，離開你和你朋友的情感，他想驅除一切障礙，使你一心向着他。我們很佩服貴友的一句話，女士願和誰做朋友，就和誰做朋友，犯不上競爭，更犯不上毀人名節，壞人聲譽的。女士若和戊教員在一起做朋友，墨華雖笨，我也竭盡愚忠，使他避讓的。」

他這一番話，真是涇涇然大作金石之音，一字字深打入方鳳心中去。

方鳳心中一酸，眼淚便流下來。她一面取手帕揩拭，一面向他說：「嚴先生，交友總算是人的本性，男女都是一樣的。不能說一個女子和一個男子說話，坐坐車就是和他戀愛呀！男子之交游，可以遍天下。女子只有兩個男朋友，就都弄得如此地步，男子一方之不諒解，我真要為他們痛哭了。」

她說着抽抽噎噎的又道：

「嚴先生，這全盤的事，我並沒有錯呀！」

她這一句含有無限的哀恐。房中兩個男子都迷住。墨華只覺得她可憐。更無一句話可說。

房中空氣靜寂着，憐愛的兩重勢力在空氣中交流着。那敲門的聲音，衝入他們耳鼓，便格外清淅些。

嚴先生的大夢，陡然地驚醒了，說：「這一次真是念茲了！來的好。密斯方，你須得助我們刺他幾句話報報仇纔好呢？」

方鳳真的止了淚，向譯名道：「念茲是誰？」

「就是戊教授的走狗墨華的同學，那寫兩封信的人哪！」

話說着墨華已經下樓將念茲引了上來。

念茲看見譯名，便不敢問西裝少年的話，又看見方鳳，便更不敢。

墨華替方鳳介紹了一下，就去向二房東借兩個凳子來大家坐坐。

念茲向墨華說：「還是教你到已教授那裏去的不錯，已教授向我說新學校中他替你留一個位置。」

墨華說：「這件事，我深感譯名兄的情，若不是他去，準又是白跑。」

這位嚴先生笑起來說：「我前次承已教授給我的那重要的位置。現在已讓給墨華兄了。」

念茲臉上立刻變了色，趕緊的說：「已教授已經答應了嗎？」

「這是我父親的意思。已教授說我父親是校董，校中一切還請他指教。又說這件事須開會，方能定奪，并且他說開會不過是一個手續。」

嚴先生幾句話說的非常驕傲，好像這個學校完全是他父親辦的一般。我們知道墨華在這新學校中的高位，是為戊教授所不容的，尤其是念茲，他是墨華同班，戊教授的走狗，他的事繫在戊教授身上，戊教授的一切，又似乎是繫在方鳳身上。

念茲這一氣，話可就亂了，他說：「開會不過是一個手續，已教授未免說得過分了。戊教授也出過力的，難

道他的話，完全沒有效力。」

三人心中都是明白的。「戊教授」三字一說出，大家便全笑出來了。

方鳳說：「戊教授是不是也在你們學校中教書的呢？」

「正是的，一些兒也不錯，」譯名說了這一句。

「這位先生是真會說話，我想會議定能佔得勝利，不過他要是佔勝利，余先生事情豈不是不成功，這也不是我們所盼望的。」

墨華笑起來。

「戊教授是我的先生，關於我的事，他只有幫忙，不會搗鬼！」

方鳳一聲冷笑說：「你還在做夢呢，戊先生昨日和我說過墨華這個人真糊塗極了。」

「念茲總得替墨華吹噓方好！」譯名又追上這一句。

「別開玩笑了，我的力抵不上尊大人的百分之一。」

「朋友多少總得幫忙，不是你叫我去找已教授的麼？」

念茲的臉就紅起來，知道事情是已經僵了。

墨華道：「講我這個人糊塗，也真是糊塗，我只知道聽念茲的指示去找已教授，就不會自己想辦法來去。」

我戊教授！

念茲已經是怒容滿面。要不是礙於方鳳，他早要和他們爭了。

方鳳也看出來了，她說：「管他是什麼授教呢？我們談些別的話罷！」

譯名道：「關係自己的前途，倒不能不管的。」

墨華說：「我倒可以不管，念茲答應過我說他有事先儘我做的。」

譯名點起來在念茲肩上一拍。

「真的麼！這纔是真朋友！我們一道去同飲一杯。」

念茲說：「你們去吃罷！我吃過了，不餓！」

「那怎麼行，這杯酒是敬你的呀！」

「我不配人敬！」

「我們敬的，是朋友的義氣！」

念茲坐着不動說：「我不去！」

方鳳笑起來說：「去罷！多年的同學，還像這樣，連我都覺得難過，吃過了再吃一點，又算什麼！我們女同學，要是這樣，早就硬拉出去了！」

譯名道：「對呀！早拉出去了！」

他說着話就拉。念茲說：「你別以為你力大！」

譯名道：「誰不知道我是一個運動家，運動家難道拉不動一個跳舞拉凡華林的人麼？」
大家笑了。

念茲沒有法。只好跟着他們一道出了門。

四個人一路隨便說說笑笑，走進了一家小菜館，這個菜館雖不大，却很精緻，是廣東人開的。

進了房間，茶房便送上茶來，又送來一個筆墨盤子，預備他們請客。

譯名說：「我們今天喝酒，志不在菜。來一席和菜好不好？」大家當然贊成。他一面招呼了酒茶。一面便說：「我們只是四個人空飲，太無趣味，何妨來仿效我們學校中茶話會的辦法，抽籤遊戲來一回！」

大家又全贊成，他裁了兩張請客條子。坐在一旁，做了一些紙捲，請他們拈。這時候茶房已將酒菜送上來，因爲是和菜，所以特別的快。

紙捲全在盤子裏。譯名說：「請拈我條上明載着杯數，不可違令的。」

方顯說：「你寫三大碗，我們就飲三大碗，豈不醉死？」

「不會的，至多三杯。你們有大量，主人還捨不得錢呢。」

墨華說：「全是飲酒嗎？」

「不，先按照條子所說的做，不做或是做不好，以酒爲罰。」

方鳳道這幾條中一定非常之難做，你就是要灌人酒罷了！

「我可以罰誓，次沒有這樣的居心。」

念茲說：「你先拈一個做給我們看一次！」

「那你不能說我作弊，揀容易的做！」

念茲說：「你盤中不止四個捲兒，橫豎我們還有第二次。」

譯名便隨手拈了一個，拆開，大家一齊爭着來看，見上面寫着：

「將自己的混名解釋一遍。不能，或是沒有的罰酒三杯。」

譯名說：「我是沒有的。喝三杯好了。」

方鳳說：「慢來，你不會喝酒的。一定要解釋的。」

「真沒有，不信你問他們兩個。」

他已將酒杯舉起來了。

念茲冷冷的說：「運動家麼！想喝酒也不能到如此地步呀。」

他只好放下了杯。說：「運動家不是混名，我就解釋『運動』二字罷。」

墨華笑道：「普通名詞須有新穎的解釋方可！」

他毫不加思索的說：「運動就是一種有點不大正當的手段，獲得眼前名利之謂。」

念茲險上一陣熱，接着說：「不行不行，這簡直陳腐！」

譯名說：「運動就是我之運氣動了，就要升官發財了。說着便飲了一杯。」

念茲就格外的難過說：「這也不行。」

譯名將眼一睜說：「你說說看，你如說的比我更新穎，你說我飲幾杯，就飲幾杯，絕不推辭。」

念茲實在想不出挖苦他的話。他想了半天。方鳳說：「算了罷！我來拈一個。」

說着她伸手拈一個，拆開一看。臉上泛出一片紅雲，大發一看，上面寫着：「學：屋瓦上的貓鳴。不肯，即罰三

杯。」方鳳隨即叫了兩聲。

念茲便將條子再看一遍，說：「不行，密斯方，並沒有照做。」

方鳳說：「不是叫過了嗎？」

念茲道：「乃是瓦上的貓鳴，不是家貓的貓鳴，鳴雖是一個，那聲調却真有天淵之別。」

方鳳有了慍色說：「不做也不過飲三杯酒，飲就是了。」

她說着便負氣吃了三杯。墨華不覺失聲道：「太湧了！一點罷！吃一點菜罷！」

方鳳道：「我自學了兩聲貓鳴又怎麼辦？」

譯名道：「我挂一杯紅。」

念茲不好意思，也只好喝了一杯。

隨後墨華拈了一個是：「向男女賓行三鞠躬禮。」把方鳳弄的很不好意思。

念茲拈了一個，告了三聲「狗叫」，心中不竟又加上幾分難過。

菜又上了兩樣，又臨到第二轉了。

方鳳說：「第一轉我拈的太羞，這次讓我先來罷。」

譯名將盤子，放在她面前，她拈一個拆開來一看，上面寫着：

「詳述自己戀愛經過，並將戀愛過程中一個缺欠特別提出來。不肯，罰酒公議。」

方鳳本是個不能飲酒的。她一氣飲了三杯，便已大有醉意。墨華看見了這個條子，心中着實有點怕她亂

說。他立刻說道：

「就隨意吃點酒罷，恐怕密斯方酒已經過量了。」

方鳳眼睛一睜說：「誰飲過了量？我用不着你們議論，我情願說的。」

她說時眼睛真蕩漾的很。淺酒窩上滿含着自醉醉人的意態。

又停了一刻，說：

「我說罷！你們聽着。我一生並沒有愛過人，連父母也不愛的，或者有些人在愛我，或者有些人疑心我在愛他。究竟是不是在愛，這話便很難講了。不當表現着愛我最熱烈的，就是我一一個教員，先生之愛學生是應該的，所以一毫不值得注意。因為我有幾個先生，某一個先生故意表現着與他人不同，當然就要吸引我的一些注意。這些特別之點，說也說不全，記也記不清楚……」

念茲說：「這是假的。」

方鳳說：「一點也不假，我可以發誓。」

念茲還想說，不過看了其餘兩位臉都放下來，他也就再不敢再響。

方鳳說：「我沒有看見過什麼叫缺欠。不過如有人問我，你愛誰就是誰，他便是一一個笨人，因為連父母我也不愛的。」

說着自己笑了一陣。接着一個惡心，就滿了一口酒出來。三個人都吃了驚，也不敢再吃酒了，

譯名出去招呼買點水果來。一面又叫茶房拿飯來吃。

方鳳接着又吐了一口酒，自己在胸口抹抹說：「你們不要慌，我已經恢復原狀了。」

他們三人糊亂吃了一點飯，便叫車送方鳳回了家。

廿九

這一席酒吃過了，重心並沒有落在墨華身上，却轉到念茲和嚴譯名了。

念茲要去見戊教授告訴他剛纔的事。譯名對於方鳳卻有點夢寐縈迴。

念茲到戊教授處去，是戊教授和方鳳看戲的第二天。他挾了一肚子氣，零零碎碎告訴了戊教授。他特別

注着重說方鳳在墨華家中，還有嚴譯名做他們撮合山。尤其注着重提出的，是嚴譯名硬用他父親的力量壓迫己教授，使他答應給墨華與戊教授平等的地位。

戊教授一聽，臉都氣黃了說：「這不是己教授一人所能定。也要由校務會議定奪的呀！」

「我也是這麼說，他說他父親是校母，凡事都應該秉承他的意旨。」

戊教授氣憤憤說：「那己教授也不能答應！」

「己教授還有一句話，更外是令人疑心。他說會是要開一個會的。不過是一個手續而已！」

戊教授更氣了：「手續！我倒要問問他。」

說着話，他將帽子戴起來，回頭向念茲道：「你和我一道去。」

兩人便一同出了門。已經是夕陽西下了。

到了已教授家裏，戊教授的餘怒尙未熄滅。已教授似乎已看出來一些，他先說：「你看見嚴譯名沒有？」

「沒有。」戊教授很不高興的回答他，他已經坐在椅子上。

「那末你總看見的。」

已教授的面孔，已經轉到念茲。

念茲說：「看見過的。」

已教授微微一笑說：

「譯名向我說，他父親一心要叫墨代替他的位置。這怎樣行。不說墨不能做，就是譯名自己，也不能做的。你看是不是。」

戊教授一聽，氣也就漸漸的平了。

他想了一刻說：「要他父親損一筆款子呀！」

「款子在什麼地方？」已教授笑起來，又接了一句，「是交給你還是交給了我呢？」

戊教授被他這樣一問，反而一句都說不出。自己本來預備說他幾句，如今倒被他說的無言可答了。

他不聲不響的，念茲心裏也滿透着難過。已教授說，「這個學校的事務和位置，也不是貨品，你愛那一項，

就花錢買了去。要是誰要就賣給誰。那末全校豈不都充滿了校長嗎？」他又哈哈地笑了一陣。

兩個人坐在那裏，更透着難過。

已教授又說話了。「學校裏的事，誰也不能做主，我們須待校務會議定奪。」

一句話提醒了戊教授，他冷笑一聲。

「會議，會議不過是一番手續！」

已教授險放下來了。「話不能這樣說的，這樣說，學校便整個的完了。」

戊教授聽了這番話更沒有其他的話。對坐着便覺得格外無聊。他懶懶地站起身來走出去。已教授也未深留，只叫他在開校務會議的時候務必要來的。

戊教授和念茲出來之後，戊教授覺得念茲說話有些不切實。其實，那裏是念茲說話不切實，乃是戊教授自己的愚笨。

社會上人，很難有認自己是愚笨的，戊教授他不抱怨自己不應該上到已教授那裏追根窮委。只說念茲說話不切實。

念茲已經被他埋怨幾句，也就不說了。他的意思，好像仍沒有完，他向念茲說：「你不要把自己的事看得太重，想說話來，使我為難。不說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一切的話不真實，都是真實，你也不能代替譯名位置。」

「念茲給他這幾句話氣死了。但又不敢開口，他心中懼着幾句話。」我倒不是爲我自己，全爲的是你。墨華是你的學生，你在戀愛上和他競爭失敗，事業上又競爭的不得勝，那面子豈不是一丟干淨。」但是他始終不敢說。只站在那裏，將氣一口一口的往下嚥。

戊教授還嚙嚙的念茲也不能再忍，他只說了一句。「我先去，明天再來。我是有消息總來和先生說的，先生打過我招呼，要我如此。」

「我不是要你報告不確實消息的。」戊教授冷冷說了一句。念茲便走出去了。

戊教授是一個鄉下人，他父親費盡心血，把他教養，方有今日。他有一個特點，就是有話肯說，尤其是在被人一激的時候。已教授和他同過學，利用他的特性，得勝過好幾回。在學生會裏，已教授因他而獲得高位。因他而得打败了對方的敵人。做教員的時候，又利用他在教授會議佔過不少便宜。

念茲和他說的一切，本不是激他，但是刺激性過於重了，使他在已教授面前，心中難過好幾回。已教授所給予他的刺激，他當然不能沒有反應，這反應當然比第一次格外的濃，便在念茲頭上發一次。

他是早已結婚的人，不可惜他的那位師母帶上了一些鄉土風味。本來，戊教授也是一個鄉下人的兒子，鄉下人的兒子娶鄉姑娘是一件既普遍而又平凡的事，不過戊教授受是物質文明的陶鑄，當然退去了許多土氣，鄉姑娘從未到過大都市，她怎麼會變成十分的時髦。

因此，戊教授的心就改變了。他不肯將他的鄉下女人帶到城中受洗禮，因為那件事太麻煩了。他只枯守着已自一個單身，在這一箇大城誇人不倦。

他租了人家一間前樓，在二房東處包火食。這是已教授介紹的，二房東是已教授的遠親，家中很有幾個

錢，不在乎房租的多寡，和加上一二人的火食。所以戊教授這個房子和飲食，真可算是價廉物美。戊教授却精益求精，他和房東說好了，每月貼娘姨一塊錢，替他每日買水倒糞。

他獨居的意義，是爲的想尋一個伴侶，得着伴侶之後，便預備和他妻子離婚了。他好容易謀得了養正女學的教書的事，又好容易揀着了方鳳。

他對於方鳳進行路程中，又好容易偵查出方鳳有一個墨華，又好容易調查出墨華有一個同房友念茲，又好容易調查得着他一個最肯幫忙的人——念茲。念茲願意在他面前做一個走狗，只要他答應給他一分事。

因爲有這一層，念茲受了他的氣，也不敢發，爲替戊教授幫忙，而受了別人的氣，也不取抱怨一句。甚至兩個人因妒而急，因急而亂，因亂而已教授所說的錯話，也完全聽不出。

不過己教授是有家眷的，他不迷心於戀愛。他對於校事的進行，仍舊是顧前顧後的。他吃了飯便到戊教授家中來。

己教授這次來說話是很直率的，他說：「如今學校還不見什麼頭緒，你怎麼好帶着念茲來亂說呢？」戊教授沒有響。

「學校的事，内幕萬不可在念茲面前說的。」

「這是念茲告訴我，我不知竟會沒有這件事。」

這是戊教授無心同的話，己教授倒有些疑心戊教授是有心說他的。

他趕緊的說：「答應嚴譯名父親的要求，不過是一時權宜之計，你怎麼倒認起真來！」

戊教授不覺一驚說：「真有這件事麼，你怎麼先不承認，倒使我埋怨了念茲！」

「埋怨念茲要什麼緊，你既是我們的學生，同時還想在校中得一個位置，你怕什麼？我先不承認，也是因為念茲在座，不使他知道我們內幕的意思。橫豎我們有校務會議，一切都說完全是校務會議定奪就行。」

己教授被他這樣一說，倒呆了，他不知是什麼意思。想了半天說：「戲法戲法，終有一天要破法的。」

己教授笑起來！

「你替我少說些罷！大礙！」

說着話樓下房東來喊他們下去吃飯。兩個人全都下了樓。堂中的那個掛燈，從盆式不透明的玻璃罩下發出光線來，滿佈了一屋子。桌上的幾個盆子排在紅木方桌上，透出格外齊整的氣象。

房東讓他們坐，桌傍已經坐下了兩位客，一個抽雪茄的，一個戴黑眼鏡，舉止都很隨便的。

己教授說：「我吃過了飯的。你們請罷！」

房東說：「吃一點也不要緊，我們今天還有一點酒，請了兩位朋友便飯。」

說着他便介紹了戊己二位說：「這位是舍親己先生，這位是我們前樓房客戊先生，兩位都是教育界知名之士。」

戊己二位却並沒有問那兩位的名姓。己先生却邀了房東之命，坐下吃了一盞。堂屋角裏一個電風扇旋轉着，一屋子生涼。

主人一舉杯，客人的興趣都漸漸提起來了。

方鳳自從那天微醉回家之後，心裏倒是很舒服的。筵席間坐着，覺得頭有些昏，回家倒不昏了，坐在那裏回想着席間的一切。

今天的晚餐，是在家中吃的，父親也在家中，這個桌面是父母子女面對面的坐。

方鳳家中的飯，沒有什麼可敘述。除去奶媽抱了小孩子坐在桌傍咕咕呱呱的一陣子，此外更沒有什麼。因為大家都是坐食不語。

飯後的談話，也沒有什麼記載的，不過今天晚上方鳳父親似乎又特別高興些。他要女兒談話。

他走到客廳裏開了電燈，便叫女兒進去。向她說：

「你的婚事，我已和你說到好幾回，你總是支支吾吾，如今父親却要替你作主了。」方鳳沒有響。

「我替你作主定的，便是錢家，人品如何，你也看見過，便是那天郝老伯請客，我指給你看的。他也在北京讀過兩年書，論人品，比墨華好，家產也比墨華大。」

方鳳說：「總是郝老伯做媒，從中出力了。」

「是呀」

方鳳將臉一放。他的嘴只顧着吃飯和亂說，別人的死活，那裏還在他的心上。說着她看壁上的畫。

「那老伯之所以出力，也不過是爲的我們，你以後家庭富足，與他有什麼相干。你自己總是終日糊裏糊塗的鬼混，聽着你那糊塗娘的話，和墨華要好，不管在什麼地方和他在一起，像那老伯那天請客，就不應該帶他去，這種事做的多糊塗。」

方鳳不響，掉轉身來就走出去了。

父親說：「你到那裏去？」

「到那老伯家中去問問他。」

父親走出來止她。她已經老早出了門。

父親心裏便覺得很難過了。他想着女兒晚上走到那老伯家去一吵一鬧，究竟成一套什麼話。自己馬上跟了來，也是勸不可言。父親不能約束女兒的行李，便真不成話了。

他越惹越急越氣，同時聽見對面房裏太太在和奶娘談話。她給了奶娘一條褲子，一件衣服，奶娘便喜笑官開的哄她，結果她又給了她一條褲子，一件背心。老爺心中真是火冒。他暗想着這完全是因爲她不會計算了我的家。無怪常常的向我要錢做衣服呢？

那邊話音，越來越有味！她們的談風又轉到小寶身上去。她們說小寶夏天宜乎運動衫，秋天宜乎中山服。又說這人造絲的衣服不好，不如洋羅，又說不如縐紗，又說身上衣服太小，要再做，花樣不好，抱出去離看。又聽見太太說明天出去買幾套來。又聽見奶娘問太太討小寶的舊衣服給她的小女兒，又聽見太太概然允諾。

老爺聽一句，心中盤算着一件一件的錢，他真是火冒。他本來看了女兒一切，心中一腔的忿怒無處發洩，再加上太太和奶娘這一番，忍受不住。幾步便跨到那邊房中去。

奶娘看老爺進來，便抱着小寶走出去。

老爺便向太太發話了。

「女兒全是你慣成，一天到晚，在家中一刻都坐不住！」

太太莫明其妙的經了他這一次霹靂。她兩隻眼瞪着他。半響說：「女兒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你不會管嗎？她和你說話好好的，給你罵走了，你怎麼倒來怪我！」

「我並沒有罵他，他就走出去，這種習慣不是一天養成的。平時我也不在家。這都是要娘去管束她。你放手不問，問誰！」

太太冷笑起來。

「既然不是一天的，你也應該早說。怎麼到現在已經成功了再說呢？你也不是三年五年從未回來過的人！」

老爺怒的便更甚了。「總而言之，要了你這種不會持家，沒有算計的人，算我活該倒霉，幾十年來的奮鬥，都葬送在你手中！」

老爺將桌子一拍，太太的眼淚，就此拍下來了。她顛巍巍說：「你不能亂噴人，我到你家來，有那一件對不住你！」

老爺冷笑了一聲：「不管女兒，亂用金錢。因為你是這樣一個東西。所以我人在外面心就惦记着家，事情也就此弄壞了。可憐我賺來的錢，都被你糟了，事情也因你而弄壞了，直到現在！」

說着聲音有些悲，但他硬由悲而化怒，大聲的喊着說：「這豈不都是你的罪惡嗎！」

太太嗚嗚的哭。老爺的怒氣仍沒有完，他接着將買雞蛋的事也提起，剛纔和奶娘說衣服的話也提起了。太太那裏忍得住，她也很激昂的。「我走，我讓你去找好的去，我進庵去，做一個尼姑。」

說着索興大哭起來，老爺只默默地坐在那裏。

方鳳出了自己的家門，並沒到郝老爺那裏，她在前門站了一刻，便從後門繞上了樓。這一對老夫婦的拌嘴，全都進入她的耳中。她在樓上的響，却不能冲入父親的耳內。

她在樓上靜靜地聽着，父親一刻便出了門，她懶得下樓去看母親。自己將樓窗打開，坐在桌前看書。

其實她那裏看的下去，她儘管在那裏支願凝想，不上電燈陡然熄滅了。她也懶得點洋燭，索興到牀上去睡了覺。

今天她本是很疲乏的，既吃了酒，又走了路，如今睡在一個黑暗房間裏，很容易走入睡鄉，究竟電燈是否暗而復明，父母是否叫人來看過她，她一概不能知道！

第二天早晨，她起身時，父親還沒有醒。她立於窗前一刻，即叫娘姨去取水淨面。正如昨日一般，她洗手時便想起了戒指，她想墨華不應該不還她戒指，不論如何，戒指總不是送與他，丟在他家中，不能說這戒指就得扣下不還人的。

她想，恨不得一翅飛到墨華處將戒指取了來！

她裝束完畢便去找墨華，唯一的目的，便是討戒指。當她出門上車的時候，心已經不像在房中的那樣急。再坐了一刻的車子，走過很清潔光滑，晨風撲面的馬路，心中幾乎忘記了那戒指的事。

她打開了墨華的門，墨華起身還沒有多時！

方鳳看見他，也不知什麼原故，在一笑之中，就把戒指的事竟不提出了。

墨華也堆下了滿臉的笑說：「你昨晚受驚了罷？」

方鳳很爲驚訝！

「爲什麼受驚？」

「昨晚電燈不是熄滅了一刻麼？熄滅的時候，你在家做什麼？」

「我在家睡了覺，我將他當作熄燈鈴以後熄燈，便和在學校中一般。」

墨華笑道：「那就沒得說了。昨晚燈熄以後，我們巷中便出了搶案。還打死了一個巡捕。」

「真的麼？」

「怎麼不真，據說是有四個盜匪，是乘着電燈熄滅的時候，來搶我們斜對面一個富商的，不圖在黑暗中弄錯了門，反跑到隔壁人家去，東西也沒有得着，反而傷了人，後來巡捕追的太急，他們便全逃了。當時槍聲非常的可怕，我也不敢在樓窗上望，事後一打聽，這受傷的人，恐怕是貴友，一個穿西裝的少年。」方鳳聽得呆了，

「句話也沒有說。」

墨華道：「今早你是來看他的嗎，他不在家，昨晚就送到醫院中去了。」

方鳳冷笑了一聲，說：「看他，我們老早就絕交了。看他，那樣一個驕傲的人！」

「那你來幹麼？」

「找你呀！」

「找我！」

「是呀！找你，找你討還那一個翠戒指。」

一句話把墨華問住了。他心中又急起來，不知道怎樣回答。

他想了半天，只得放下了一副哭臉，向方鳳說：「實在對不起，我將他丟了！」

方鳳一扭頭道：「我不信！」

墨華真有點着急，「不哄你，是真的丟了！」

方鳳道：「余先生，好余先生，你這我罷！別讓我着急了！」

她說着話，臉上十分的急，脚在樓板上輕輕躁兩下。

墨華真要哭了。說：「我真是丟了我真該死！」

他猛然的坐在凳上，將頭鉗了兩下。真要哭！

方鳳有他如此，覺得這事至少也有九分真了。她說：「這怎麼辦呢！我心愛的一個戒指。」

她也要哭了。墨華就像熱鍋上的螞蟻！方鳳又追一句道：「怎麼樣丟的？在這個房裏丟的嗎？」

墨華搖頭道：「不是，你走了之後，我便看見了那戒指，我一時喜歡，次日便戴在手上去戒朋友。但又怕戒指在手指上會脫落，所以又除下來放在衣袋，不想又在取鑰匙開門的時節失落了。」

方鳳道：「你既知道在什麼地方失落，何以不跟上去找！」

「我趕上去找，已經找不着了。我想這戒指恐怕貴友西裝少年拿去的。」

方鳳不覺更急起來說：「要是他拿去，當然是不肯拿出來的，他現在很不滿意於我，假設他從這戒指上生出什麼花樣來，那末，余先生，全是你害了我！」她說着已經哭了。

墨華說：「你昨天不是說登報嗎？假設登報，他便不能出花樣！」

方鳳收了淚，恨恨的說：「你這個人，真是喪了良心，戒指擺在你桌上，你拿來戴丟了，還要叫我去登報，你怎樣說得出！况且，報紙一登，我父親一定要看見，他看見了，一場風波，我怎樣擔得起！」說着她又哭！

墨華一句話也沒有，兩滴眼淚不由得從眼中流到腮邊，他也不去拭，只是低着頭。

方鳳坐在墨華的牀邊，用手帕拭淚，她的兩腳在樓板上擦，仍接着說：「我為什麼原故要下戒指，洗衣服

麼，如今人家衣服干干淨淨穿在身上了，我的戒指呢？

她又哭，墨華恨不得尋死，他很真摯的向方鳳說：「密斯方，我真願犧牲一切，甚至於我的生命，只要有法取回你的戒指。」又說：「你要什麼，我都答應！」

方鳳含淚說道：「什麼都不要，我只要那個翠戒指！」

墨華真急死了。他又說：「我到尊大人面前申明一切，聽憑尊大人怎麼辦，我都承認！」

方鳳道：「那你就是叫我死！」

「或者你就說被人搶了，我另外賠償你三倍的價！」

「搶也不能只搶去一個戒指。賠，誰要你賠！」

墨華又想了一刻說：「密斯方，你就說我這個人喪心病狂，在巷中硬搶了你的戒指。我情願在捕房承認一切，並說戒指已經賣給了別人，隨便是賠償，監禁，一概情願。只要與你的名譽無害，財產不損失！」

方鳳道：「那也不行呀！」

墨華垂淚道：「密斯方，我的計策已經完了。你有方法，我無論如何是服從的。我哀求你，真要向你下跪！」

他說着話真像要下跪的光景。這一着真是弄得方鳳哭也不好，笑也不好，話也不好說，她一時心緒真是又羞又急，趕緊轉過身奔下樓去出了門！

方鳳下樓出門的時節，她手中尚有手帕擦淚。自己心裏就想着這樣走出巷口，豈不爲人所笑，想想還是到段小姐家中去看看。

進門的時候，看見中堂闕無一人。她便向娘姨道：

「還沒有起身嗎？」

娘姨說：「早就起身了。」

樓窗上段小姐和少奶奶的頭伸出來說：「上來罷。」方鳳跟着聲音上了樓。

段小姐迎出來笑道：「幾天沒有來了！」

說着話手上便拿出一隻戒指給她看：「你看這戒指是不是你的？」

方鳳眼睛一看，真使她驚訝的說不出話來，因為這正是她心愛的那隻翠戒指。

她說：「是呀！你從那裏得着的？」

段小姐說：「我早就疑心是你的，我好像看你戴過！」

她又回頭向她嫂子說：「我猜的不錯罷！」

少奶奶沒有響，她兩眼正朝着方鳳看，她忽然說：「呀！方小姐的眼睛怎麼會這樣紅！別是風沙迷了眼罷！」

方鳳本來是想說風沙迷了眼，被少奶奶這句話一抵，倒反沒得說。她只好講：「本來是風沙迷了眼，被你這麼一說，我再說你便不會相信。」

少奶奶笑起來說：「怎麼不相信，你說真話，我相信的。」

方鳳說：「這本來是真話！」

少奶奶道：「不見得罷，我看你是爲丟戒指哭了一場！」

方鳳心下一驚，臉便紅下來。她想她怎麼會知道的。她不語，只將戒指仔細看了一遍，圈已經不大圓了。

少奶奶笑道：「不是爲戒指哭，你知道這戒指怎麼來的。」

「還不是你偷的嗎！」方鳳說着嫣然一笑。

少奶奶說：「我偷的！還不是你將他戴在別人手上，別人替你丟了。」

方鳳看着她越說越真，心中倒有點怕。她的臉不覺又紅了起來，祇好說：「不管怎樣，你告訴我怎麼會到你手中！」

段小姐道：「是今早你那個朋友——穿西裝的那一個——家娘姨拿來賣的。昨晚電燈熄滅，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電燈熄滅之後，你那朋友家就有強盜搶，我們聽見鎗聲響了幾下，就是強盜逃去的時候。他家裏沒有什麼多人，只有夫婦二人及你那個朋友。他們夫妻又不在家，事後他們夫婦回來，一點東西數目，一樣也不會少。就是你那個朋友打傷了。這戒指是今早掃院子掃出來的，還有一副耳環，她因為她主人沒有丟東西，定然是強盜搶了別人的東西。被巷口巡捕追急了扔下來的。她主人還沒有起身，她便拿來問我要不要。我看看像你的，就買下來了。我嫂子硬說是你的訂婚戒指，帶在那朋友指上，被強盜搶下去的，是不是？」

方鳳道：「不是不是，我和他前兩天就絕交了。那一個驕傲的人，還能和他做朋友！」

少奶奶道：「戒指怎麼會到他手中？」

「我失落了幾天了，不圖被他拾去。強盜搶了也好，你買了下來還我更好，省得他借他來出花樣，你買的幾個錢，我還給你。」

段小姐道：「幾塊錢的事，就算了罷！」

方鳳道：「那我便請你們看影戲。太太一道去！」

段小姐道：「真的，你前兩天來找過我們，我們去看影戲了，是不是？」

方鳳道：「是的！」

少奶奶說：「我們等你好久，你也沒有來！」

方鳳道：「那天正是我和那西裝少年絕交的時候。」

「怎樣絕交？可能說點我們聽？」少奶奶又追上一句。

方鳳道：「難過的事情，不必提了。我們上那一家影戲院？」

「上華明去，老太太頂喜歡那裏，因為靜得很！」

段小姐說着便下樓到太太房中去！

少奶奶便說道：「你和他絕交，還是他和你。」

方鳳道：「兩人都願絕交！」少奶奶笑起來。

「這句話不徹底，她沒有得着你的意思是絕不成的。」

方鳳道：「他不理我就行了。何必定要我同意。」

少奶奶道：「難道你忘了他的話，叫戀愛以女子之意爲本嗎？」方鳳也笑起來了。

三十四

今天的午飯，方鳳在段小姐家吃的。方鳳得了戒指，也未到墨華處去說。太太不願看影戲，硬教她們三人一同去看。

她們走到影戲院，方鳳就去買票。她們轉身進去的時候，方鳳對面的一客對方鳳脫帽一鞠躬。方鳳定睛一看，原來是嚴譯名。今天的嚴譯名又和飲酒的時候不同。白帽子下面露出了一個眉目如畫的臉。

當他將帽子除下的時候，那前額的潔白和光滑，襯着頭上齊整的烏髮和眼上的兩道黑眉，越顯出分外的光彩煥發。下面一個白紅的嘴唇，脣的兩角，上照着兩個神采奕奕的眼，令人覺得他真是可愛可敬。

方鳳看見他心下一動，段小姐心下也一動。三個人的六隻眼全注在他的臉，段小姐的目光正和他對照着，段小姐臉上一紅，頭便低下去。

譯名說：「密斯方也來看影戲麼和兩位……」

方鳳趕緊說：「是的。」隨時介紹了段少奶奶和段小姐給嚴譯名。

譯名便讓她們三人上前，自己隨在後面。撩了靠前面幾排椅子坐下來。坐下來之後，譯名便將帽子除下

來，用手帕拭汗，隨便的望了段小姐一眼，段小姐的頭又低下來一次。

以後譯名便規規矩矩的坐着看電影，絕不向段小姐看，他也不說一句話，方鳳和他說一句，他只恭恭敬敬地回她一句，以後也就不再說。

譯名一拘束起來，大家便都拘束起來，這一次電影，看得非常難過，尤其是方鳳，她簡直悶氣死了。

電影看完了之後，譯名便恭敬地站起來，他手中拿了帽子站着候她們出來，很用心的護了她們出院。今日的舉止十分的文雅，不但不帶一點運動場上的習氣，連前一次的喝酒的狀態，都完全的改了。

這一次的悶，是方鳳從未經歷過的。她悶了兩點鐘沒有活動，沒有說話，沒有表情，她真難過的要死。出了院門之後，看着譯名鞠了一躬，轉身而去，她立刻叫車和段小姐少奶奶同回養生里。其實，方鳳也應該回家。但是她心中悶，不能再回家去悶。所以仍跟她到養生里去閒談。

回到家中的時候，太太正坐在中堂說：「我知道你們要回來，叫娘姨煮了一鍋百合，第你們來吃，省得又是汽水冰淇淋胡鬧一頓，鬧得肚裏不受用。」

少奶奶立刻笑起來，說：「姆媽真疼我們，連我們肚子裏面的事都顧到了。」

說着大家全笑起來。段小姐微微的笑一次。娘姨已將百合端上來。她們帶吃帶便談着影戲。

方鳳道：「今天真悶死了，恰巧遇見那一個呆人，我們連話也說的不痛快。」

少奶奶道：「那個人姓什麼，臉倒長得不錯？」

方鳳道：「姓嚴名譯，和墨華同學同班，是一個運動家。」

段小姐嫣然一笑說：「畫報好像登過的，看他多麼雄壯，今天却這麼文雅。」

百合吃過了之後，大家又隨便說說，段小姐也沒有多說話，便先上了樓，方鳳看看無聊，也只好告辭回去。這面少奶奶也上了樓。少奶奶上樓，只看房中一疊舊報紙翻亂了。她想這準是小姐幹的事，跑到小姐房中一看，小姐正在拿了一張報看着出神。少奶奶輕輕地走上去一看，見她眼睛看的正是嚴譯名在畫報上一張照相。

少奶奶嘆哂一笑，小姐陡然一驚，趕緊用手去遮報。

少奶奶道：「早就看見了，遮什麼呢？」

小姐的臉，一直紅過了耳，耳墜上有翠環子。紅綠相映着，格外好看。

少奶奶說：「你喜歡他麼？」

小姐的臉更紅了。

少奶奶也不敢多說話，便退了出去，小姐到晚也沒有提起這事。吃晚餐的時候，雖然是大家談談，也未提及嚴譯名的話。

這話的提起，是在夜間，在段小姐哥哥回來之後，段少奶奶預備在她丈夫面前提出的。段小姐也預期着，她要在她哥哥面前提出，因為她哥哥也是墨華那所大學中畢業，不過已經畢業，服了兩年務。

段小姐昨晚居心去竊聽，竊聽的結果，記在下面。

她哥哥先前不知道什麼人。後來聽嫂子說出，他就明白了。他說：

「這個人倒是文武全才的，他父親是一個富翁，現雖不在商界，他在商界上却有很大勢力。家裏也沒有
多人。」

兩人停了一刻。

哥哥說：「這頭親事可以定，我從前在學校的時候，雖然沒有和他多說話，人怎樣，我倒有些知道。」

嫂子笑起來了。「那不是很好的嗎？你寫信問爸爸去。」

哥哥說：「問爸爸去，爸爸的主意總沒有錯的。」

嫂子說：「也不能全靠爸爸，他離的遠。」

哥哥笑起來說：「我定你，不是爸爸的主意嗎？」

三十五

校務會議是在已教授家中開的。中堂裏兩張方桌並排着，上面鋪了一個白毯，毯子上面有幾色點心——香蕉，瓜子，牛奶糖，陳皮梅，加厘餃，蛋饅。

這些錢從什麼地方支出，誰也不知道。

到會最早的是一個麻子，據說他有做會計的希望。還有一個年輕的，臉上一團和氣，據說他有做祕書的希望。還有一個胖子教國文的，一個三角臉教算學的。還有一個駝背，據說也是職員。他們全是最熱心於教育的情願做事不拿錢，只要吃幾餐飯。

「假設學校要是飛黃騰達，他們都是大功臣，要加倍封賞的。」已教授會向他們說過這句話，他們都合着教育原理，叫初次印象極強，最不容易忘記。

他們到齊之後，就全等着戊教授，等了半天，戊教授也不見來。桌上的一盆瓜子，已隨意的抓完了。已教授却知道戊教授是不會來的，他是一個直人，反了他的脾氣，就不會再來的。

會開過了之後，已教授便到戊教授那裏告訴他一切，什麼事都看着好像就緒，只等嚴校董的款子和其

像兩個校董的款子。

方鳳自從收回了戒指，她竟未告訴墨華一句。在她固然不覺得怎麼樣，在墨華的心中，却難過之至。

當那日早晨方鳳走了之後，他獨自在房中走來走去的不息。到了下午，他到嚴譯名處去。家人回說剪髮去了。墨華走了出來，過了一刻又去找，他家人回說沒有來。墨華又只好回到義生里坐着。

他一坐下，他的心思便格外的浮亂，他老早疑心着嚴譯名或者是故意的避他。

他想：「嚴譯名這個人，總算是有本領的，有本領的最愛臉，他前次向已教授說的話，太過火了一點。糊裏糊塗便叫我代表他的位置，這句話只不過說說是不能作準的。況且戊教授是自己的仇敵，念茲又是戊教授的走狗。嚴譯名又當面說了念茲許多話。這一切的仇恨，都要奔集於己身。自己的事情是萬無希望的。」

方鳳的戀愛是絕望了，事業也是絕望了。因為戀愛，得了三個仇人。因為事業，反而加了一個已教授，也算
是仇人，一共成了四個。

自己跑到上海幹什麼的？一事無成，倒弄出許多仇人。嚴譯名只能出氣，不能替自己幫忙，學校不是他獨
股開辦的，不能說他要怎樣就怎樣！

到了這時候，他便想到了自己的錢，已剩的不多。經濟的恐慌現象，立刻便要起來了。家中的印象，在他腦

中呈露出來。母親遞錢給他的印象。叔父教訓他那一種印象。向他叔父求事那個人的可憐印象。其餘的像八字鬍子，小金邊眼鏡，旱烟袋一切等等都在腦中發現出來。

尤其不能忘記的是他母親的話：「照我們家中情況，不能供給你入大學的。你爸爸和我商議了好幾回末了，他說，讓兒子受他幫助罷！我雖沒有錢，總不能奪兒子受教育的機會……你爸爸說：『墨華在校中勤苦，我們在家中勤苦，不過我們的勤苦，只能保我們自己，墨華的勤苦，將來可以成家立業，養我們的老，還叔父的債，我們雖然苦作，心裏終是快樂的。』我們不能靠人，也靠不着人，你爸爸認窮沒有向人開過一句口。就是你叔父肯幫助你，也無非看你爸爸是個硬漢……如今你爸爸也要老了，你要再不能自立，我們那一天能出頭。」想到此地，覺得深深地對不住父母對於他一片的苦心。他自憤說：「歸去罷，再要久居上海，真是不成話了。」

但仔細一想，歸去也是不能的，歸去無以對父母，又無以對叔父一番提攜教誨。不歸去也不行的，久居在上海就將成爲餓殍！他想來想去，一切都現出黑暗絕望的狀態。上海無論如何，是不能再住了。

他站起將桌上的書收拾到箱子裏，陡然看見自己畫的那一個三角圖上，忽然多了幾個字，仔細一看。教授三字下面加了一句：「更可惡。」西裝少年下面有「可惡」兩個字，自己的下面却寫着「也有一點可惡。」旁邊又有四個小字寫着「一羣蒼蠅。」

他呆望了半。天把一切回家的心思都忘記了，自己反而安慰自己道：「雖然是一羣蒼蠅，我墨華仍是蠅中之最佳者。方鳳之對我，仍舊不能算怎樣的壞。」

他又奮激起來說：「回去是要回去，方鳳處總得要丟去一次，了却這件丟戒指的事，墨華總不是因丟戒指而私逃的人，萬不能使方鳳這樣的疑心。」

想到此地，他又完全變了。他並沒有整理東西的心思，只想着怎樣明天去見方鳳。

三十六

墨華次日到方鳳家中去的，方鳳的父親正在客廳裏坐着。墨華於是便被叫入客廳中了。

在墨華的初衷是不想入客廳的，他預料見着方鳳，告訴她自己回家的苦衷，並提丟戒指怎樣處理的方法。他預備答應方鳳任何的要求。務必在回家之前弄好。

今天一來不見方鳳，心中便是一陣不滿意。再看方鳳父親迎他入客廳，他更是不滿意。不但不滿意，而且有點怕。

不過今日方鳳的父親似乎又和往日不同些，他容顏十分的和藹。他們談了一次天氣。談了一次國事。談了一次家鄉。結果被方鳳父親從墨華口中探出了義生里一百卅八號。

方鳳在樓上，也知道墨華來了。本來她是要老早就下來的。但是她因為昨日在墨華處爲了戒指弄得太難過，又哭又鬧，如今倒有些不好意思。如下樓去問他討戒指戒指又實在在自己手中，不問他討戒指，又和昨天的一切，太不連貫了。

她雖然不下樓心中却非常着急和難過。她這種人在這種環境，完全不能忍耐的。墨華多坐一刻，她的

心便更急，更急便十分的想下樓看一次。她終於忍耐不住，便下了樓。

她這時下樓，是在座的二人所最喜悅的。墨華達到了目的，方鳳的父親也達到了目的，他知道了墨華的住址是養生里一百卅八號。

方鳳的父親看見女兒，他倒十分的喜歡。他不怕女兒現在和墨華好，因為他就可以和郝老爺商量大計去退墨華這個魔鬼！

他看見女兒，他就想脫身去找郝老爺，他招呼陪着墨華，自己便去找郝老爺。

墨華見了方鳳，心中一喜歡，見方鳳父親叫方鳳陪他談話自己跑了出去，心中便更喜歡。

方鳳看見父親走出去之後，她將手向墨華面前一伸說：「你看，這不是戒指麼？」

墨華定睛一看，真是那個戒指。但是自己還不相信，復問方鳳道：「真是那一隻麼？」

「怎麼不是，難道還有第二隻不成。」

墨華心中很想追問她怎麼樣追回的。但是——轉念想想，「我已經是要離開此地了，何必追問，更多出一些事？」所以他隨即說道：「戒指已經尋着，我心中也定了。不過無論如何我總覺得深深地對你不住。你也能饒恕我嗎？」

方鳳笑道：「這沒有什麼饒恕不饒恕的。」

「那你氣我不氣？」

「我何嘗氣過你來？」

墨華站起來說：「我現在心安了。我告訴你。我今天來向你辭行的。我預備回家了。」說時他很難過的。方鳳的臉，忽然變了色，頭也垂下了。半晌，她說：「你真要回去麼？」她的眼淚，又像是要流下來的光景。墨華心下暗想着：「我既是去的話，說明之後，就完了，不必留戀什麼，也無庸引起她的傷感。」他便回方鳳道：「是有這層意思，行期還沒有定，我想此地找事不容易，還是回去。」

「那末嚴譯名所說的話，竟靠不住麼？」

墨華道：「他的話是替我出氣的，我替代他的位置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他父親的意思。而且那個學校，有了戊教授和念茲，當然不利於我。」

方鳳道：「你留幾天再去罷？」

墨華隨便哼了一聲。轉身便向外：「再見罷！」

方鳳送他出門，說：「請你至少要再留三天！」

墨華向他一笑，便一直的去了。

三十七

方鳳的父親出了大門，便到那老爺家中去。那老爺爲了方鳳的事，很出過一番氣力。他一方要打破方鳳和墨華的友情，一方又要完成錢少爺和方鳳的婚媾。

今天方鳳的父親來，他劈頭便向他說：「錢家那邊的事，現在進行的已經很好了。」

說着話他便拿出一張紅紙來，看起來好像一張禮單。方鳳的父親注目一看，上面開的八金八翠，四季衣服一切等等。他也沒有心細看，便說道：「定還沒有下，倒說到了這些。」

那老爺道：「這是一個底稿，定過了就拿出來的。他家裏捧着，不會不答應。」

方老爺道：「向他要這些，我們沒有什麼賠，怎麼辦？」

那老爺又輕輕地向他說：「你這個人真傻！他照這樣辦他不損失東西還要拿回去的，你家裏賠不出，也叫他拿出來撐面子，他來的是他出錢辦，你去的也是他出錢辦。」

方老爺笑道：「他也不能那末傻？」

那老爺笑道：「你又不懂了。他是沒有父親的，只有一個叔叔抽雅片，時常來找他接濟，他恨都恨不了。他

還敢找他主持一切麼？老方。你看着，這頭親事有成，也許他要拿一大筆款項，託我和你商量着辦，那我們纔真勝利呢。」

方老爺坐在那裏抽了一枝煙。

郝老爺又說道：「你姑娘嫁過去之後，還有許多妙路，那種路，真是不可思議！」說着話他又附了方老爺的耳朵說了一陣，方老爺哈哈地笑起來，郝老爺也笑微微地在房中走來走去。

方老爺道：「老郝！墨華的住址，我已經知道，他是住在養生里一百卅八號。」

「真的麼？你怎樣得來的？」

「墨華親自告訴我的。」

郝老爺笑起來，說：「我現在做事，一方面建設，一方面破壞，自古是破壞易建設難，建設已經做到此處，破壞只須一舉手之勞，不過花幾個錢而已。」

「你說的是不是請他來吃一頓？」

「對呀！就是這上面要花幾個，但是恐怕他不到。」

「一準到的。後天我小女的生日，我就請男客一桌，女客一桌，墨華一準到的。」

郝老爺道：「那便好了。我先叫小兒去對錢家說，叫他備一份精美的禮物來，一則討你小姐的歡喜，二則

和墨華的比一比，使他難堪。這一着少年人最經不起的。我們故意將禮物拿出來極力的贊賞給他看，叫他因音而憤，因憤而絕。豈不大妙。看過了禮物，我們便請他入席，錢少爺是精於詞章，金石，碑帖，書畫之學的。我們在席間專門串通了來談這一道。墨華是學校出身，他決不能懂這些東西的。他越不懂越便難受。這就叫做急。少年人是忍受不住的。我們看他不懂，我們便用詞章來打趣他。我們再做好了一些酒令來取笑他，他有點懂，又不全懂，要想回罵我們，又罵不出，這叫做氣，少年人也忍受不住的。一說過了兩個人哈哈地笑起來。方老爺尤其佩服郝老爺的妙計。

不過方老爺雖然快樂，快樂中仍有痛苦，女兒的生日，新衣服還沒有一件。他躊躇了半日，終於吞吞吐吐的告訴了郝老爺，郝老爺又告訴他一條妙計。就是再叫錢少爺去買頂好的衣料，由郝老爺交給方老爺，再由方老爺伴着方鳳去到最新式的裁縫店去做，限他兩日成功。

郝老爺說完了妙計，他非常的得意，又輕輕附於方老爺的耳朵，幾幾咕咕一陣子，兩個人都拊掌大笑。都說這一來，真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方老爺回家寫帖子，女兒真是喜歡不了，又聽見自己還有新衣服，心裏更喜歡，把女兒的一切嬌態，完全都呈露出來了。

方鳳喜歡了半天，便上樓去寫信叫墨華來，並招呼他不必送禮。到了次日，衣料也買來了，方鳳自然十分

滿意，又見父親陪着她到裁縫店做衣，限期成功，她就更歡喜。

這幾天忙着做衣服，預備一切，方鳳也沒有出去，就是有空，她也懶得出去。怕人家當面說一些賀壽的話。她坐在家中等過生日。

這一天女客到的有郝太太，郝少奶奶，艾小姐，還有幾位小姐。男的便是郝老爺訓練好了一班人，裏面還有一位衣衫極其華美的錢少爺。今天方鳳真是美麗，尤其是那件衣服，受許多人的贊美。

無論如何，今天總是方鳳最得意的一天。她來往的招待客人受賀談笑，一堂都顯出快樂的氣象。不過她仍念着墨華爲什麼這時候還沒有來。

時間已快正午了。男賓已上了桌，墨華還沒有來。那些禮物依舊放在那裏，沒有人去換他。

酒已三巡了，墨華還沒有來。方鳳却忍不住地走到客廳門口張一次。

郝老爺向她招手笑說：「小姐，你進來，今天是你的生辰，我們來飲一杯，表示賀意。」

方鳳便微笑着進了門。錢少爺十分侷促不安起來。

郝老爺說：「方小姐這件衣服真漂亮！」

說着話大家全注意到她的衣服。方鳳真越發的得意了。

方鳳一得意，錢少爺也得意起來，錢少爺得意起來，郝老爺的兒子也就得意起來，他輕問錢少爺道：「這料子是不是我們同去買的那一件？」

錢少爺點頭。

「做起來格外的好看了。」

這兩句話深深刺入方鳳耳鼓中，她漸漸地有些起疑了。

她嬈嬈婷婷走到郝老爺面前問道：「郝伯伯！這衣料是你買了送給我的嗎？真謝謝你，我滿意極了。」

她說着話真滿透媚態！錢少爺心中真難過。他猜疑着，明明是我買的料子，怎麼倒出去謝他呢！郝老爺真有些胆寒，想老方爲什麼這樣呆，爲什麼向她說是他買給她過生日，不就是完了嗎？郝老爺解不出這個理，他眼看着錢少爺臉上變了色。暗想這真是糟了。不能說自己買的，也不能說方老爺買的。

看看方老爺，方老爺臉孔也在變色。郝老爺一急，隨口便說出一個錢字，一想不對，便趕緊改了口說道：「管他誰買的，只要是個禮物就完了。」

他勉強的接着笑一次。方鳳便抽身出門去了。

方鳳出了門，郝老爺向他兒子瞪一回眼，兒子的頭低下了。方老爺又向郝老爺瞪一回眼，郝老爺舉起酒杯來請大家喝酒。

又進了三五巡酒，忽然一個娘姨送了一個紙包給方老爺。方老爺打開一看，正是女兒所穿的那件漂亮衣服。裏面附一張紙道：『羞衣人之衣，故剪之。』

大家聶來一看，全都面面相覷，尤其難過的是郝老爺、方老爺和錢少爺。

這件衣服是誰叫送來的，當然是方鳳無疑。

方鳳自從聽了郝氏父子的幾句話，便知道這件衣料定然是錢少送買的，即便不是，也決不是父親買的，父親沒有這筆錢，有錢也不會這樣使用。他越想越氣，自己竟會穿錢家的衣服，炫耀於人前。真羞的很！她一氣就將衣服拉下去，這夏季的紗衣，怎禁得她一拉，破裂的痕跡，就現出來了。

一破不如全破，她索性用剪子亂剪了一陣。用紙包起來，附一個條子，送父親去。

她預料着父親一定要責罵的，她一口氣便跑到養生里去看墨華。這裏賓客看了這一幕戲，大家索然無味的散了。父親找女兒，也沒有找着。方鳳找墨華也沒有找着。二房東告訴他墨華已經回家一天了。方鳳只缺了一片憤怒，怨到段小姐家中去。不一會段小姐也就回來了。

三十八

這天郝老爺的計策，可算完全失敗，但預備了一串金石，詞章，書畫，碑帖的話，又預備了酒令，又訓練了一班人員，又幫助錢少爺預備了禮物。所得的只不過見了一襲剪碎了的衣裳！

錢少爺當晚也沒有說話，就匆匆地回去了，方鳳的父親和方鳳母親又大大的吵了一次。父親也無法找女兒，女兒也不想回家。

方鳳到了段小姐家中，連氣帶說的弄了一大套，段少奶奶也並沒有說什麼，只說：「我老早說過，你揀一個嫁了罷，省得令尊煩心！」

段小姐到家的時候，方鳳的話也說完了，坐在那裏發呆。

段小姐道：「你的性子太急了些，怎麼就將衣服剪碎了呢？」

方鳳道：「我真算有忍性的人，不然當場就將衣服撕給他看。」

段小姐不禁笑起來道：「那你的兩臂不是光光的在外面麼？」少奶奶笑起來，她摸摸方鳳的臂說：「光倒是光的，不要給人家沾了光去。」

方鳳將她輕輕一推道：「捉狹鬼！」三個人都笑起來了。

段小姐道：「你這樣一弄，恐怕那邊伯父母要嘔氣。我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怒形於色了。」

方鳳道：「管他們的事！他們一天鬧十次，也不與我相干。」

「真的，墨華今天沒有去麼？」段小姐陡然問她這一句，方鳳尙未答言。

少奶奶道：「你怎麼會知道？」

「方鳳家伯母說的。」

方鳳道：「他已經回家了！」

段小姐滿臉透出驚訝的問道：「怎麼，他回家去了麼，此地房屋怎樣？」

「前天就回掉了。」

「還來不來？」

「恐怕不來了罷！」

段小姐不語，臉上却十分焦急。三人沉默了一會兒。

少奶奶道：「鬧了半天，你肚子還是餓的哪！」

方鳳道：「鬧也鬧昏了，一點不覺得餓！」

少奶奶假嘆一氣說：「想不到請人吃飯的人，自己反而到人家去吃飯。也好，我叫娘姨買碗麵來給你吃。」

罷！

方鳳說：「何必一定要買麵呢？隨便弄點東西吃吃好了。」

少奶奶笑起來說：「小姐！今天是你的大壽，難道忘記了嗎？」方鳳不響。

一會兒，麵也來了，方鳳吃完，段小姐便提議去看影戲。

今天的影戲。少奶奶沒有去，方鳳和段小姐去的，影戲院還是那一個，嚴譯名却沒有看見。雖然沒有看見

嚴譯名，段小姐的興趣却沒有減，她握着方鳳的手，作非常親蜜的談話，也不知道她立意去解方鳳的憂，還是發揮自己的情感。

從電影院回來時後，方鳳便預備在段小姐家住。照段太太的意思，是不贊成的。經段小姐幾次的說項，終於允許了她的要求。

在方家一方面，方老爺和方太太大拌了一場嘴。方鳳本也不是太太的心上肉，她毅然丟下了丈夫和方鳳，私自帶了小寶回娘家去！

方鳳的家庭至此，算是失去了中心，同時又搖動基礎。兒童是家庭的中心，夫婦是家庭的基礎。如今中心移去，基礎分裂，也就無所謂家庭了。家庭已不成家庭，父親也就不問兒女的事。方鳳在段家，得着了段小姐和

她相伴也就樂不思蜀。

方鳳所居的房，也就是段小姐的房，一切盥洗用具，也是段小姐的用品。她睡的房，也就是段小姐的牀。段小姐的牀，向來是一個人睡的，如今兩個人睡，意味也就特別深長些。段小姐的房，向南有一排窗子，南風徐徐地送進來，晚間尤其令人神爽。

方鳳和段小姐從電影院回來之後，儘在房內談話。談話得非常密切。或者最密切還不是晚上，乃是夜間，在她們洗了浴之後。

涼風從窗子裏吹進來，兩個人全都坐在籐榻上閒話。她們談到了墨華，念茲，戊教授，和嚴譯名。嚴譯名對於段小姐，當然特別有興味，而方鳳對於段小姐也特別有興味。

她叫段小姐替她斟茶，開汽水，拿杯子喂她。又叫她替她擦手巾，搽粉，搔癢，梳頭髮。

時光的飛去和人的言語行爲一樣細膩波動，段小姐忽然問方鳳道：「墨華突然回去，你心中覺得怎麼樣？」

方鳳道：「只要有你在傍邊，我也不覺得怎麼樣。」

段小姐道：「不知道什麼緣故，我那天遇到嚴譯名之後，心中就像多了一件事，久久不能丟掉，那天你還在我家中的時候，我就上樓找畫報看，看見他的照片，心中似乎好一點。後來被我嫂子看見。她還取笑我。」

方鳳道：「我和你不同的，我只要對方有個人，就不感寂寞，有你，也行了。」

段小姐想了一刻，說道：「真的，各人有各人的特性。」

方鳳道：「從前你遇見我不是說情願和我在一起麼？怎麼現在又愛起嚴譯名呢？」

段小姐現出十分羞澀的狀態，不發一語，令人可愛！

方鳳却用手加她的肩上說：

「我很好的一個人，就被嚴譯名佔去了麼，來罷！我們親一回！」

說着話，她用手將段小姐的頸上一勾，段小姐便乘勢倒在方鳳的肩頭，便親熱了好一會子。方鳳露出滿面的得意的笑，段小姐眼迷迷地問道：「嚴譯名是一個運動家，何以那一天見我們的時節，會那樣文雅呢？」

方鳳微嘆了一聲說：「你真忘不掉他！我以後怎樣忘得了你！」

三十九

墨華從方鳳家中出來，得着了一個極大的安慰，因為方鳳得了戒指，他一切都對得住她的。他回到養生里，房中坐了一刻，立起來將東西整理了一遍，仍舊覺得有莫名的悵惘。

他想還是去看嚴譯名。他的主義是：「即使事不成功，友情總不可滅，不告而行，是不相宜。」

於是他便再到譯名處去一次，終於找着了。他把他要離開上海的話向譯名說了一遍。譯名也以爲久居上海，終非長策，不如先回去，一等事有頭緒，再寫信告訴他來。不過譯名仍有一事爲他愁着的，便是方鳳的戀愛不能繼續。

墨華道：「對於方鳳的一切，決計不再做迷夢了，她嫁給誰都可以，自己也沒有什麼的難過的。」

他又將戒指的話告訴了嚴譯名，一切的心思都整個的去掉了！

墨華到家的日子，正是大雨傾盆。他裝了滿臉得意的樣子見了父母說：「事情已經有了把握，在一個教授所辦的學校中教書，聘約不久就要寄來了。」

他表明了父母一切，便去會叔父母，叔父母知道他如此，心中也是十分喜歡。

他向他叔父說了一些弟妹下學期的事，叔父說下學期已決定送他入學校，因為有小金邊眼鏡的力量，可以免試。

墨華說：「弟妹可要再補習幾天呢？」

叔父道：「你在家也住不了多少日子，休息罷！大熱天的！」

墨華一聽，心中却很喜歡，他久已沒有心住在叔父家中的一因為有弟妹吵鬧，一切信件物品，常受叔父的檢查。搬回家之後，父親是不在家的，母親認不得字，又靜僻，又自在，只不過房屋不如叔父家裏大，飯食不如叔父家中的好。對於這些缺點，他也會想出方法來補救的。他在叔父家中的那一個房，仍舊保存着，一面在自家裏整理了一間樓，作為自己讀書之所，兩邊於是可以隨便住，飯也可以隨便吃，一切便都覺得順適了。

這小樓一角，只有一個缺點，那便是太熱。陽光從屋瓦上蒸下來，熱氣儘管向下逼。不過這幾天的天氣，總是陰寒逼人。大雨小雨，時常落個不住，所以真算是一無缺點。靜雅之至。

墨華只說預備所教的書，父母也不大多談話，叔父也不讓弟妹來找他。他便可安安靜穩的和上海一切朋友通信。

此外還有兩件事，可以增加他精神上快樂的。第一是他的這一角小樓有一個後窗，臨後窗一望，便是一

個小池。池的那邊，有的是房屋田畝，更遠的還有影影約約的山，第二便是他每和母親共飯的時節，母親總和他談那一家有女兒要嫁來做媳婦，某家女兒面孔什麼樣子，才能什麼樣子。某家因為墨華在上海得事，便怎樣的來拍馬屁。一切等等，入了墨華之耳，都覺得非常的有趣。

不過有趣之中，令墨華極其感覺着掃興的一件事，便是爸爸每晚歸來，必定愁着雨落的太大，山洪暴發，淹沒了田禾。起初他說，墨華倒也不十分注意。後來們每天晚上說破了某某圩，某某圩，墨華却也有點掃興，他說：「爸爸也沒有田，何必愁這些事呢。」

爸爸說：「田禾淹沒，工商定然凋敝的，虧你讀了幾年書，這件事都不知道麼？」

墨華不敢響。

父親說：「你明天到樓後面去看看去。」

隨後大家也沒有說話，便各自安寢了。

次晨起身的時節，小雨濛濛的落。墨華遠看那農田，也還未全體淹沒。一會兒，天色放晴，太陽倒又出來了。太陽出來之後，空氣中覺着分外的潮濕。墨華下樓出門到叔父家去，也沒有看見叔父。聽嬸母說他為保護圩堤的事，出去開會了。墨華和弟妹說說話，很是無趣，勉強吃了一頓午飯，就回家了。

第二天的天氣，越發的涼爽了，簡直像秋天一樣，雨也落了一天！

行。

墨華門口一隊隊人走過去，銅鑼敲的不息，後面一片人聲咕咕呱呱說破了大圩，縣老爺自己下鄉也不

墨華聽了心下一驚，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件事！

他正在驚疑的時節，叔父那邊忽然派人送了一張條子來，叫他快去。

他匆匆忙忙的來到叔父家裏，叔父向他說：

「今天本地開救圩討論會，我想帶你一同去看看，你現在已經是大學畢業，也應該知道一點地方上的

事。

叔父說完話，穿了長衫預備動身，墨華等着他一同去。

四十

開會的地點是在八字鬚子家中。

會場中間，倒也有一張長桌子，不過沒有桌布，桌上擺着幾個小碟子，有廿片糕，瓜子，月餅，薄荷糕，最妙的還有一碟黃煙。

桌上兩邊擺了椅子，靠牆却擺了凳子。墨華和他叔父進去的時候，好像進了茶館，人聲噪雜得很！墨華四面一注意，覺得這裏面的成分，真是複雜，差不多什麼人都有。

墨華和他的叔父坐了靠牆邊的凳子。二人等了半天，也沒有開會，還是像茶館一樣，人聲噪雜之至！他們耐着性子等，等了半天，還是像茶館一樣，加上水煙筒及瓜子的聲音，更顯得噪雜。

他們等的真不耐煩，想走也不好走的，但是忽於無意之中，看見八字鬚子，已坐在主席位子上，討論起來了。

討論也是一陣喧鬧，更聽不出什麼。忽然有一個尖聲的少年立起來說：「這次破圩，損失有數十萬畝，金錢總在幾百萬，禾苗之外還有人命牲畜，房屋。假使我們在豐年將所有的租穀，歸政府收一次，則水門汀圩埂

也造起來了，抽水機器也造起來了。豈不是一勞永逸！」

他話還沒有說完，東角便有一片呼聲說：「這是激烈的論調，趕他出去！」

接着一陣趕的聲音，少年人便破口大罵起來了。

他一面罵一面仍舊被推了出去。

第二人的議論又發出了。他說：「我們靠着大圩建造距離二丈的水門汀墩子。水來的時候，有了墩子好打樁，墩就堅固了。」

他說了仍站在那裏等反應。其餘的人，雖未請他出去，不過從噪雜中聽去，是不贊成的。他不敢多說，坐下去了。

第三人是個中年人說：「我看做埂是無用的，照水利方面看，十年或廿年總有一次水災，止是止不住的，水是不能阻的只能導，你造水門汀圩埂，化幾千萬也沒有用。」

他的話倒沒有人反對，大家聽得呆了。接着一陣輕輕的討論聲。

停了一刻，忽然有第四人冷冷說道：「造圩埂，導水，既不是一時的事，又不是一天的事！如今不是討論以後怎樣，乃是討論目前怎樣！」

他倒是好的，接着後面一片聲音說：「這話是不錯的！」

不過一句話之後，就沒有人再來提議，大家仍是噙噉咕咕議論着。

忽然一片聲音從外面進來說：「山洪暴發，城外的田畝，都全淹沒，水面上還浮着牛，人，以及一切的家
具。」

許多人登時大亂，外面又走進來一批，內中還有哭着叫着的。

大家便你看我，我看你的望着。

接着又是一批人進來說：「河水已上了岸了。」

一句話說完。會場上有許多人跑回去看。

當時會場上有一人說：「爲今之計，只有將全街通河的巷口用麻袋塞起來。」

一會兒，外面又來人請八字鬍子去開會討論市街禦水的方法。於是會就散了。

墨華回家的時節，家中已有水進去。家中和街道的交通，全用木板搭起橋來行走。他幫助母親將東西運
了一些上樓，父親也赤足走了回來！

他走回來便氣憤憤地說：「這班人真是糊塗。他們將巷口用麻袋堵起來，費了許多人人工金錢，結果，水是
從街溝中冒出來。那麼袋有什麼用！」

說着他嘆了一口氣，大家又將東西收拾了一陣，隨使用了一點晚飯，恐怕夜裏水還要漲，就全移到樓上

睡覺去！

次早起身，水到又漲了幾寸，父親仍舊是赤脚到店中去。母親下樓去預備飯。墨華獨自在樓窗看着納悶。一會兒工夫，叔父那邊倒又派了人過來說那邊已預備了房間知道這邊地低，恐怕有水不好住。

母親只隨便的應着，却並沒有意思去住。墨華看見那來的人，已經濕透了褲腿，他真想到叔父那裏去，順便到街上看看水。

他向母親打了一個招呼，便和來人一同去，來人說路上水深的很，叫他脫了長衫，並替他叫了一輛人力車。

墨華上了人力車，那來的人便說了一句他還要去買東西，便分頭的去，好在墨華這條路也是熟的，一個人久已走慣了。

不過今天的車子，却不是順着原路走，因為原路很窄，而且大雨衝倒了一方牆，路就填的不平了。

車子轉過大街，路也就寬了，寬大路上的交通，是非常進步的，有人力車，有盆，有小船。

今天墨華到了叔父家中，正看見八字鬍子在和他叔父談心。到看看無聊，便到後面去看嬸母。

嬸母今天倒是很有興趣的。她叫墨華坐下來，向他說：「怎麼你嬸媽沒有來，家裏水淹的怎麼樣了？」

墨華說：「家中的水還好，不過地下是要舖板的，我們的東西，揀重要的已經搬上了樓。」

嬸母笑了一笑說：「我有話要和你媽媽說。」

他凝思了一刻：「也好，我先和你說罷！你進來的時候，到叔父外書房去過了沒有？」

「去過的。」

「可會看見一位客？」

「看見的。」

「是一個有八字鬍子的人罷！」

「是，我會過的，他是本地的一個紳士。」

「對！他是本地的一個有錢有勢的人，他已看中了你，要你做他的女婿。」

嬸母說着話，便開櫥拿出一張照片來說：「這便是他家姑娘的照片，人品倒也還不壞！」她將相片遞給

墨華。又說：「他爲了一個女兒，真費了不少的心血，看你一次還看你第二次纔說出婚事。我聽你叔父講，他一

次看你的人品學問，說還考了你的書。」

墨華的臉，雖然紅起來了。他回想那次在酒席上被八字鬍子逼經濟學社會學那一種難堪的狀態，真正

難過之至。

嬸母又說：「我們家裏人，不怕人考的，考了半天，還將女兒往我們家裏送。」

嬸母又說：「前天你和叔父到他家裏開會，又是他看你的時節，後來他向你叔父說，在這個少年人頂愛說話的時候，你居然能夠不說話，真是少年老成。」

墨華心想着：「這究竟從何處說起，真是奇怪了。不過嬸母既是怎樣說，也不能不回她的。」他一時想着回不出話來，嬸母却又追他一句：「我先問你，你如有幾分贊成，我再和你姆媽說。」墨華回道：「他家是有錢有勢的，我家裏是無錢無勢的。這婚事是不能定的。」

嬸母笑道：「你也有些迂了。他來找我們的，不是我們找他；我們家裏，不是遠隔千里，他也不是不知道。」

墨華道：「不單是無錢無勢，吃飯也困難。」

嬸母笑起來：「這些話現在不提，不管怎樣，你對於她的面貌，是沒有話說的。」

墨華沒有響，叔父却走了進來，手中還拿了一封信說：「一封信，是小何帶來的。你看。」說着將信遞給了墨華，墨華一看正是嚴譯名寄來的。他趕緊拆開一看，上面寫着：

「墨華兄：

別後想安好，事已成，望速來。」

譯名。」

墨華看了心中不覺一喜，隨即將信送給他叔父看，叔父道：「既已成功，不必延遲，你就去罷！我晚上到你那邊去，看看水勢，帶問你爸爸，帶不帶。」

墨華告辭回了家，對母親說明了一切，又說了嬸母提起婚事的話，自己以謀生無着，不能談起婚事，一番的話。母親聽了笑微微地說：「你能知道這樣，我心裏倒很喜歡的。」晚間叔父來了閒談一刻給了墨華六十塊錢。墨華就此預備動身了。

四十一

當墨華回家的時候，學校的事，已經冷了下去。故事的中心，是集中在段小姐和嚴譯名。

我們還能記得方鳳和段小姐那一片的愛，那樣的愛繼續了一些時，終使段小姐曲曲達出她的意思來——要從戊教授打探出嚴譯名的地址。

方鳳道：「要是墨華在此地便容易了。」

段小姐道：「所以我問前次墨華真的回去了沒有？」

方鳳笑道：「你這個人，可真謂用心深遠了。你那天問我，我還以為你是記念着我的事，原來你還是爲了你自己嘍！」

段小姐臉上却又滲出紅霞，很忸怩地向她說：「你昨天晚上不是向我說過，我的事就是你的事麼？」

方鳳道：「那是說我倆住在一起的時候，假設你嫁人，難道也就是我嫁人不成？」

段小姐掙她一把，方鳳哎喲一聲，隨接着說：「你哥哥既和他同學，總有同學錄的。」

段小姐道：「我老早就在他房中找過，也沒有看見。」

方鳳道：「看你這個人，真也够優的。他的東西，怎麼會被你找着，你該問你嫂子討呀！」

段小姐露出一種很不情願的狀態說：「你忍心看我嫂子向我取笑麼？」說着話她又露一種可憐的狀態，真使人之意也消！

方鳳毅然道：「你這樣畏首畏尾的，我就犧牲爲你跑一趟罷！」

說着她又重復笑起來。

「我太不上算了，爲了你，我却侮辱了我自己！」

段小姐道：「戊教授好在是我們的先生，要什麼緊！」

方鳳勃然道：「我們的先生，請你自己去罷！」

段小姐忸怩道：「你這樣難人做什麼？我都被你擺弄死了，也沒有說什麼話。」

方鳳不覺嘆了一口氣說：「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種事是做不得的！」她無精打采的去

找戊教授去！

這一着棋，顯透着是不大好的。可憐段小姐終於沒有方法想出更妙的着子，只有這一着讓方鳳去做。起來雖不利於方鳳，却有利於戊教授的。

方鳳到戊教授家中的時候，很引起房東的注意，戊教授的喜歡，是描寫不出的。

不過方鳳到戊教授家中，却没有上樓，房東讓她上樓，她却叫房東喊戊教授下來。

戊教授下了樓，方鳳却很齊整的問他：「嚴譯名你認得他麼？」

「認得的。」

「他住在什麼地方？」

戊教授倒有些疑了，他心中暗想着她爲什麼問嚴譯名呢？但是他沒有閒空去考慮，他趕緊回說：「不大記得了！」

方鳳道：「你們不是有同學錄嗎？假如在上面，我們不妨上去看看。」

戊教授臉上有些急說：「似乎是在朱絨里，門牌記不得了。」

方鳳道：「這樣就行」，我去，下次再見。」

說着話她轉身便去，一抬頭時，看見念茲正站在樓梯上。

她微笑着向念茲招手道：「下來，我有話和你說。」

念茲真難，上去又不好，下來又不好。他躊躇了半天，終於走下來了。

方鳳看他下來，和他握了一次手，很喜悅的說：「好極了。我們一道去看嚴譯名。」

她非常活潑地和念茲肩挨肩地出了大門。

戊教授的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

念茲和方鳳出了門，念茲心中又何嘗喜悅，雖然是和女人在一塊走。心中也沒有一點快樂。他心中毫無主張，好像一個被綁的人，要他怎樣，便怎樣。他老老實實陪着方鳳找着嚴譯名。

方鳳和念茲進了嚴譯名的門。她却很直地向譯名說：「念茲是我硬叫他陪我來，並不是他自己要來訪你，這是我預先聲明的。」

譯名道：「管他是怎樣來的，橫豎已經來了，坐下來喝杯茶。」

說着又回過臉來向方鳳說：「密斯方今天第一次來，沒有什麼敬的，喝一瓶冰可可口可樂。」

方鳳微笑着坐下來。

念茲勉強笑了笑說：「密斯方說的不錯，我是真被她拉來的。我還有點事。下次再來談罷！」說着他便告辭。譯名留了一次留不住，也就只好送他出了大門。回來便陪着方鳳談話。

方鳳向他說：「嚴先生今天我是特別來訪你的，不知道你的住址，很費了一些事。」

譯名堆下滿臉的笑說：「大熱天的，承密斯方到舍下來，實在很不過意。墨華忽然回府的事，密斯方知道嗎？」

「知道的！」

方鳳微笑着點點頭。接着說：「你怎麼不問我怎麼會和念茲一塊兒來，反問起墨華的事呢？」

嚴譯名想不覺也笑起來說：「這倒是該問的，我竟忘了，我這個人沒有用。」

方鳳道：「你的住址，一問墨華，便知道的。」

「對！」

「可惜墨華已經走了！」

譯名道：「怎麼會遇着念茲？」

「到戊教授那裏去。」

「戊教授是知道的！」

「知道！你知道他和我怎麼說？」

「三都里五號！」

方鳳作色道：「那裏是，這麼說。他說，朱絨里門牌記不得了！」

譯名不覺詫異起來說：「即使記錯，不會錯到如此地步！」

方鳳道：「我看他這人靠不住，我轉身便去了，不圖在樓梯上遇着了念茲，念茲真是好人，他老老實實將

我帶到你府上來。」

譯名笑起來說：「那末，密斯方，恕我要問你有何見教？」

方鳳向他狠狠地釘了一眼說：「我說也難，不說也難，還是不說，你日後自然知道。」

說着她站起身來要走。譯名趕緊止住她說：「水還沒有喝完，何妨多坐一刻。」

方鳳舉杯呷了一口，說：「告訴你一點罷！我是受人委託打聽你的住址的，這個人已經傾慕你好久，甚至將靈報上你的照相，都剪下藏起來。」

譯名問道：「這到底是誰？」

方鳳道：「便是我們那天在電影院中相遇，我介紹給你的那位段小姐。」

譯名一聽，不覺眉舞色飛。一轉眼之間，方鳳已經去了。

四十二

方鳳出了譯名家的門，便思回家走一蹣，她母親回家的事，她是早已知道了。因為父親做事太荒唐了些，故意在段小姐家住幾天。

今天回來的時候，父親已經病在牀上。有病的人，沒有人服侍，就病得更利害。他的病是嘔瀉。女兒未回家之前，已經嘔瀉好幾遍，如今奄奄一息的在牀，絲毫無力了。

這真是給方鳳一個絕大的驚訝！一個年輕少女，乍然經着這種事，手足無措，自不待言。

父親在病了之後，叫人去喊郝老爺，這時候還沒有來。方鳳心中真是着急之至。

父親向她輕輕地說：「我一着錯，全盤都輸了，氣走了你母親，如今自己又得了這個病！」
一句話提醒了方鳳，她猝然的說：「去打一個電報叫母親來罷！」

父親閉着眼睛點點頭。

不過方鳳一想，事情仍有難處，廚子已經去請郝老爺，一個娘姨，不能服侍父親坐馬桶。她在房中坐着乾着急，一點方法也沒有。一會兒廚子也回來了。她便叫廚子去打電報。

廚子兩眼望着她，慢慢的說：「電報局不知在什麼地方。」

他遲遲的不行，令方鳳陡然想起了戊教授。

她立刻向他將戊教授的住址說出來，問他認得不認得，廚子說他是認得的，這纔給予方鳳一片生機。她立刻寫了一個條子，並附了一個電報稿，叫廚子送給戊教授。

郝老爺仍舊沒有來，父親已經又瀉了兩三遍。全身的肉已經瘦了下去。方鳳扶了父親幾次，力氣完全沒有了。她一身的汗，渾身軟癱，那一顆心，好像要落到地下一般！

門上撲撲的響了。娘姨出去迎進來的，却是戊教授！戊教授真是黑暗裏一個明星，他照着方鳳腳踢於潭泥的道上。

她急忙引他到父親的床前，父親眼微微的一睜。方鳳說：「這是我的先生，他來看你的。」

父親低聲問道：「是不是看病的先生，來看我的病？」

方鳳道：「不是，他是教書的。」

父親將臉轉過去，一句話都不說了。

戊教授看看這番光景，他也不能久站在房內，他和方鳳走入堂前。方鳳說：「病重得很，什麼時候得的，你到我家，也沒有提起。」

方鳳愁着眉：「我來時他就病到如此的。母親又不在，電報你替我送出去了沒有？」

「老早送出去了。不過這病是很利害的，重要的事，不是打電報，應該將他送到醫院。再不送，一誤再誤，身體當不起！」

「我心中一亂，一點主意也沒有，那末現在叫車子去，但是沒有人！」

「我替你到醫院去叫罷！」

說着話，戊教授便走出去。戊教授一面出去，郝老爺一面便來了。

郝老爺一道來的有四個人，郝老爺，郝少爺，錢少爺和一個醫生。

郝老爺和醫生一來便到方老爺房中去，郝少爺陪着錢少爺在客廳中坐。

醫生到房中一看，便向郝老爺說道：「太遲了，如今只好打一針，打一針也許沒有用！」

方鳳便哭起來。郝老爺怕看打針。他到堂中來坐着。戊教授滿頭大汗奔進來了。他一直便向房中去。郝老

爺一手將他攔住道：「不問裏面什麼事，一直往裏面跑，你是那裏來的野人！」

戊教授一頭的勁，被他這句話一說，倒不好進去，只站在那裏呆，呆了半天，說：「我是替方小姐到醫院叫

車來護送方先生入醫院的。」

郝老爺冷笑道：「病車那裏來得及，醫生早就來了，難道醫生還不如病車！」

幾句話一說，方鳳從裏面走出來，向戊教授說：「醫生已經來了，說打一針也沒有用，怎麼辦？」

戊教授氣憤憤地說：「醫生是真來了麼？那病車是用不着的了，我去回掉他罷。」戊教授轉身便走，裝了一肚子氣回去了。

病人到了如此地步，便不能再行恢復原狀了。他好像一盞將滅的燈，慢慢地滅下去。

郝老爺到了那邊客廂裏，便去預定他的計劃。這六月炎天不能讓屍身久停在家裏的，所以第一件事是入殮。第二件事是打雷報給方鳳的母親，叫她快來。

這兩件事都需要錢。郝老爺的巧安排是將這個錢的事移到姓錢的身上去。

他的理由是錢不走空處，死人不會白睡棺材的。他用很巧妙的方法向錢少爺說項，暗示着他若拿錢，方鳳必能到手無疑。

錢少爺的心本來是拿畫眉比女人的。方鳳是一個畫眉，難得可以用錢買。他想到董永賣身葬父的事，預料方鳳也是董永一類的人。不過這次他不像買衣料，沒有方鳳自己說話，他是不出錢的。

郝老爺聽了他這一番言語，他就跑到對面房中去說服方鳳。他先問方鳳母親家中還有什麼錢。因為方鳳的本身是沒有什麼人的。就有也是窮的不堪，這是郝老爺深知的。方鳳母親家還有什麼人，從方鳳口中所得來消息是還有一個舅父。

向郝老爺道：

郝老爺便第二步說出他心中所定的計劃。方鳳當然是唯唯的答應她，對於入殮的時間，却特別注意，她

「是不是今晚就入殮？」

郝老爺道：「最好如此！」

方鳳急急的說：「今晚就入殮罷！不然，一個屍身停在這裏，我也不敢住在這個屋內。」

郝老爺一聽，心中立刻喜歡起來，他却故意的說：「劈頭的一個大問題，便是要錢！」

一句話提醒了方鳳，她到是真的急起來，說：「郝老爺，怎麼辦呢？我家裏境况你是知道的，那裏來的錢！」

「或者你母親處有，但是他沒有來！」

「郝老爺，不能等她。今晚不入殮，我怕！」

「入殮總是要入的，即使你不怕，巡捕房也不能答應，大熱天的家中停屍！」

「那怎麼辦？」

「先借幾個錢來辦！」

「什麼地方去借？」

「借倒是容易，總不能我出名，我只能做個中！」

方鳳道：「就是我出名，也沒有地方去借！」

郝老爺道：「錢少爺肯借，只要你和他說一聲！」

方鳳馬上就走過去，郝老爺跟了過去。

方鳳向錢少爺鞠了一躬。說：「我爸爸死了……」她說到此地，心中一切的酸楚全都湧上來了。她哽咽着說不成聲。

錢少爺心中真難過死了，他懊悔着不該叫她來親自說的。他看了這種態度，覺得十分的可憐可愛！於是趕緊的說：「一切的事，有郝老伯和我，但請放心。」方鳳勉強對他鞠了一躬，便趕緊到那邊大哭起來了。

四十三

方鳳向錢少爺流了一次淚，全局都活動了。錢少爺心中既有極大的安慰，郝老爺也可藉此多得幾個錢。方老爺的屍身也進入了棺材，方鳳晚上也不會怕。

事情就照這樣地做了，養生送死在中國固足以算大事，但也有許多不照禮教，不按風俗，不從法律而舉行的。方家便是一個例。

方太太接到第一個電報的時候，心中一毫也不注意，她以為這是女兒弄的玄虛。她置之不理。到第二封電報來的時候，她心中急了。立刻告訴舅舅。舅舅也覺得事關重大，就帶了方太太及小孩奶媽，一齊到上海來，已經是方老爺死後的第三日了。

方鳳這幾天真是難過死了。看見母親和舅舅來，真是如釋重負，她立刻溜到段小姐家中去。她早已忘却了已死的父親，來替段小姐和嚴譯名撮合。

這天正是一個有風的下午，方鳳受段小姐的指示，約嚴譯名到人工避暑村暫晤。嚴譯名先去，方鳳和段小姐後去。

我們知道方鳳是沒有換孝的，不過她父親死的事，段家却是知道的。所謂居喪者不憂，路人更不必憂，方鳳有這樣的興趣。和段小姐一樣的華衣電服，段小姐更不必叫方鳳和她同遊爲不情。

不過段家不全是廿歲上下的人，段小姐還有母親和嫂子，嫂子固無可無不可，段太太却以方鳳爲大不然的。

他們遊了一次船，隨便指指點點的說了幾句，真看不出什麼戀愛，要說他們心中有什麼戀愛，我也描寫不出來。

沒有到晚，他們便回來了。段小姐面上倒有很愉快的表現。只有方鳳，反覺得不甚快樂，因爲段太太和奶奶對於她冷淡了不少。

這一次的官唔，對於嚴譯名，也有些不滿意，他覺得方鳳和段小姐在一塊，是一個障礙，自己不能和段小姐自由談話，是不好的事。所以他的結論是要將方鳳和段小姐分離，方鳳和段小姐分離的唯一方法，是叫嚴譯名來，所以他毫不思索寫了那一信，叫他快來。

段小姐並不一定絕方鳳，不過她的心分了一半給嚴譯名。她沒有方鳳那種豁達的態度，她的心只拘於一隅。她竟不打聽她兄嫂究竟寫信問過父親沒有，也不知道父親究竟能不能答應。實際上她哥哥早已寫了信給父親，父親已經回了信，略謂：

「……嚴氏與我爲商戰之敵，今雖遠隔兩地，前嫌未釋，欲連姻好，尙待考慮……」

這封信正是段太太和段少奶奶冷淡方鳳的導火線，方鳳在段家的路，便愈趨愈窄了！

方鳳到段家的路既是愈趨愈窄，則墨華到上海來當然是她調劑精神的唯一方法。不過在墨華未來之前，方鳳的舅舅已將一切弄得妥貼，督率他母女離開上海。

方太太本想離開上海的，方鳳則以進學校爲辭，舅舅不是不許進學校，方鳳說離學校日子太近，可以在上海多住幾時。這種糊塗的話，不是舅舅所能聽的，舅舅的意思是無論你怎麼說，現在總得離上海。

方鳳看看和舅舅說不好，她含慍走出去。舅舅却不問她的意思，叫她母親替她收拾東西。

方鳳出了門，惘惘若有所失，她到段小姐處，却怕看段太太和少奶奶的臉。她到戊教授那裏去，也沒有見着人。再去找嚴譯名也是冷冷的和她說話，說了一些空空挽留她的話。

方鳳到了現在，真可算是山窮水盡，她沒有法子就走了回來，晚間就被舅舅逼着回了家。

四十四

方鳳去了之後，墨華便到了上海，他抱了一團歡喜去見嚴譯名。

嚴譯名寫信叫墨華來，心中是以爲墨華一來，自己戀愛中的障礙，便可以驅除。自從方鳳到他家中和他說要回去的話，他心中便轉念着無以對墨華。如今墨華真的來了。他自己也覺得很難，因爲他信中寫着「事已成，速來」這幾個字，實際上並不是「事已成」。

墨華不知道其中的一切，他却以爲事情已經成功。他一到上海便去找嚴譯名。

嚴譯名向他說：「我那封信是替方鳳寫的！」

墨華呆了半晌，沒有說話。

譯名說：「^{方鳳}嚴小波父親一死，家中山窮水盡，一切身後的事，都是幾個朋友和她舅舅料理的。舅舅不使他們住在上海，便帶她們回去扶養去。你想方鳳要走，你也得看着她一次，她是很想着你的，我家裏她到來過好

回。」

墨華不禁失了望。說：「你可害了我了。方鳳的戀愛，我不是說老早放棄了嗎！」

「人家有情，你不能無意！」

「那末，她現在還在上海麼？」

「你來的太遲了，她已經回去，她被舅舅逼的過分，只好回去。不過我那封信不該到的這樣遲。我預料昨天來可以來，你怎麼到今天才來。」

「不能說，說起來真是更難過。我們那地方今年淹了水，街上都可以行舟，你信到之後，我第二天便動身來了。我家離碼頭很遠。中間要經過一個高坡，這高坡是鄉人上城必須的路，每天鄉人避水往城裏來很多，所以一班地痞，便全等在那個高坡打劫。」

嚴譯名更驚訝的說：

「難道你被他們劫了不成？」

「自然是劫了！」

他說：「怎樣劫法，是不是照上海那樣拿着手鎗對着你？」

墨華道：「不是，他們的目的，本是劫雞鴨牛豬四樣物品，好比有一個鄉人提了一籃子雞。他們上來一個人說雞賣給我十五個銅板一隻，你賣給他就無話可說，不賣，他們有一個人和你胡鬧，有一人將手在籃內捉雞放到水裏去。你這筆生意想做的好就很難了。」

「鴨豬牛也是如此嗎？」

「不過用一種改頭換面方法罷了。鴨也是十五銅板一隻，豬六元，牛十元。」

「鄉人爲什麼弄到街上賣？」

「不賣就餓死了，一文也不值！」

「劫去了之後呢？」

「在街上賣，獲一倍的利！」

「你的錢怎麼被劫去的？」

「我到那個地方，他們是一羣人打架，打到我身上來，地上很滑，我只顧了我自己，不知怎樣弄的，皮夾就不翼而飛。」

「你以後便怎麼樣？」

「我只好回去再拿錢，錢還是向叔父拿的，拿錢是爲的是就事！」

墨華說着話，雙眉深鎖。

譯名笑道：「來雖是爲方願，事體總不能無望的。我再努力一回，準得有成！」

墨華說：「勞頭的大問題，便是住處都沒有了。」

譯名想了一刻說：「他們還有一個辦公處，在已教授的那條街上，好像記得是十一號。我替你到已教授那裏去說，讓你到那裏去住。好不好？」

墨華猶豫的很。

譯名道：「不管怎樣！錢總不要出的，吃他的飯，你嫌不好，再去找別的事，我總有法子，不使你爲難。」說着話，他便起身像要去的樣子。墨華也就告辭回了旅館。譯名便到已教授那裏去了。

已教授忙了許多時的學校，只弄好了一個籌備處。兩個常在籌備處的人，一個是麻子，一個是一團和氣。這兩個入差不多不能做什麼。嚴譯名去和他一說，他也都答應下來，因爲他很想得一個能做事的人。

墨華倒是一個做事的人，他入了籌備處，很替已教授籌劃了不少計策，他最管名的計策，是將學校改成一箇函授學校。假若嚴校董的捐款無着。

嚴譯名父親無意捐錢的事，久爲墨華所深知。不過以前墨華感於嚴譯名助他的一切，他不好向已教授說。如今嚴譯名既是如此，而墨華自己又不想和已教授爭這一分的愛情，他的心就可以完全放在籌備處。籌備處變成了他的根據地，他的家中差不多像濟河棧舟的一樣情形，跑到上海來找事做。嚴譯名對於他只是如此，他不得不爲籌備處謀一個永久的計劃，以顧全自己的飯碗。所以他遂有這函授學校的提議。

函授學校爲已教授所贊許的原故，因爲他企望於校董的幫助過深了。過深則所得者微，所得者微則不

得不縮小範圍或是改變計劃以適應環境和維持現狀。

卍教授從了墨華的計劃，他便忙著奔走了一陣，橫豎不要人家再捐錢，人總是贊成的。那一班開國功臣，因為國也沒有建立。他們的功也無所依附。那真正在籌備處出過力的。如今仍在函授學校中服務，看看也都是社會上公平的事！

函授學校招生廣告在報紙上一登載，一切的職務便已定奪了。卍教授仍是在這學校中做教授，只是苦了念茲。他忙了半天，仍舊站在空處。

四十五

禮拜日的中午，譯名跑到函授裏來訪墨華。他到的時節，墨華還在睡着沒有醒。譯名推醒了他。

「你真好睡，要不是我來推你一次，你恐怕一直睡到正午！」

墨華笑着說：「今天是禮拜，沒有事便多睡一刻。你幾時來的？」

「剛來！」

用人已送上了一杯茶。嚴譯名坐下來，墨華叫人取水洗臉。一面談話。

譯名說：「我今天問你一件事！」

「什麼事？」

「方鳳來過信給你沒有？」

「我以爲是什麼要緊的事呢！原來是這件事！她怎麼會來信給我，她也不知道我的住址。」

譯名道：「怎麼不知道。是我寫信告訴了她！」

「你怎麼知道她的住址？」

墨華到有些驚訝。

「他臨行的那一天到我那裏去的，他說了他的住址，我挽留了一陣子，也留不住。」

墨華道：「他這次走，走的這樣快，是想不到。她父親死，死的這樣快，更想不到……」他停了一刻，又接着

說：「到底什麼病死的？」

「急病！」

「也沒有請醫生治療？」

「怎麼沒有！聽說他父親死的時候，她母親還不在上海。」

「那末是方鳳親自含殮的？」

「這一點纔妙呢！方鳳親自向我說她催着入殮，因為她怕看死屍！」

「誰替他做一切的事呢？」

「聽說有個姓郝的，是她父親的朋友！」

墨華想了一刻，不覺恍然悟了。他向着譯名道：「我一切都明白了，姓郝的我會過，他來做這一套，目的是在賤方鳳。不過這裏面的周折，我很疑心，因為方鳳父親死的太快，方鳳又是一個不常在家的女孩子，她母親又不在家，難免沒有遭別人的謀害！」

「那倒不見得，他的病有醫生證明書。」

「醫生誰請來的？」

「當然也是姓郝的。」

「還有別的醫生沒有？」

「倒沒有聽方鳳說起！」

墨華聽了笑道：「那怎末不令人疑心呢！」

「疑心也沒有用，屍主沒有話說，路人還想說話不成！」

「除非不是謀害，如果是人，人人都可以告發。」

告發不告發，總得有方鳳到上海來纔行，我不過是糊裏糊塗說：「真實情形，或者不是你所想的那麼嚴重。」

墨華道：「到上海我們也不知道，或者她已經到了上海。」

「我們到養正女校去看看，好不好！」

墨華道：「這段戀愛，老早丟棄了，我不看她！」

「你不是在調查她父親死的狀況嗎？」

墨華笑起來道：「我不過是一個路人！」

譯名又想了一刻說：「你真不去麼？」

墨華搖搖頭。

「那末我去找她來會你，行不行？」

「怎麼不行。我是不去，她來，我也不迴避。」

譯名帶笑着出了門，低低地自語道：「不知她在不在上海。」

說完他就這麼去了。

墨華在他去了以後，也沒有吃東西，却一毫不覺得餓，拿了一本書翻開來看看，一毫也不生興味。他將昨晚的印象忘去了，倒不些想起方鳳，覺得對於自己，並沒有什麼不好，替自己做過事，也說過許多話，臨行她還叫自己留幾天，自己却一時興起跑了回家。

他倒望着譯名和方鳳今天能够一道來見他，但是久等不到。

其實，假若譯名找着了方鳳，也不會立刻帶來見他的。譯名今天來的用意，完全是爲了自己。

段小姐對嚴譯名已經是入了愛情的網。譯名對於段小姐也是戀戀。譯名見了段小姐固然是說無可說，離開了之後，就像失去了一件寶貝的東西。

他知道父親和段小姐父親的一件事。這段姻緣分明是崎嶇難行的。自己又忘不了段小姐的一切。方鳳在滬的時候，還可以由她與段小姐通一點情懷，自己却又遍遍地聰明過分怨他在中間是一層隔閡，所以寫信叫墨華來。

如今方鳳真的去了，段小姐的消息反而一點也沒有了。連問都無處問。幾次情書的稿子，終是看看扯了去。自己又不敢到段小姐那裏去。我們完全預料不到怎樣精明的嚴譯名，對於戀愛一層，竟會這樣的呆笨。

釋名本是夢想着方鳳來，還照着以前去到避暑村玩一回。用慰他對於段小姐的渴念，這是一個很窄狹的、意思。但是思想進入窄狹的路途，每每不知道回轉。

他想不出到養正女校去找方鳳。更想不到段小姐也是養正女校的一個學生。他反而去問墨華，方鳳有沒有信。他一直等到墨華捉了一句：「不知道她到了上海沒有。」

方鳳到可以到養正女學去尋方鳳。

四十六

譯名走到養正女校，心地就豁然開朗了。他想縱使今日尋着方鳳，段小姐也可以尋着的。

他入了會客室，問了問僕役，知道方鳳已經到了校，他一面叫僕役請她出來，一面自己坐在那裏凝思。一陣皮鞋聲引進了方鳳，他看她穿了一身縞素衣裳。

方鳳很嚴肅的和他說：「你來尋密斯段的麼？」

譯名笑起來。「我特地來看你的。」

「看我！」方鳳的臉陡然放下臉來。

「我是上海公墓中的人了。」

說着她好像要哭。

譯名乍然聽了她的話，很有點氣，如今看她要哭，一句也不敢發。

停了一刻，他又說：

「墨華已到了上海，密斯方知道麼？」

「我不要聽！」她陡然發出一種顫抖的聲音。

譯名真不知所措，接着低低地說：「他現在在印泉里三號函授學校裏辦事。」

方鳳真的哭起來，轉過身便走出去了。譯名心中正是難過而又着急，他一人拿着帽子，在會客室走來走去，想走，却又捨不得。

校役伸頭進來一望。他的靈機陡然動了。他問校役說：「段小姐在不在學校裏？」

校役對他呆望着，又似乎想了一刻說：「我們這裏沒有姓段的，從前有一個，如今不來了。」

譯名只好快快的出了門。心中滿貯了不快意，其實這「不快意」不單是譯名，墨華也是一樣，他久等着譯名不來。他自己倒也想找方鳳去，他久困的靈魂，就想尋一點安慰。

他一方想着一方自己仍舊警戒自己說：「不能去，去了豈不又多一番周折，既不想連續這一段愛，就不能去。」

他站起來在網籃中找一本書來消遣，翻來翻去，翻着了一本日記。心想日記好久也沒有記了，自從回家至今，不知道怎樣在那裏糊塗的混時光。

他站在那裏翻開來溫一遍最引起他注意的是：

「男性為戀愛而競爭，是人類一種醜惡的現象，女子不是貨品。說不上為戀愛而競爭。戀愛應以女子所

愛者爲標準。她愛誰就是誰。不愛就算。競爭做什麼呢？結果總是空的。」（西裝少年的話）

「女子愛誰就愛誰，你長了這麼大，可會聽過女子向人說我愛某某人呢？女子的愛，表現出來，最深奧，最神祕，男子焉能看得出。男子最笨，眼睛又看不真，女子笑一次，他便以爲那女子只愛他不愛別人了。說一句笑話。他便說那女人要成他的伴侶，不再遇別人了，豈不可笑。」（方鳳的話）

看了一遍，自己不禁啞然失笑，自言自語的說：

「還去找方鳳麼，我這個人，真透着笨了。」

他將日記放在桌上，又看一遍，心中又忍不住默默地在念着。

「女子的愛，表現得最神祕，男子焉能看得出。方鳳究竟表現過沒有，自己看不出。」

他將以前一切，憑着記憶力去追想，想來想去，一點也得不着結論。

飯已經送來了，麻子仍沒有來，自己便坐下來吃，吃着飯仍丟不下方鳳的那一番話。末了，他真覺悟出來了。

「方鳳的一番話，是明明地說男子看不出女子表現的愛。男子和女子是誰，當然是方鳳和自己了。方鳳已經向自己表現着愛，自己看不出。如看得出或是承受了，她也不會發出這幾句牢騷。」

他這麼地一想，方鳳對他表現的愛，便完全呈露在目前了，他覺着洗衣服是愛，送麵包也是愛，甚至於聽

說的話，也都是愛。他深悔以前不識，現在倒又想去看他了。

他拿着帽子想要出去。腦中却又一轉念說：「還不知道她在不在上海呢？何必去！」

於是他又坐下來，想想還是寫封信去探探。

這封信是叫僕人送出去的，送去的時候，心中仍舊念着學監也許要拆開那封信。

正在想的時候，壁間的電話鈴忽然響起來，他趕緊拿起話筒來聽。乃是嚴譯名打來的。譯名正在話筒中告訴他，方鳳是在養正女學，但不肯和他同來。本來墨華心中是藏着一團喜悅因為自己是在變魔術。現在聽說方鳳真在上海，不肯和譯名來見他。自己又深悔不該寫那封信。

他想到此處，趕緊出去找僕人，僕人已老早不見了蹤影。他癡立在門口，不上樓，也不到街上。只在那裏
癡神。

僕人進門喊了他一聲，向他說信已送去，方纔將他失去的靈魂追了回來。他一面問他道：「信送到什麼地方？」

「不就在那街角信箱中麼！」僕人回着兩眼直勾勾地望着，意思好像是說他並沒有送錯。

墨華一聽是信箱裏便立刻走出去了。僕人並沒有顧及他，自己便上了樓。

墨華很快走到信箱面前，便更透着呆了。他覺悟出信箱是鐵的，小門又鎖起來了。自己憑着什麼本領，去

開這郵政的信筒！不過在失望之中，他仍是有的一線生機，便是硬等着綠衣人來開這小門時，他可以要求他將這封信還給自己。但是站在這裏呆等，却是一件真難過的事！

他忍着苦等着，走來走去的，像是等朋友，又像是賞鑑店中玻璃窗內的物品，深引起了路人和巡捕的注意。

他在此地又怕巡警要搜查他，當他爲盜匪，走了又怕綠衣人來取那封奇醜的信，他越等越急，真是沒有辦法。但迎面却走來了那位巴教授！

巴教授見墨華，便笑起來說：「出來買東西麼？」

墨華支吾的答了一個是字。

巴教授說：「我正是來找你的，念茲來過沒有？」

墨華道：「沒有，有什麼事嗎？」

「沒有什麼事。我來打你招呼，假使他向你借故弄錢，切不可給他。」

墨華驚訝起來問道：「他現在窮了嗎？」

「窮了！」

「怎麼這樣快？」

已教授道：「話很長的，到學校裏和你細說。」

說着話，已教授便一直向前走，墨華只好跟着他走。巡警以為他已經等着了朋友，便也不再注意他了。

四十七

墨華跟着已教授走，心中是不快的，但是他更沒有方法不走。終於兩人一陣到了學校。僕人送上茶來。

已教授說：

「兩位先生呢？」

「今天他們沒有來！」

已教授向墨華說：「不錯，今天是禮拜日。」

墨華沒有接下語，他渴望已教授可以就去，或者他再到信筒那裏去一次，也許能會着郵差。」已教授却不知道他有這一番心，他要告訴他念茲的事。

他說：「念茲已經被家中趕出來了！」

墨華被他一句提起神來，他忘記了那封信。只呆呆地望着已教授。

已教授接着說：「我是聽戊教授講的，他到戊教授處騙過錢。戊教授說他並不是婚生子。只不過是一個

私生子。他父親不知怎麼弄的，現在會疑心他不是他的血統。給他兩千塊錢，趕出家庭脫離了關係。」

墨華道：「我看見過他的父親，似乎還不是這樣的人。」

已教授道：「我也不大相信，不過戊教授是向我這樣的說。至於他究竟是不是如此，我們也不必管他，橫豈他要是來，你須得小心就是。」

墨華道：「他到此地也沒有用？」

「怎麼沒有用，沒有錢東西也好偷的。」

墨華微微地一笑，似乎還不大相信。已教授却又加上了一句說：「說不定的，我從前的一個同學，錢沒有借着，就將我皮鞋偷去的。」

說着話，他隨便看看信札和賬目，墨華却想起信筒中的那封信，他心裏真急，恨不得已教授立刻離開他。但是已教授並不想走，反和他說了許多別樣的話。他勉強地敷衍着，一直到已教授走的時候，時光已經是三點鐘。

已教授出了門，墨華取回那封信的期望也就隨之終了。他非常懊喪的坐在椅上，直等到吃晚飯的時節，麻子還沒有回來。

次晨，學校中的校務依舊照常的進行着，墨華上半年却請了假，他昨晚在牀上翻來覆去的想，結果他還

是去找嚴譯名，問問方鳳的一切。今天的請假，就是因為他去找嚴譯名。

找譯名，這件事管他是誰，都會知道他是要不得要領的。因為方鳳心中是一團什麼思想，譯名整個不會知道。他所知道的，只不過是他提了墨華到上海的事，她不要聽，說出墨華住址的時節，她轉身走了出去。

譯名將這些話告訴墨華，墨華整個的呆了半晌，他後悔那封信，不該照那樣措辭。

他不快意地辭了譯名，回到學校。一路上思慮着這件事。想還是自己去便更好，何必寫信給她，又想現在信已經發出了。自己去便更難以為情。

他快快地回了學校，看見麻子正在和一團和氣竊竊地談話，但他沒有注意到那些。低着頭也做他應該做的事。

這時候那封信的事，幾乎完全脫離了他的腦海，他爲了這件事，真也算是忙够了。

不過究竟方鳳見了這封信作何感想，我們似乎又不能不明白一點。方鳳怎麼來到了上海。

照舅舅的意思，方鳳是不能再到上海來讀書的。方鳳的所以能到上海來讀書一半是靠了母親和舅母的力量，一半是靠了戊教授。方鳳母親的爲人，本是一個沒有主意的，他聽了舅舅的話，叫女兒坐在家裏，又聽了女兒的話，答應女兒到上海讀書。

社會本是有這種人，自己沒有主意，愛聽人們話，這種人在社會上也不能算是壞份子，不過他呈的大毛

病，是聽了甲的，不肯不聽乙的，隨後丙丁戊己的話，也照着聽；又照着做，事體的敗象便露出來了。記得伊索寓言有一個父子騎驢的故事的是喻這種人的。不幸在歷史上又看着了一個法王路易十六。更不幸的方太太也是這種人。

方鳳在方太太面前答應省吃儉用，自己畢業後是謀個職業糊口。方太太想：她所去好像是全對，家中又沒有錢，女兒不能自立，此後也不得了，學校是求職業的唯一捷徑，她終於答應她女兒的話。

方鳳在舅舅家中，並不得舅母的喜歡，她在舅母的眼中，好像是一個十六七歲玩皮的男孩子，一點也不溫柔，一點也不像女孩兒家，一點也不討人喜歡。「暑假快完了，就送到學中去。」是舅母最贊成的一件事。

舅舅雖然有心留她在家裏，但是不能不教她讀書，她既不肯學女工，又不肯定給人家做妻室，本地又沒有適宜的學校。再加之方鳳答應少用錢，多讀書，畢業後，找事做，方太太又贊成女兒進學校，舅母恨不得立刻將她送走。這許多勢力終於移動了舅舅的心。舅舅心中末了劃出一條結論：「女孩兒本是人家的人，况且又不是自己的女兒，如其因管而淘氣，不如任之。」方鳳的一切束縛，至此便完全解開了。

不過她雖然是解除束縛，還沒有得着充分的生活資料，好像一條魚，雖然脫離了漁人的網，沒有水也是不行的，水之於魚，正若方鳳之於錢，方鳳對於錢，預備送給戊教授解決去，她在離了上海之後，寫了兩封信給

戊教授。

她的第一封信是：

先生：

我心裏最過意不去的事，便是先生在父親臨危的時候，幫了不少的忙，我都沒有說一個「謝」字，這是我望先生原諒我的第一件。先生最喜歡我，同學這樣講過，先生自己也這樣講過，我心也知道。現在，在閉目的時節，仍舊記得先生的風采，就像在我目前。如今，我不能再來校了。這是人間多麼悲苦的一件事！我想先生，我想同學，我更想學校！寫這到裏，我哭了！

我不能來，爲的是家境困難，父親在時就困難，如今更困難了。母親許我來，就是沒有錢，我也想來，可是沒有錢！我怎麼辦呢？先生，請你指示我。我永忘不了先生在樓梯旁向我說：「我是先生最愛的學生。」

學生 方鳳

她第二封信是：

先生：

你來信給我得無量的喜歡。我自己以爲是處絕望之中了。不圖先生竟可導我走入一縷光明。我回想以前太任性了些，任性便吃了許多的虧，現在認識我的人，好像都已經死了。先生，我現在真喜歡，你將我從死人中間拉出來，使我得無限的生機！

學生 方鳳

第三封信是：

先生：

我定於今日晚間動身，腰間只帶了幾個路費，我收拾東西的時候，想起我的父親來，流了好些眼淚，我無處向人說，便丟了東西來寫這封信告訴你。寫到這裏，我又夢想着前途是光明燦爛的。學校是我的樂園，先生引導我在樂園中，足踏着金磚一步步的走，我又快樂起來，停筆笑了起來。這時弟弟在院中跌倒了，沒有人扶他，哇然哭起來了。我出去抱他起來，心中又想到我到上海，沒有人接，正和我弟弟跌倒是。一樣的。心中不竟又傷感起來了。

學生 方鳳

我們看了這三封信，可以知道第一封信是得着了回音。三封信入了戊教授的眼，戊教授心中的愛火，便蓬蓬勃勃熱燒起來，他接方鳳到學校，替她負擔了學費，其餘的零星小費，自然也在意中。

方鳳和戊教授進一步，在墨華固然是不覺得怎樣的可恨，但是愛方鳳的却不止墨華一個人，明明的擺在那裏的還有一個錢少爺。

錢少爺的事，我們已將他丟得久了。

在方鳳動身的那一天，錢小爺是在郝老爺家中的，郝老爺拿了方鳳舅舅所還的錢，轉交給他。

少爺說：

「那伯伯，我們要的不是錢啦！」

那老爺笑着回道：

「有錢，我們仍舊是要的。不要，我們豈不吃了虧。」

少爺道：

「我們收了錢，便斷了一切關係，一切的事，是不能進行了！」

那老爺的笑容，仍沒有收。他說：

「她現在已經不住在上海了。她舅舅說他帶她回去。不要錢，就真是人財兩空了！」

少爺聽了這句話，登時便呆了，他兩眼直勾勾地望着那老爺。

望了半天，說：

「那我們便不該……」

那老爺接下去

「是不是不該借錢給她，橫豎錢也來了，更沒有一點損失還多了一點利！」

少爺的臉，更形着驚訝！

「到底方伯伯是怎樣死的。」

那老爺險放下來了。他很大聲音問少爺說：

「人家死，我們也問的着嗎，死了我們替他收殮，盡了友誼，當然沒得說。你就是想方鳳，只能向方鳳的一條路上走，其餘的話，不能亂說的。」

他這一頓話真將少爺說呆了。我只吞吞吐吐的說了一句：

「如今人也走了，還有什麼法子呢！」

他嘆了一口氣，便告辭回了家。

四十八

錢少爺回了家，心中却忘不了方鳳。他前前後後的思慮了一番，結論是完全上了郝老爺的當。他想郝老爺將他當作一個傀儡，搬來搬去的說了一番。他將遇見方鳳的那個時候快樂，統統忘了。只記得和方鳳在酒館中見面，送方鳳的衣料，以及替方鳳父親收殮的一切，全是傀儡的把戲。

他握著拳恨恨地說：「等他兒子來，一定要在他兒子面前罵他一頓。」

錢少爺心中是這樣的想。郝老爺却不然的。他沒有將這婚姻作成，倒也不覺得怎樣對不住錢少爺。錢少爺在他心中，不過是一個小孩子，無論怎樣，也不算一回什麼事！

不過他最不快於心的，是他自己政策的失敗，他在宦海中飄蕩了好些年，從來沒有這樣的失着，就是他流落到上海，也不是自己之過，他將這件事看作時運不濟，而且，流落的人，還不止他一個。

他要打聽方鳳的下落。如在上海，他還要對他有所要求。不在上海，也得要知道她的消息，如若嫁了一個不如錢少爺的人，至少，他也得放聲大笑一次的。

讀者和我都知道，方鳳和錢少爺的婚姻，無論如何，都是絕望的。方鳳曾經宣言，無論誰都不愛，就是愛，也

論不到錢少爺，在現在的情形看，最有望的，還要算戊教授。

正如我前面說過的，愛方鳳的人却不止戊教授一個，眼前的事實，還有墨華那一封扭扭捏捏的信！

我現在應從方鳳接着那封信之後說，或者更能激起讀者的興味些。

她接那封信的時候，正是在那裏化裝。她已經請了假，去赴戊教授的約。

這封信入了她的手，她毫不經意的看了一遍，她面上微露了點笑容，早將那封信藏在手夾裏，便出了學校的大門。

這是一餐午飯，戊教授要在這餐增加他的愛。他在這個餐室，已經等的好久了。他研究那壁間的畫，桌上的花瓶，和那些刀叉盆布。袋裏的煙，也快抽完了。只是桌上一瓶口利沙酒，還沒有動。

他坐在那裏，接連着抽煙，一眼直勾勾的向門上望着。

那門開處，茶房引進來的，正是他久等不至方鳳的。

方鳳見了戊教授的面，便嘻嘻的笑起來說：「累你等了好久先生！」

她的笑容，始終沒有退。

戊教授道：「只要你來了，我什麼都會忘記的。」

方鳳道：「訓育先生真是可惡的很，費了好些事，方將話說圓通了。」

「你爲什麼不說我請你吃飯呢！」

方鳳的眼向戊教授酸了一次，她只是抿着嘴笑。

戊教授已將菜單子遞了過來說：「你看菜要掉換那幾樣？」

「隨便！」

戊教授便招呼侍者，菜也隨之一樣一樣的上來。

吃的時候，大家也沒有說什麼。雖然是口利沙酒，由瓶中入了杯，也沒有怎麼喝。

第二樣魚上來的時候，方鳳一陣嘔上來了。她趕緊站起來找痰盂子吐，却引起戊教授的注意，他不禁問

道：「爲什麼，合口胃嗎？」

「不是因爲我受了涼！」

「是不是早上體操受了涼！」

方鳳沒有答話，臉上的愁苦，陡然呈露出來了。

戊教授目不轉睛望着她，又追了一句說：「你怎麼不答我？」

方鳳方吞吞吐吐說：「我這次到上海來，完全是違背家庭的意旨的。」

戊教授點點頭。

「這件事，先生可以從許多地方看出來。我寫給先生的信，找一個人隻身來滬。一來滬的時候，只有一個行李，一隻手提皮箱。」說着話，她眼淚不禁要掉下來。

戊教授陡然覺悟過來了說：「密斯方是秋衣未製所以受了寒。」

方鳳望了他一眼，面上微微露了一些紅暈。

「那是小事，我來替密斯方製一件就是。密斯方何妨先飲一點酒，趕一趕寒氣，吃過飯，我們一道去買一件大衣，或者買一點料子叫裁縫做。」

方鳳露出很慚愧的一笑說：「先生替我担負的學費，尙無法還清，這一點萬不能再使先生費錢的。」

「那末你上海還有別的親友，已經替你製好了不是？」

方鳳徒然一驚說：「先生，這却是沒有的事。此地只有我父親一個朋友姓郝的，先生也會會過，父親死後，當然是和他沒有往來。其餘認識的人，像余墨華，譯名念茲等，他們會替我做衣服嗎？」

戊教授哈哈地笑起來了說：「密斯方，你話說的太好了。我們喝一鐘酒。」說着兩人舉杯飲了下去。菜却已經又換了一樣了。

菜和酒就照這樣的吃下去，更沒有什麼可記載的事。不過戊教授的飲酒却使他眼中露了一些紅光。方鳳的眉梢眼片，風情似乎在那裏蕩漾着。

她陡然問戊教授說：「女子搽脂敷粉，是女子的羞辱。先生，你看這句話對不對？」

戊教授一枝香煙，正夾在手指間，他猛然聽了這句話，倒覺得非常的難回答。他向方鳳的臉上看，只有一層薄薄的粉，全身是縞孝的衣服。他說：「這話也有幾分理。」

方鳳却將臉色一沉道：「先生，我看是沒有理的。我們的訓育先生，常常這樣說，許多同學，都不贊成。你近來沒有看報嗎？報上說奧國女子大學爲使學生屏除脂粉，鬧了很大的風潮，女子寧願犧牲學業，不能屏除脂粉的。」

戊教授倒有些楞了。他本是有心回她句話，殊不知是不在道上。他要轉一個灣，這個灣很難轉過來。

他想了一刻，說道：「脂粉是不是屏除的，屏除脂粉，化妝品的公司豈不是盡數倒閉。社會問題便更難解決了。現在的問題，不是絕對屏除脂粉，乃是有些人實在不配用脂粉，她們是應該屏除的。」

方鳳道：「先生，我配不配呢？」

「可說是濃淡相宜。」

她悠然地彈了一次烟灰，笑容便露出來了。

方鳳也笑了一次，戊教授心中有說不出的得意。

方鳳又說道：「先生，那我現在有孝，不能用脂粉的，怎麼辦呢？」

「因為有孝，方好！」

「那我真不能懂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戊教授笑起來道：「因為我預備了一件禮物送你，正是孝中可以用的。」

說着他的衣袋中取出一個小絨盒，盒中藏了一個夾白金鑲藍寶石的戒指，邊上一圈小花，配着一個小藍絨白綾裏子的盒子，真是分外的耀眼。

他一面拿着一面說道：「你將手拿過來，我給你戴上吧！」

這一切完全不是方鳳所能料到的。她兩眼注視着那寶石，那一隻手，真是進退維谷。

戊教授笑嘻嘻的說：「這是俄國的貴族戒指，式樣是很好的。」

方鳳楞了一刻說：「先生，有兩點你須得注意。第一，我沒有戒指送給你。第二，這是戴孝的表示呀！」

她說着滿眼的露出了神采，罩籠着戊教授，戊教授真不知所措。她的一隻手，却早已伸過來了說：「戴吧！」

戊教授的眼光便從戒指移到了方鳳的手上。那圓滿豐潤的手背直使戊教授看的呆了。尤其使他迷的就是手指與手背相連處那四個小窩。

他又輕輕抬起頭來，向方鳳臉上望。事他笑容顏裏，活托出腮邊兩個小酒窩。這六個小窩，竟將戊教授的靈

魏生生的吸下來了。

他非常慎重的將戒指套在她第四指上。方鳳一陣輕笑的聲音，醒了他的夢。

隨便問道：「密斯方！你笑什麼了？」

「我笑我們好像影戲中人，不像先生和學生了。」

戊教授道：「好哇！我們倒真像影戲中人！我們一道去看影戲罷！」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方鳳看。方鳳將頭搖了兩搖。一隻手在摸戒指。摸了一刻，倏地將戒指取下來了說：「虧你還是先生，連戒指的地位都不懂，還教我們的書呢！」

她一面說着，一面便將戒指向第二指一套。站起身來，却預備走了。

四十九

方鳳的走，自然是戊教授不能容許的，他要上街和她一道去買衣料。他將這層意思和方鳳再說一遍，方鳳却没有答應他。

他第二着便是要喊汽車送方鳳回去，不圖也遭了拒絕。方鳳說：「天氣很好的，走走也好。」

於是他們兩個便在馬路上走了。

這一家菜館離戊教授的家不遠。本來戊教授的意思，是要請方鳳到他家中坐坐的。今天房東全體出了門，予戊教授一個極好的機會。既然是已經走到了門口，怎麼好又不進去。

戊教授的安排如此，方鳳是不知道的。她一路的向前走，猛然看見街的對面有一個人，面貌很像念茲。

方鳳不覺問道：「那是不是念茲？」

戊教授一注意，見果然是念茲，便說道：「果然是他。你問做什麼？」

「她怎麼現在變成這般模樣？」

「他被家中逐出來的，家裏也還給了他一些錢，可惜他用光了。」

「他現在怎樣辦？」

「他現在全靠竹槓過日子。今天你是第一次看見他麼？」

「自從他和我去找過嚴譯名，我就沒有看見他過！」

戊教授停了一刻，又說：「我倒忘記了，他那天到底和你說什麼？」

方鳳也有點驚訝：「沒有說什麼呀！」

戊教授道：「不是別的。這個人說話是很靠不住的。我恐怕他在你面前亂說。我現在已經和他斷絕了。」

「他找過你多次嗎？」

戊教授道：「多次了。我也花了不少的錢。但是他的心還不足，給了他的錢，心中還充滿了怨恨。」

說着話他們再向他看看，他已經預備過街。

戊教授道：「我們走快一點罷，別讓他追上來。纏繞的不得開交。」

方鳳心中倒着實有些驚慌。她說：「早知道如此，我應該坐汽車到學校裏去！」戊教授的手臂却已經輕握了方鳳的腰支，笑道：「你不要怕！我的家在這裏，你到我家裏坐一刻，豈不甚好！」

這一着算是戊教授完全得勝，方鳳便和戊教授進了門。

祺。

方鳳走進門，心非常的詫異，她沒有看見其他的人，只有一個老娘姨坐在屋中。

他的驚魂方纔定了一刻。不圖又進了這個沒有人的屋。她一仍戊教授擁着她的腰支。兩人一同便上了

方鳳道：「房東呢？」

戊教授一笑道：「全出去了，到晚纔回來呢！」

說着他便讓她坐下，預備開熱水瓶倒水給她喝。

「不喝！」

方鳳一面說着，一面立起身來向窗外一望。她預備看不見念茲，便可以走了。焉知念茲正在下面朝上面望，他看見方鳳，露出很淨淨的一笑。

戊教授一面停止了倒水，一面便去拉她說：「看什麼！你又要想走麼！」

方鳳被他拉過來，兩眼直向他看，看他的眼中，好像露出勃勃的火氣。

她真驚嚇的莫可名狀。但苦逃不出這可怕樊籠。

戊教授很慎重的向她說：「我今天叫你到此地，只有一句話向你說，便是我已經是十分的爱你，現在也是十分的爱你，將來還是十分的爱你。」

方鳳的脚已經向邊移了一步。她低着頭不向他看，一聲也不響。但是那一隻手仍在戊教授的掌握，沒有力量退出來。

「我爲你已經費了不少的心血，丟了不少的醜，在宴會上，在電影館裏，在朋友的面前，在學生的面前。一直到如今，沒有收着一些效果。如今我覺悟了，從前的一切，是上了學生的當，上了朋友的當。我現在是實行我自己的政策了。你將你弄到此地來，這個無人的空屋子來了，却我許久的心願。」

方鳳仍然不響。

戊教授哈哈地笑起了說：「我以爲你父親死後，你就不會到上海來的了。那知你還依賴着我，仍舊讀書，仍舊從了我的約。這是天作之合，我當感謝那月下老人的。」

方鳳的眼已轉到戊教授的臉上，戊教授的臉，越發凶橫的可怕。她說：「我向來不愛什麼人的，連我的父母，我也不愛。」

戊教授冷笑一聲道：「本來不一定要你愛的。世界上只是男人愛女人，女人愛男人，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我是娶過親的人，女人的愛，我可以製造出來的。我的妻是我第一架試驗的機器，你是我的第二架試驗的機器，現在我要做第一步了。」

說着話，他便將方鳳用力一拉。他自己坐在床上，方鳳却身不由主的仰在他的腿上。

他用手在方鳳左大腿捏一把，口中輕輕說：「第一步！」方鳳叫了一聲。他又在右大腿上捏一把，又說：「第二步！」方鳳又叫了一聲，他又在方鳳的乳房捏一把，第三步還沒說來，一個耳光却已打到臉上來。

後面的事是一團亂打亂撞，夾着一陣尖銳的呼救聲。底下這位老娘姨嚇得不知所措。但是她却聽見後門敲的聲音十分的急，她以為是警察，不圖門一開，却將念茲放上了樓。

五十

本來是一幕很熱鬧的戲。念茲上了樓就突然的冷靜了。

念茲上了樓，就將房門一關，方鳳靠在念茲的面前，真像電影中的一對情侶。念茲是個勇士，從敵人奪了美人的身體和美人的甜心。

不過景象是這樣，事實却不然。戊教授惡狠狠的看着念茲。念茲却冷冷地說：「強姦一個女子，是件極容易的事，不過不能全靠力量，也得靠一點聰明。你做這件事，爲什麼不買通底下的老太婆？爲什麼又不鎖上這個房門呢？」

戊教授的力量，已經去了一些，本想和念茲惡鬥一場，又恐怕毀了房中東西，又怕敵不過他兩人的力量。正在無計可施的時候，忽聽見念茲指出她的弱點，真是無語可答。

念茲又冷冷地道：「戊教授教你的一切，你不聽。我教你，又不聽。你要做你自己的。原來你自己的，就是這樣一幕好戲！豈不令人笑死！不過你既由力的一方面也好的。我現在指示你兩條路。現在我已替你將門關好了。剝女人的衣裳，是一件極容易的事。念茲雖幾天沒有飯吃，力量仍舊是存在手臂上。這件事我可以幫忙，也

不要你多錢，只須兩百塊。假使你要是不肯，我們便進行破壞你的一切名譽和地位，使你在上海不能容身不理事，也許使你吃一場官事！你自己想罷！」

說着他笑嘻嘻地望着，方鳳真急死了！她一手牽着念茲，苦苦地哀求他。恨不得要跪下來。但是念茲的心，却非常的硬，一手便將方鳳推到床上去，方鳳便大哭大叫起來。

方鳳的哭叫，對於念茲一點也不生效力。他不慌不忙從戊教授西裝衣袋裏取出一條大手帕將方鳳的嘴塞了起來。同時將她的外衣剝下來，在牀下取出一條行李繩子縛了她的兩手。

方鳳的眼淚從眼角流到腮邊，更引不起任何人的同情。這時候的房中完全脫離了人的世界。只有獸性遍布着。沒有美，只有力量。

這位戊教授便心不自主的取出了鈔票，送到念茲的手中。方鳳像一隻綿羊，閉着眼睛等待宰割。

念茲一張張的將鈔票數完了說：「先生，我不算苛刻的。我知道你有三百五十塊錢，我拿了你二百，還有一百五十元，可以留着。自有用處。」

他將鈔票向袋裏一塞，冷笑了一次，說：「外衣已經替你脫下了。內衣只留給你，我當然是要走的。」

說着話他前移了一步，走近戊教授面前，却冷不防將戊教授一推。戊教授完全沒有預備，便一直跌到牆上，正待起來的時候，不防念茲又舉起一個櫃子，向戊教授腿上一擲，戊教授不禁痛的怪叫起來。只聽見念茲

說着話他很快的將方鳳解了綁，去了手帕，穿上外衣，兩人便長揚的而去。

這一幕戲決不是在此處終了。不是我們知道，就是方鳳也知道。念茲一出門，便向方鳳說：「密斯方，我的窮况，你是知道的。我救你也不是仁義道德。更用不着你感謝。我要的就是錢！」

方鳳本是要感謝他，聽他這樣一說，倒不好說感謝。她說：「你的景况我知道，但我也沒有錢！」

「那末你手上的戒指是不是訂婚的。」

「不是，是戊教授送我的，你要，我便送給你。」

說着她便取下來交給了念茲。

念茲道：「你的皮夾呢？」

「皮夾沒有什麼錢的。」

「拿過來！」

方鳳遞給了念茲。不圖發現了墨華那一封姪妮捏捏的信。

念茲看了一遍，便將皮夾仍舊還了他說：你這幾個錢，是不行的，我現在更不要你的錢，不過你須替我做幾件事。我家雖此不遠，你到我家中談談去。」

方鳳雖不願意，嘴裏却不敢說出來，但足下也沒有停步。念茲說：「你不用猜疑，你是沒有錢的人，我也是這樣，窮人不會害窮人的，你儘管放心。」

說着話他已停了步說：「到了，進去罷！」

方鳳一看，不是念茲的家，乃是一個小旅館。

她隨着念茲上了樓，到了一個小三角形的房間裏。

念茲給了他一杯茶，便坐下來談話。

念茲說：「嚴譯名和段小姐相識，你是出過一番力氣的。段小姐這一學期不入學了。嚴譯名心中很想她。她受家庭壓迫不能和他見面，因為兩邊的父親，是商業的仇敵。對不對？」

方鳳道：「你的話都對，就是他們兩邊父親意見不合，我是全不知道！」

「那末對於他們兩方的撮合，是不大努力了。」

「不是不大努力，因是密斯段既不到校中來，他家裏對我現在，不知怎樣又冷淡下去，我怎樣能努力呢？」

「不要緊的。我現要你做的事，正是關於他兩人的撮合。嚴譯名現在是非常的急。這第一步便是要你到他家中走一次，向他說你是受我之命來促成他們的婚姻，並且帶我一封親筆信作證物。第二件事就是跟你

兩個禮拜中，使他們見一次面。這樣，我便可因你得着嚴譯名的錢，就算你對我的謝儀。你答應做，便行，不管做，我也自有相當辦法對你。這裏是兩條路，請你擇一條走。」

方鳳想了一刻說：

「第一件是容易的。第二件或者也行。不過我不能包他們婚姻必成。」

「誰叫你包來！我只要你做到這兩着就行！」

方鳳點了點頭。

念茲道：「你是不是愛余墨華？」

「我老早說過的，誰也不愛，甚至於我的父母，我也不愛。」

「那末很好！還問你，余墨華處有沒有你的相片？」

「沒有？」

「那末，我告訴你第二件事。便是你對於墨華寫給你的信，你須回他一封。」

「我本來是預備回的。」

「是不是你要和他談話？」

方鳳搖搖頭。

念茲說：「那很好了！你回信訂明這個星期六來會你，你出校我請你看電影，讓他撲一個空。第二個禮拜，便寄一張相片給她，不要寫信。兩禮拜之後，聽你自由。行不行？」

方鳳却呆了。她不知念茲之意何居。她不敢切實回答。

念茲道：「我的目的，無非是錢。不過對於墨華的錢，我還沒有擬定方法。假使你愛他，我還替你促成。不愛，我也使他無害。這事總可做得。」

方鳳仍沒有響。念茲却急了，他說：「我總不能害你或害墨華，兩星期之後，聽你怎樣，就是將我的話，全告訴他，也不要緊。請你想：我叫你做的兩着是平常的事。是沒有害處的。而且我在你面前申明過，決計於他無害，窮人是最講信義的，這點請你明白。」

念茲說着便寫了一封信給方鳳帶給譯名。

方鳳沒有方法，只好暫時答應他，便乘車回了校。

五十一

到了晚間，方鳳將日間一切仔細思量一過，覺得念茲的第二個要求，表面上雖無害於墨華，但自己終是不能相信。不過第一個要求是可以行的，她決定先行第一個。

第二天早上，告白板上現了戊敦教授請假的告白，方鳳心中雖將昨天的事想過了一遍，自己却很難過，恨不能立時將他忘去。她不去再看那個告白，平時也不會再看見戊敦教授。心地倒也平了許多。

禮拜六中午的時候，門房忽然送進來一個名片給方鳳，方鳳一看，原來是念茲。她接着名片的時候，心中不覺一驚。暗想着他的事，沒有做好。怎麼好去見他。但是心中同時想着念茲那種人的危險，却又不敢不去見他，結果他終於入了會客室，見了念茲。

今天的念茲，完全使她驚訝的不置。她看他頭髮已剪了，臉上敷的甚白，簇新的西裝穿在身上，活顯出一個時下的美少年。

念茲見了她，便更沉重的說道：「我今天特來踐前約請你看電影的。」

方鳳的臉色，陡然灰下來，她戰戰兢兢的說：「你叫我做的事，我只做了一半。」

「你爲什麼不完全做掉呢？」

方鳳哀求他道：「請你寬恕我，我實在怕！」

念茲冷笑了一聲說：「我早知道你會做一半的。如今我看你到嚴譯名處，話說的還不錯。所以我仍舊請你看電影！」

方鳳向他望着，不敢說什麼，她猜不透他的心思。念茲道：「看什麼？我這樣衣衫和你同行，難道辱沒了你麼？」

方鳳道：「我想墨華不來，我就不必去看電影。」

念茲又冷笑了一聲說：「難道請你都請不動，不要多說，我們一塊兒去。」

方鳳被他逼的無法，也就只好去了。

方鳳的去，在方鳳的意思，是說念茲之請，在念茲的心中，仍舊是方鳳避着墨華不見。

在方鳳實行了第一件事，那便是告訴嚴譯名她受了念茲之命去替他們撮合婚姻之後。念茲曾經到過嚴譯名家中去過的。他這次到嚴譯名家中，當然和往常不同，他受了嚴譯名的歡迎，同時他和譯名訂了約，兩星期之內，使他見段小姐一面，譯名答應送他一批金錢。他的一個反要求，便是叫譯名約墨華在星期六的下午去訪方鳳。一是報答方鳳挾着一番好意對於譯名的拜訪，二是用慰方鳳和墨華久戀的飢渴。

念茲在譯名面前說出許多方鳳愛墨華的話。同時也捏造了許多證明，同時又告訴譯名說墨華不能體諒女子的苦衷。又說方鳳是想見墨華，她又不願意寫信叫他來見。又沒有人替他們撮合。這一切等等，都使譯名覺得在人情事理友愛道德上有應該和墨華去訪方鳳的必要，話語中最有力者，就是念茲自認以前種種對不起墨華之處。所以自從貧乏之後，墨華處都不好意思去。這一次是他自己天良的發現，請譯名去撮合他們，以減少自己的罪惡。同時又揭發了戊教授的種種罪惡。

這一席話將譯名軟化了。他答應去和墨華一道訪方鳳於禮拜六的下午。而念茲却在禮拜六的中午去的方鳳去看電影。他在譯名家中出來的時候。說五句鐘在羣已居和墨華，方鳳，譯名見面，他要懺悔他的一切。他要玉成這兩對婚姻。

一切的話，都予譯名以極大的快樂。譯名全答應了他。

五十一

譯名來找墨華同往方鳳的學校，已經是遲了。少年人的心地變的最快，尤其是戀愛的事，一方面要求的急迫，他方處之以冷淡。這急迫一方若是男的，很容易走上墮落和自殺的路，女的便會走上憂鬱而死和自殺的路。許多青年竟脫不了這種典型。

墨華是沒有勇氣自殺的，但是他的慾，正像燎原之火，蓬勃的燃燒着，心靈在體中高喊着：

「關不住了！關不住了！」

假使譯名在墨華到了上海之後，不提方鳳，事體也就過去了。假使墨華不溫習他自己的日記簿，印象也就消滅下去了。假使在他特地找譯名的那一天，譯名不給他以失望的印象，他的心或者也不灰涼。最末，假使方鳳接着信，就來看他一次，他的靈魂上也得了安慰，可以不生危險。再進一步，方鳳果然能照念茲所說的寫一封信給他，或者挽回了他的一切疑難煩悶，痛苦悲哀。

但是一切都不能隨人的願。連念茲告訴方鳳寫一封信，方鳳都沒有寫。墨華的對於戀愛的路，差不多全是斷絕。心中所得的幾乎全是失望和悲哀！

慾火仍是在他心中燃燒着，愈是失望，燃燒的便愈烈，愈是悲傷，火焰便更來的高。又深悔着當時沒有答應八字鬍子，定他的女兒。他又恨不得立時結婚，一洩久鬱的怨憤。但是，自己不在家鄉，結婚的事總是夢幻泡影，他將方鳳移到八字鬍子的女兒，八字鬍子的女兒又是遠水救不得近火，很容易的便走到墮落的路上去！
嚴譯名的使命是叫墨華去見方鳳。第二便是五分鐘後約墨華方鳳到翠已居。他的步驟是先約墨華到方鳳那裏，以後再約他們兩人同到翠已居。他不知道是念茲的安排。他以為這是促進他們婚姻的一條路。他那裏知道，會找不着方鳳，會知道念茲却先將方鳳約走，使他們跑一次空路！

然而念茲爲什麼要這樣的做呢？我已經很明顯講在前面。念茲的心目中，無非是錢。他要弄墨華幾個錢，只有從他們戀愛的變化中取得，或是促成，或是破壞，或是解決疑難，或是打破障礙，只要墨華和方鳳戀愛進程中有些須的變化，他知道了，總可設法弄着錢的。

念茲心中既是如此，這劈頭一個大問題入他的腦中，便是：

「墨華現在和方鳳戀愛，究竟到了一個什麼程度？」

對於這一點，念茲當然是要用思想的。合理的思想，照杜威的五步，第一是疑難，第二是辨析疑難，第三方能設應的。這是辨析疑難，當然要靠觀察和試驗的。念茲對於觀察，簡直可以說沒有。他落魄之後，便沒有看見墨華，方鳳也沒有看見。看見嚴譯名，戊教授，己教授，都沒有用的。就是那封信，也不過是普通的話，更看不出

一些什麼。所以他不得不走第二條路，出之以試驗。正如耶芳斯說的好：「或任物自呈，候而測之，是謂察觀；或設爲方法，致物之變，謹而驗之，是謂試驗。」

他的方法，我們是知道的，是叫方鳳約墨華來，即使她不與之見面。他預測方鳳不能如話而行，却又利用譯名去行。手段雖不同，結果總是同的。他最要緊的一着，便是鞏已居大家聚會，他要從這會中，完畢他的試驗。如沒有會，他一切方法，都是夢幻泡影。

念茲總要算一個聰明人。他利用了方鳳，利用了嚴譯名做他的走狗，並且毫無怨言，毫不知道，替他做了事，心中或者還有幾分感激他。鞏已居的會，便是念茲的一個試驗室，他用了「自己懺悔，促成兩對婚姻」的招牌，給嚴譯名精神上莫大的安慰。嚴譯名就此不識其中奧妙。可見當局者迷的一句話，並沒有什麼錯誤。

嚴譯名一到墨華處，便述了來意，他預料着墨華定然可以和他一路去找方鳳。殊不知一點也不對，他看墨華完全變了。

墨華帶着很冷的笑容，向他說：「方鳳有意於我，你還是聽她自已說的，還是你的心中的憶想。」

嚴譯名道：「怎麼是憶想！念茲告訴我的。」

墨華却哈哈地笑起了。說：「你這個人，怎麼越來越糊塗了呢！念茲的話，也可以信麼？你想，念茲是戊敦授的走狗，他的話是當然不利於我的。他會來促成我的婚姻麼？念茲的一切，你知道的比我總清楚些，你也該記

得你在我面前拆穿他的詭計。我們又在菜館中，當面搶白了他一頓，他焉能以德報怨！以德報怨的人也有，可是念茲決不是那種人！」

譯名被他這一席話，抵得啞口無言。他似乎有一肚子話，想想也不知從何處說起。他停了一刻說：

「人是有變的，念茲難道一輩子不是好人！」

墨華道：「他好不好，本來與我無干的。」

「那末，即使他沒有說，你看方鳳一次，也不要緊。」

「看她做什麼呢？我毫無求於她！」

「一定要求方去看麼！我到此地來，難道是有求於你的。」

「男與男來往，沒有關係，男與女又當別論！」

「你真是這男女社交社會中的罪人！」

譯名說着話，頗爲憤憤。

墨華道：「不是我不好，是她不好了。」

「她有什麼地方不好？」

「既愛我，就不應該愛戊教授，愛戊教授，就不愛我。想想暑假中一切經過，真令我慚愧無地。你想我總不

能做她手中的小貓，任她的意思搬來搬去的。」

話說到這個地步，譯名想想真也無話可說了。他有心將念茲的意思說出來，又恐怕觸了他的脾氣，索興翠已居也不要去，自己真無以對念茲。

譯名心中盤算着，方鳳處既去不成，翠已居總還可以去的，他不敢說出念茲的意思。他只說：

「那些話不談了。橫豎今天是禮拜六，我和你去看電影，請你吃晚飯。這總行的。」

墨華笑道：「那有什麼不行！我是有吃必到的。」

說着他們便出了門。

電影場中一切，沒有什麼可述的。我們所要知道的，乃是翠已居的聚餐。

譯名到了翠已居，他就惦記着念茲。他一面和墨華吃着瓜子，一面又記着到窗前欄杆邊，向着街上望。好容易望着他兩個遠遠地坐車來了。他便趕緊跑到樓梯口去迎念茲和方鳳。

在墨華方面，他先倒沒有注意及此，忽然間譯名帶了念茲和方鳳，他倒真有些驚疑。

驚疑也是沒有用的，現象已經是如此了，他也沒有說什麼，都只注意念茲。

墨華腦中的念茲，以為他是一個窮極無聊衣衫襤褸的人，却萬想不到他竟會這樣漂亮。

念茲一進門，便和墨華握手，說了幾句闊別的話。方鳳向墨華，微笑着點了點頭。

譯名說：「我們從影戲館來的，今天下午就消磨在影戲館，其餘什麼事也沒有做！」

這真是一句極其生硬的話。但譯名的意思，是告訴念茲，他和墨華並沒有去找方鳳。

念茲却毫不理會他，就像沒有聽見一樣。他坐在那裏喝茶。

譯名心中真覺着無聊，隨即問方鳳道：「密斯方是從校中來的麼？」

「不，也是從影戲館中來的。念茲君請我看影戲！」

這真使譯名奇異了。心中暗想着，念茲叫我們去找方鳳，他怎麼倒反約方鳳去看電影。他不知念茲是什麼意思，他也不敢問。想想還是叫茶房拿菜單子來。他考慮着點菜吃飯，決計沒有危險。

念茲沒有說什麼。墨華却說了他說：

「今天是我們第二次在一齊吃飯了。這個機緣很難得的。」

墨華仍沒有脫離恨念茲的心，他要將往事重提，使念茲增加一分難過。

殊不知念茲，竟毫沒有覺得。倒是譯名心中却陡然一爽，他默念着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使念茲懺悔，來促成他們的婚姻。

但譯名終是空想了。菜上了桌，念茲也沒有說一句懺悔的話。

這一次聚餐，都和前次真有天淵之別，前一次彈力極大，這一次竟是呆板板的。

在吃的中間，墨華倒是忍不住的問方鳳道：「我寫了一封信，密斯方收到了沒有了。」

方鳳說：「收到的，這幾天實在忙的沒有回。」

墨華臉上起了一層紅暈。他說：「我是一時的……」

說到此地，他實在不好說下去。他恐怕起了譯名和念茲的疑。其實，譯名的心不在這上面，念茲更是一本全知。

方鳳也看出他的情急。她便說她自己的事，她說：「你走了之後，我的厄運便開始了。父親死去，家也搬了。如今自己在上海，却也不知道怎樣來，怎樣去。以後怎樣辦，現在怎樣辦。好比今天念茲君拉我看電影我就看一次，叫我來吃飯，我就吃一頓。沒有人找我的時候，就在校中獨自沉悶的坐着。人家說學生時代是最好的最熱鬧的時代，我不知道我自己怎樣老是覺着沉悶和枯寂。」

墨華道：「沉悶是要自己打破，熱鬧也要自己做出來。」

方鳳道：「我看一個人不幸的生而爲女子，根本就要吃苦受辱，被社會上惡勢力包圍。尤其不幸的生於這是經濟不發達的中國，社會勢力壓迫之外，還有自然界的壓迫。像今年這樣大的水災。比我更苦的女子，還不知多少。」

念茲道：「生活總是要維持的，這第一步是要保全自己，第二步便是要拯救那有求於自己的人。中國人

個個都能有這樣的思想，無論如何，都是有望的。」

他一面說着，一面看着墨華，差不多是心不在上面，料想着今天的試驗，效果是不會佳妙的。他陡然憶起方鳳的厄運，父親死了，家也搬了。

他便說道：「尊大人仙逝，是在暑假中麼？」

方鳳道：「是的。」

「我們都沒有知道。怪不得密斯方是一身縞素呢？我中心早就疑心着，不過不敢問。現在戴孝和不戴孝的服裝上真沒有兩樣！」

他們這幾句話，引起了墨華的注意。

「我還沒有問過密斯方，尊大人死於什麼病？」

「急病！」

「請那一個醫生看的？」

方鳳倒被他問着了。她真不知道那醫生究竟姓什麼！」

「是我父親的朋友姓那的請來的。姓什麼，我也來不及問。」

方鳳很急的回了墨華。

「那末令堂大人呢？」

「母親和我父親鬧意見回去了。」

「尊大人得病，還是暫時的還是幾天？」

方鳳不覺面容慘然答道：

「我和父親鬧意見，沒有住在家中，早晨回來的時候，父親已經病了。」

「姓郝的怎麼知道？」

「父親叫人喊他來的。」

「有沒有叫他請醫生了？」

「沒有。」

「就是姓郝一人來的嗎？」

「不，還有他的兒子，姓錢的，和一個醫生。」

「你預先知道有醫生來嗎？」

「不知道。」

「你沒有招呼請醫生嗎？」

「我叫人去找戊教授，本來我想到你，你又不在上海。」

「戊教授帶了醫生來嗎？」

「沒有，他一看情形不對，就去叫病車來送父親到醫院去。」

「病車來了沒有呢？」

「來了，戊教授被姓郝的幾句話講走了，病車也沒有用。戊教授對於這件事不高興。」

「後來呢？」

「後來姓郝的叫我向姓錢的借錢收殮。」

「墨華問譯名道：「你看，我料的怎麼樣？」

「方鳳發急道：「到底怎麼樣了，你是什麼意思，我不懂。」

「墨華道：「我不過覺得令尊大人的仙逝，是很奇特的，同時對於身後料理，也非常的神速，好像是事前

預備好了一樣。」

「方鳳不覺大驚失色的道：「這樣說來，難道是他們謀害的不成？」

「墨華道：「這話誰也不敢說，沒有明白的證據，不能寬人殺害。」

「念茲道：「對呀，沒有明白的證據，不能說的。如果密斯方覺得可疑，倒可以進行偵探，我可以爲一臂之

助。
「

念念說着話，不覺眉飛色舞。飯也就這麼吃過了。

五十三

這餐飯。却予念茲一個極大的奮興。他雖然對於墨華和方鳳的愛，沒有得着要領，但從方鳳口中所得的，乃是姓那的一段嫌疑。他也認作爲一條賺錢的路，他不能放棄。

對於嚴譯名，倒沒有什麼感覺，只不過覺得墨華多事，問出這些話。

對於方鳳，也不覺得怎樣，她只儘管在籌想方法，以謀譯名和段小姐見面。

對於墨華，他不過是在譯名面前，賣一賣他的卓見。他並不想方鳳作伴侶，更不想替她報仇，在腦中只不地片刻的縈迴。回來便脫衣睡覺。

不過他的頭剛到了枕上，思潮却像萬馬奔騰的湧來了。

他一連多少日子都是這樣，尤其是在際子和一國和氣不在的時節。他枕上的思想，全是青年男女相悅的夢。睜着眼睛想到夜深時。

方鳳一方面呢？她挾着一團心思，回到學校。正遇着一大羣同學在那裏籌備十週紀念會。她們看她來了，一定要她做一個戲中的主角。

方鳳道：「少奶奶的扇子，我都做够了。如今我再不幹那個事。」

遊藝部長說：「前次你扮金女士，你嫌她品行差了些。如今不要你演金女士，另換一個好人給你扮了。」
「好也不行！」

一個同學笑起來說：「因為沒有密斯段，對不對了，我們請她來好了，橫豎她在此地讀過書。學校中如今有盛大的紀念會。她也得幫忙。」

方鳳道：「她未見肯來罷！」

遊藝部長道：「不肯，拉也得拉一次，誰叫她從前扮過少奶奶。」

方鳳猛然的想到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使她和嚴譚名會面的，她更不答她們一語，只說人覺得疲倦，要上樓睡覺去。

大家說：「這一個角兒，你算答應了罷！」

「誰答應過，我還不知道戲名呢？」

方鳳有意無意的回了這麼一句。不圖有一個戴近視眼鏡的同學，竟拿了劇本，跟着她上了樓。

方鳳到了房中，就向床上一倒。不覺長嘆了一聲：「真疲乏透了！」

當她一轉眼的時候，忽然看見了這位戴眼鏡子的。

她驚訝着說：「對！文學家，你跟着我上來的嗎？」

文學家將頭微點了一點。

方鳳道：「戲是你編的嗎？」

文學家點點頭，她的眼部表情，已經完全沒有了，因為她戴了很深的近視眼鏡。

方鳳道：「不要編了，再編你那副眼鏡，要用酒杯來替代了！」

文學家已經在她床前坐下來，說：「我講給你聽，好不好？」

方鳳身子一轉，便坐了起來，說：「這個戲，叫什麼名了，」「叫親心。」

「我看！」

方鳳便將劇本拿過去了。

文學家道：「拿過去，你也看不清楚，現是讓我來講給你聽，這裏面的意思是說一個在不自由婚烟下的掙扎的女子。這女子的父親是一條心腸，母親又是另外的一條心腸，姑母又是另外的一條心腸，她自己又是

另外的一條心腸。」

「後來怎樣呢？」

「後來她終於奮鬥的離開了家庭。」

「她父母呢？」

「父母倒有些順從她的意思，無奈姑母的挑撥，終於不認她做女兒。」

「那也不要緊的！」

「不過她失了家庭的靠背，嫁過去就被婆家輕視了。他們將她看作另外的一個人，沒有社會地位的人。」

「她丈夫呢？」

「丈夫不久也就被羣衆的勢力所屈服了。他到處感着自己一切不如人，尤其不如人的，便是自己的妻子。是一個無家可歸，無錢無勢爲社會所唾棄的女子。」

「以後怎麼樣？」

「她自己也感着如此，她用盡心力，勉強做一個賢妻。但是她愈往屈服方面走，四圍的壓迫，也就愈利害，丈夫也就覺得她這個人簡直是家中多餘的一個分子。結果，她終於無力向這冷酷的社會奮鬥，就溘然長逝了。長逝之前，她寄了一封信，給她父母，她父母猛然覺悟，已經是太遲了。」

方鳳道：「這戲倒是好的，不過太悲了一些。可憐的女子！你怎麼忍心將她放到舞台上。」

文學家道：「我寫的是親心。世界上無不知道女子是父母所鍾愛。殊不知也有不愛子女的父母，親心是

永爲世人所歌頌贊美的。但以一念之差，便可爲人所咀咒了！

方鳳道：「你叫我扮什麼女主角嗎？」

「不是，女主角的情人！」

「女主角是誰？」

「由你揀罷！愛誰就是誰。你愛段小姐。我們便去請她！」

「她恐怕不肯吧？」

「你肯，她有什麼不肯，你二人的情愛是全校皆知的。」

方鳳嘆了一口氣。

文學家仍不肯走，復問道：

「你看怎麼樣？」

「當然是好的。」

五十四

在文學家走出去之後，房中陡然的就靜寂了。雖然已經到了晚間，大家仍在下面開籌備會那裏記得上樓。方鳳走到桌子面前，她便想到寫封信，告訴譯名，校中要開十週紀念會，屆時叫他來一禮或可同段小姐見面。

她寫好了信，便收拾一切，上牀去睡。墨華的印象，便轉入她的腦內。不過今天她對於墨華的印象却不是墨華的本人，乃是墨華的話。

「令尊大人的死，是太奇特了！」

她由這句話追想父親死的光景來，覺得也是有些不對。最令人啓疑的，便是郝氏父子，錢少爺。醫生一道來好像是先有預備。同時，她又被指導着向錢少爺借錢，一切的事，辦理的神速，都是不可思議的。」

本來，方鳳是一個不愛父親的人，父親死後的哀思，她也沒有一點表現。如今想到父親是被人害死的，就覺得父親的死十分的可憐，因憐而生同情心，是人類天賦的本能，由此方鳳竟掉下兩點眼淚。

她如今腦中沒有婚姻，戊教授和墨華不能在她腦中佔居何等的地位。她倒想着手偵查父親死的原因，

那老爺錢少爺和念茲，倒是在他的憶想中，憧憧往來。

但是怎樣去利用他們查得真像呢？

她却籌劃不出來。籌備會的同學已經上了樓。

她非常怕再和她們說話，儘管將眼閉着不看她們。不過耳朵却是特別靈敏，很想聽她們的話。房門還未推開的時候，就聽見一個同學說：

「怪不得戊先生請假呢！原來……」

一個同學趕緊輕輕地阻止她說：

「不能響，當心她會聽見的。」

話說完了，戶門就輕輕地開了。陸即又聽見關上。

一個聲音在外面說：

「還好，她睡了！」

又一個人說：「剛纔這句話到底真不真，不要毀了人家名譽？」

「怎麼不真！」

「那我們還是到隔壁關起門來講！」

一陣輕移的脚步聲。空氣隨即又化爲沉寂了。

這幾聲談話，又勾起方鳳滿腹的疑竇，暗想別是戊教授和自己的事，傳遍了全校，但當時却沒有別人在，要停出來，除非是念茲。

念茲爲什麼要傳播這樣消息，他用什麼方法來傳播，都是待決的問題了。

方鳳的腦中，本來是有一個父親問題，如今又來了一個關於自己的。她想來想去，真是無法解決，她終於將心一橫，自己安慰自己說：

橫豎不過是一個開除罷了！本來進學校是靠着戊教授力量的。如今是一刀兩段，開除更算不了一回事。她得了這個解決便很可安穩的睡覺了。

.....

在開會之前，便有代表到段小姐家中請她出來答應練習排演。劇本也抄好了送給她看。

這個劇本，實在是段小姐前途的暗示。當她同學走了之後，她仔細讀這個劇本，流了好些眼淚。

本來，失意的人，演她自己失意的那一派劇本，應該是清願的，因爲可以藉劇本發揮她心中的積鬱，痛快
的表示出來，心中總要覺得好一些。就是在劇本方面，也因爲演戲的人可以生色不少。現在的小說和電影，借
劇本來表示主角的悲哀心境的，很是不少。我也可跟她們學學，讓段小姐和方鳳來台串。不過段小姐實在不

是這種人。她只能從劇本中得着深刻的悲哀印象。要叫她演，因為過於像自己的身世，反沒有勇氣和力量盡量的發揮。所以結果是她拒絕扮演這一幕戲！

她拒絕正是給方鳳一個機會不扮演。文學家的一顆心便陡然掉下去了。不過籌備員仍是努力的，因為沒有一幕戲，至少這個會要縮短一小時。

這非演不可的議論。鼓動着籌備員另外物色人材。同時發生出一個極妙結果，便是段小姐聽見這戲定然上演，她無論如何都要來看一次。她看一遍劇本，覺得仍未愜意，如果看了劇本上演，精神上可以能得格外好的安慰。社會上人費神費錢，還倍了眼淚，去看悲劇，是很愜意的。對於自己已有同樣的境遇，自己一切憂鬱不能盡情發揮，看着人家發揮自己所不能發的，自己的精神安慰是很大的。段小姐便是這一類人中的一。

段小姐不是一個愛好藝術或有藝術天才的人，她不能藉藝術表揚自己的心情，她只是一個普通的人，滿載着憂愁，等待着他人用藝術手段來激動同情心給她一點心上的安慰，這是一件可憐的事。

不圖方鳳却在旁獲得了撮合的機會，假使段小姐不來方鳳是沒有能力使她來的。如此，嚴譯名雖因召而躬逢盛會，仍是白走一趟。

籌備員的努力終於將這個會開了。但是縮短了一小時，竟沒有演出這一幕戲。段小姐挾着一片熱忱，來着這個戲，終於使她失望，不過失望中使他大喜過望的便是方鳳拉她見了嚴譯名。

這次見面，嚴譯名並不怎樣感謝方鳳，因為是念茲的力量，念茲所以如此，因為是金錢的力量。

不過見段小姐的面是嚴譯名的快事。他一團高興見段小姐。但是見面之後，都沒有句話。

方鳳使他們見了面，她便走開了，她知道他們見面，除去相對無言之外更沒有其他的。她最怕這種沉悶，她趕緊避開。

但是她走開之後，段小姐的眼淚就流下來了。她竭力的忍，不知如何會忍不住，淚管中只覺熱汪汪的往外流。

幸而他們是在廣場上的樹下，人都在會場中。沒有一個來注意，否則，這一幕戲，比「親心」的意味還要深長。

這是真的情景，不是戲劇上動作，戲劇上的動作是感動觀者，這是感動演者自己。後面應該怎樣，沒有劇本範圍他，更沒有導演指示他。

如果他們見過幾次面，如果嚴譯名已經表示過一種深切的愛戀。那現在嚴譯名便可擁抱着她安慰，她一定不會拒絕的。如今這一幕來的太勇猛了。嚴譯名不知道怎麼樣，纔算恰到好處。

段小姐取出手帕自己拭淚。譯名心中又急又驚又愛又不知所措。

他遲疑了半天方輕輕的說：

「密斯段，我自己想：我並沒有錯。不知怎麼樣，好像有許多地方對不住你，我想不出來，我心裏却有一百
分的不安！」

他說時非常的溫柔，段小姐一聽，眼淚覺得好像自然的停止了。

面對面站了一刻。

段小姐也輕輕的說：

「我心中有和你一樣的感覺，但是找不出原因。我聽密斯方叫我見你，心中是很喜悅的，不知什麼原故，
見你不知那裏來的這些傷感。」

譯名道：「現在心中覺得好些麼？」

段小姐點點頭却又用手帕去擦了一回眼。譯名萬想不到是這樣一幕。他以爲還是像前一次那樣的快樂。現在他把接過方鳳信之後，腦中所現的各種幻境，整個的拋棄了。自己的情緒，有說不出一種呆板的緊張。

想想他只好說：「密斯段，我們走走罷！」

微淡的月光，斜射出兩個微淡人影在地上進行着。微淡的風，却將這緊張濃厚的心情溶化這稀薄的大
氣之中了。

五十五

這個十週紀念會開過了之後，方鳳對於念茲的事，可算是做完了。這做完之後的事情，能在方鳳腦中占一席地的，便是自己的讀書問題和父親究竟是不是郝老爺害死的。

她寫信給念茲，叫念茲來一踫。她的心思，是要問問念茲，自己和戊教授一切，是不是由他發表的。同時還要探他用什麼方法，可以偵查郝老爺的一切。

她等了幾天，也沒有看見念茲來，連信也未接着一封。然而在這個期中，新局面却又開展了。那便郝老爺竟到校中來探望方鳳，並請方鳳到他家中去。

方鳳本來不願去的，聽郝老爺說郝太太得了浮腫的病，不好不去看看，同時她還要在郝老爺處探出關於父親的話。

她於是就決計去看郝太太一次。

當他進了郝家的門。她覺得景象已經變了。堂中滿積了灰塵。娘姨也是懶懶地。郝太太房中，不知什麼原故，滿露着陰沈和黑暗。郝太太本人，已經不像人，說話看人，已經是毫不清楚了。

郝老爺道：「小姐還是到我客室裏坐一會罷！」

方鳳便移步入了客室。不過她却滿腹猜疑着，平時家中是熱鬧的，如今怎麼會如此冷靜！

郝老爺將她邀入了客室。親自倒了一杯茶給她。茶的汁是從一個很精緻的小宜興壺中倒出來了，隨後從熱水瓶中加了一點開水。

郝老爺在到茶，方鳳便開始注意他的客室。她覺得客室中的一切，也改了樣子，從前的客室是幾張平凡桌椅。如今却添了一張牀，牀上的鋪蓋，却潔白的非常，那被面是黃緞子的。令人看了起一種純潔高尚的印象。張簾上面畫的是漢瓦當文，非常古雅。

靠窗子便是一張紅木的寫字檯，陳設也非常的精緻，有玉墨床端硯，還有小古磁器，印泥盒，玉筆筒等等。桌的中央，放着一本精印大字的紅樓夢。翻開來那一張，刊載了一個回目。

清切切良宵花解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方鳳一面看着，郝老爺的茶已經送到她的手中。當她接杯的時候，覺得有一種觸人的香味從郝老爺鬚子上發出來。她不禁仔細向郝老爺一看，見郝老爺的鬚子，修理的非常美觀。他有很高闊的天庭，方圓的嘴角，烏黑齊整香美的髮鬚，紅厚的嘴唇。兩道眉很是疎朗開闊的，眉下的眼，露出神彩的光，眼尾的細紋，一層層的刻在臉上，笑容都從紋裏面揮發出來，風采是很好的。

他將茶遞給了方鳳，自己一迴身便在椅上坐下，那前挺的胸，增添了他不少的少壯精神。

他坐下來之後，便發生很沉着的聲音說：

「我近來的家運，在一般人看來是很壞的。妻病，子離……」

說到此地，聲音便沉下去了。

方鳳呷了一口茶，覺得茶味之香冽，直透心脾。她說。

「大哥嫂全都不在此地住嗎？」

「他們都和我鬧了意見，全都離開了。要在從前，這是不對的。不過在現在，潮流所趨，我也沒有法。橫豎我也沒有靠着他們一天。」

「如今伯母已經病到如此，他們應該來服侍的。」

那老爺臉一沉說：「爲人子者，當孝。孝是什麼？也不過是一顆心，這顆心存在，雖千里也得奔歸，不在，雖咫尺也難相守。他們能不以我們爲父母，我們亦何能看他們爲兒媳呢？」

方鳳不說話，又呷了一口茶。

那老爺說：「我一生的憾事，是缺少一個女兒。假若有一個女兒，她雖遠隔千里，也會來看一次的。天下之愛，蓋無過母女。」

方鳳不說話，又呷了一口茶。

那老爺說：「我本勸她過繼一個女兒，她執意的不肯。」

「女兒是沒有用的，老伯，女兒是家中多餘的人，耗財的人！」

方鳳冷冷的回了這一句。

那老爺將手一伸說：「錢本來是給人用的，留起來又做什麼，死了又不能帶去。父母對於子女，好的方能給他財產，壞的，給了他還是害了他。我如果繼一個女兒，我可以分給她四分之一的財產。現在的潮流，女子是有承繼權的。養子女可得婚生子女二分之一。我現在共有財產四萬，假使頭一天過繼，第二天我就死去。養女仍可得一萬。假如不死，法律不能阻止我生前的贈與。方小姐，你看我們這樣的兒媳，留錢給他有什麼用？」

方鳳不說話，又呷了一口茶。這杯茶已經完了。她不得不丟杯子。

那老爺道：「我終日的想一個女兒。」

他嘆了一口氣。

「我始終也沒有想着，每天照料着病人，精力真要盡了。我看不到人生一點快樂。結果，我想到了你，也不知你在不在學校裏。我去找一找，居然找着了。你居然肯來看這位可憐的伯母一次。我心中真有說不出感激和喜歡。想我和尊大人在北方的時候，是怎樣的光輝。如今，一個離開了人世，一個捱苦過活……。」

他又嘆了一口氣。用手拭了一次臉。

「我們兩家的生機，只剩了一點。這一點就在你身上。我能看見故人之女，發奮求學，我心裏多麼喜歡。我能看見我們這黑暗家庭中，有你在此地坐着，憑空增加了多少的生機。」

他說着站起來替方鳳又倒了一杯茶說：

「我這個茶葉真是好的！小姐對麼！」

他將茶送到方鳳面前。自己又說：

「留了這樣的茶，看着紅樓夢，也就算無聊之至了！」

方鳳呷了一口茶。她真想不到什麼樣的話，可以回答他。

郝老爺這時却從抽屜中拿出一個橘子來，用小洋刀剖開，每人吃了一半。一幅手巾便遞過來了。

方鳳擦手，重新又將自己的小手帕取出來擦了一次嘴。

郝老爺的笑意，從眉梢裏不斷的顯露着。他說：

「我近來獨自無聊的時候，也還看看影戲，我雖然不大懂得裏面的情形。我却能覺着西洋人的優點。他們真是一片天真的。朋友見面可以接吻，父女也可以，母子也可，叔姪也可以，甚至朋友之女也可以，我們中國，一天講着虛偽的情感，內心相隔的，真在千里之外。我還是一個有兒子的人麼？連我自己也在疑心着。」

「我多年來費盡心血所得來的一切古董玩器，預備揀一個日子，將他全行賣去……」

說到這裏，他陡然的一停，從抽屜中拿出一個小錦匣。走到方鳳面前，打開來給她看。

方鳳的好奇心，竟被他激動了。她定睛一看，原來是一粒紅豆，四週用金鑲着，還鑲了許多精細的花紋，最好的是一週圍嵌了許多小綠翠，這紅黃綠三色互相的暉映着真是可愛。

方鳳道：「這紅的是不是一粒豆子！」

郝老爺道：「是呀！紅豆你不識麼？」

「知道這個名詞，却沒有看見過！」

郝老爺沉了一刻說：

「知道的。令尊大人教過你的唐詩。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這簡直是一首白話詩，對不對？」

郝老爺接着一笑，神光充滿了兩眼！

方鳳報之一笑，臉也隨之有點紅起來。

郝老爺却只作沒有看見，當方鳳仔細看那豆子的時候，他便乘機的說：

「這東西是很難得的。十年纔生一次。一次只有十粒。沒有種。人是不能種的。非要偶然去找，方能找着。找的人還要是一個處女。年歲還不能過廿。不過她找着了之後，她的後福，定然令人豔羨！」

方鳳又望着他微微地一笑。

郝老爺便又說道：「你看這豆子好不好？」

「怎麼不好！單就這一團小綠翠，連這精緻的鑲工說，也算精美極了。」

「你愛嗎，不過這是年輕的男子贈送情人的一件美品，我的年歲已經老了，空留了這一件東西……」他又停了一刻，毅然說：

「就送給你罷！」

方鳳本來是很愛這件東西的。不圖聽他這樣一說，倒不好意思要了。這時候她忘記了父親，忘記了對面的病人，忘記了自己有孝在身，不能戴這個裝飾品。

但是郝老爺是清醒的。他是清醒人故意做糊塗的事。他用冷眼觀察方鳳的熱情。

方鳳說：「大伯，我不能要的。」

郝老爺倒有點懷疑。

「怎樣不能要呢？」

方鳳想了一刻道：

「這個東西太好了！」

郝老爺的心一放，很得意的說：

「爲的是好，我方給你看，方纔送你收下罷！你不要轉送別人就是了！」

「不會送給別人的！」

方鳳急不可耐的說了這一句。說出來心中雖有點懊惱，却來不及收回了。

她很泄氣的收下來。臉上微露着很慚愧的笑。她的心靈却在問她說：

「現在可不可以走呢？」

她盤算了一刻，覺得是不能走的。要是不據受東西，可以走的，如今收了東西，不好走，走就太難爲情了！」

郝老爺兩眼冷冷地看着她。可憐她那裏會覺得這豆子的印象，尙餘留在她腦內，她倒預備配上一條練

子向頸項上套起來了。

郝老爺很沉靜的移到桌前。自己倒了一杯茶，他提起了方鳳的對茶的觀念，她終於貪茶的芳香，又呷了下去。

她理了一次額前的髮，無意中看着郝老爺取了香烟一枝，很幽閒的上了那精緻的香烟嘴。隨即說：「還有一樣，也請你賞鑑的。」

說着他向桌上一指。方鳳順着他的手看，原來是一個鍍銀的小燈塔。塔身有很精細的磚紋，塔上四面有窗，上面一個尖頂。

方鳳笑道：「這又是什麼呢？」

郝老爺道：「你看下面不是有一個小釘麼？你用指在小釘上一按，便會知道的。」

方鳳使用手在小釘一按，叭的一聲，那塔頂便跳起來，裏面的燈，也就隨着亮了。

方鳳笑道：「我道是什麼，原來是一個打火機。」

她一面說着一面向郝老爺看。郝老爺的精緻的煙嘴已上了嘴，煙嘴上面有煙，煙頭上却没有火！

郝老爺的煙頭，離方鳳不遠，他的眼光斜視着方鳳，笑意完全沒有收。他的意思，似乎是在向方鳳說：

「給我點上罷！」

照方鳳往常的性格，郝老爺這個目的是達不到的。不過方鳳剛纔收了那樣好東西，如今處在這個情形之下，她不好意思不做，她終於貼起身來，拿着那個燈塔，替郝老爺點了煙。

郝老爺心中得意，真是描寫不出的。他兩隻手上去抱了方鳳的那隻手，一面將燈塔的頂按還了原。隨即

放在桌上。一面堆下滿臉的笑說：

「真要謝謝你，我的苦，整個的就消除了。」

五十六

這一着做來，在郝老爺固然得勝。在方鳳却也未曾失敗，她可以替郝老爺點火，因為郝老爺的年歲比她大。同時她也算了報紅豆的人情。

她可以走了。

不過走的這件事，她看得判，郝老爺也看得到。

郝老爺趕緊請她坐下，放出一種很誠懇態度來，向她說：

「小姐，我有一番話，早藏在肚子裏想和你說，一直沒有等着機會。今日難得的見着了，你，我要和盤托出告訴你的。」

方鳳聽了這一番話，再看他誠懇的態度，倒又不好意思說走。而郝老爺也非常的漂亮，她又加上一句。

「沒有多少話，却是十分的重要。我家中還有病人，我也不能留你久坐。」

方鳳只好靜待着他說了。

郝老爺見她並無去意，他的態度却又轉入沉靜。那宜興壺中的茶汁，倒又在杯中發出響聲。熱水瓶開了。

之後，兩杯熱騰騰的茶香，又射入二人的鼻官了。

「我要告訴你的事。」

那老爺用這一句開了頭。

「便是尊大人和我對於你的婚事的籌劃。」

方鳳的眉却不期然而自然的皺起來了。

那老爺接上便連忙的說：「這都是已往的陳迹，本來不用說的。但是你不能不明白。我並不是要勸你和別人結婚，我告訴你的乃是已往的錯誤和婚姻兩個字的真意。」

方鳳聽到此處，精神不覺爲之一振。那老爺的態度比前更覺莊嚴誠摯。

「關於你的婚姻，恐怕你自己也知道，就是那位姓錢的。我曾經邀請他吃過飯，他曾經赴過你生日的筵席，曾經由我作中借錢給你，替你父親經營後事。」

那老爺彈了一次煙灰，又接上說：

「姓錢的到底是什麼人？他家中是很有錢的。他只有母親，沒有父親，更無兄弟姊妹。本人也沒有任何的嗜好。」

說到此處，他向方鳳望着，方鳳的注意力，似乎完全不在他的話上。他又彈了一次灰，說道：

「姓錢的父親早就死了。要問姓錢的父親怎樣死的，姓錢的自己也不知道。但他是你父親的仇敵，你父親聽見他死，曾大笑過三次。」

那老爺這句話是有力量的。他將方鳳的精神已經勾住。

「後來你父親就演了一齣柴桑口，他仿效了孔明去吊周瑜。他這一着做出來，深得了魏太太贊許。所以我們到上海來的時候，錢太太也收拾了一切細軟道存款和我們一同到了上海，這些事你都不知道，你母親和你在外婆家裏的。」

「到了上海之後，你們也就出來了，你也大了，姓錢的也大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所以最好莫若將你嫁給姓錢的，兩家的仇恨，可以消弭。隻產既有門戶也相當。」

方鳳聽到此處，她忍不住了。她以為那老爺能揭發婚姻的眞意，那知說來銳去，還是要撮合錢少爺的婚姻。她的脾氣便又觸發了，她說：

「仇恨不仇恨，我是根本不知道。有，我父親總不能送一個女兒消仇。沒有，婚姻更是談不到。老伯剛纔說告訴我婚姻的眞意。這眞意難道就是消仇！」

那老爺一聽，便冷下去了。他儘管吸烟，很沉靜的坐在那裏。

方鳳也更不說話，也不向他看。

靜默了一刻，郝老爺陡然發了一聲贊嘆。

「你父親若有像你這樣的見地，也就省却了我的許多周折了。婚姻這件事本以當事人之意志以爲歸的。聽說你有一個朋友，叫余墨華，是不是？」

「有是有的，現在的朋友，不能說就是同伴。」

郝老爺道：「你這些意見，都是很好的。」

他不再說話了。方鳳反而有點急，她不但不想走，反而想知道婚姻二字的真意。她知道郝老爺的話還沒有完。於是她便問道：

「老伯，婚姻二字真意，到底是什麼呢？難道就是當事人的意志六個字就終了麼？」

郝老爺微微地笑起來說：

「怎麼會這樣簡單，人類進化了幾千年，對於婚姻的見解，決不是這樣的簡單。在我做學生的時代，人們對於婚姻的見解，是看重門第和財產的。所以說起來總是門當戶對。到了我畢業的時候，又從門第財產走到相貌性情學問方面了。從前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一概打消，什麼性情溫和，容貌端正，識字知書的話，又都一齊出來了，到了你們唸書的時候，那就是現在，又加上兩個標準，叫什麼康健和技能。一個是婚姻哲嗣學上的，一個是經濟的。聽說這哲嗣學又叫優生，對不對！」

方鳳點點頭說：「是叫優生。」

「其實這七個標準都不對的。外面許多男女却望着這七個標準上去追。門第財產的錯誤是個個人都知道，我不去說。就以相貌而論便完全沒有標準，要怎樣纔算好看呢？你告訴我！」

方鳳被他一問，倒楞住了。她想了一刻回道：「我不知道。」

「原是啊！問誰，誰都不會知道。喜歡那一個，那一個就好看。」

方鳳和郝老爺同時的笑了出來。

「不過，也還有一個粗淺的標準的。那就是男人總須像一個男人，方配做一女子的丈夫。」

方鳳的好奇心，倒真又被他激起了。她忍不住的問道。

「男人怎麼樣纔像一個男人呢？」

郝老爺微微笑起來。又點了一枝煙。說道：「我知道你對於這個問題是很有興味的。」

方鳳略略地感覺了一些不安，臉上頗有些紅潤。

郝老爺慢慢地說道：「男子第一個資格，是要有挺直魁梧的身材，第二個須要有能力支持五個兒子的家庭。第三須要深切透明了解女子的心理，使女子內內外外都感着愉快。這三個資格，說起來容易，做好了却不容易。拿一個比方來說，好比姓錢的，三個資格，連一個都沒有。他的身材瘦小，面色微白，上圓下尖的臉，配着

「美人式的肩，第一個資格就沒有了。看他的家財雖有，但不是自己能力賺得來的，常言說：不賺錢的難守，以他那樣的懦弱，錢是保不住的。第二個資格又沒有了。第三個資格不必說，他和你見過幾次面，你回想一次，就會知道是不及格的了！」

「那老爺彈了一次烟灰，給一個機會與方鳳去沉思。他又說：「就如現在一班學校中的學生，他們是講究體育的，第一個資格好像是不錯的。不過體操的力量能增加肌肉長成，却没有力使各一部平均的發展，尤其是頭部和面部。須知一個男子的美，不在豐滿的肌肉，乃在頭角崢嶸，精神飽滿。學校中的運動員，身體的魁梧，遠不如山東的要槍弄棒的人。我們拿要槍弄棒的和運動員比，我們還是說運動員好。這並不是說要弄棒的，不如運動員魁梧，實在因為我們的目光是在頭角崢嶸，精神飽滿，假設我們拿運動員和大人物比，像俾士麥、孫中山等，我又要說大人物好。我看過你那個朋友墨華，他的身體也還好，不過頭部沒有發達完全，眉毛低低的，顯然的一種狹小淺薄的稚氣。這是就事論事，你切不可動氣！」

「那老爺接着一笑，方鳳道：「他的事，我又氣什麼呢？」

「至於第二點，我不知他能力怎麼樣，你自己去評判罷！」

他又彈了一次烟灰，方鳳又覺得有些略略地不安，但是她還想聽下去。

「這面部和頭部的長成，是隨這一類的人。你想必總看見過，他們的第二種資格，當然比一般青年來得

高。我想你總看見過的。」

方鳳點點頭。她兩眼直勾勾的望着郝老爺。她心裏已經想到了戊教授。

「不過他們第三種資格便缺欠了。這第三種資格最難。和女子的一生幸福最密切。照我看，他們不是流於粗燥，就是流於疏忽，再不就是流於冷熱不常。粗燥的便是見過兩面，就想結婚，或是送了一兩樣東西，即想非禮的舉動。疏忽的便是對於女子所求的完全是不知，一切舉動，他們一點也看不出意思。冷熱不常的便是一暴十寒。這三種人遍地皆是。他們不是太冷，便是太熱，再不就是或冷或熱。求一個溫字，真是太難了。無怪現在女子對於自己的婚姻，難以解決。你看，我這話對不對呢？」

方鳳真聽的出神，當郝老爺乍然一問，她的臉便紅下來，情不自禁說：「直對極了，老伯，你看人，真是看得透。」

她說着話，覺得臉上一陣熱勃勃地不能自己，坐在那裏，便顯出不安的狀態。但是她的同情心却猛烈的發揮着，她想苦坐在那裏不去。

郝老爺兩眼中秋水神光，咄咄逼人！

他立起來，慢慢地又倒了一杯茶給方鳳。

方鳳說：「老伯，我實在不能喝了，真可惜。這樣好的茶。」

她熱情蓬勃的發揮着。墨華，戊教授，西裝少年的苦臉，都在她臉中顯現着，令她生出厭惡和鄙夷的印象。她說：「這樣的人太少了。所以婦女界中喜歡抱獨身主義！」

這句話之後，接着了一聲長唉，她的眼淚竟要流下。

那老爺却非常清楚地看出這一點。他趕忙着說：

「總有的，在人留心就成了。我們不談婚姻了，不過我要做一個結論，便是一個人沒有這三種資格，他的門第可以使他成爲少爺，金錢使他成爲守財奴，性情可使他成爲剛暴或懦弱，學問使他成爲書獃子，相貌可使他成爲木人，康健使他成爲弄槍耍棒的，技能可以使他成爲牛馬。不說了！唉！」

他也嘆了一口氣，兩個精明的眼釘着方鳳，方鳳益發的不安。

他立起來，在書架上取了一張相片給方鳳道：

「是前幾年的，如今時過境遷，面目全非了。」

他又微微的嘆一口氣，方鳳不得不站起接着看一次。她看這相片真是神采奕奕，那老爺穿了一身西式燕尾服，身上還有寶光大綬章。她的精神爲這相片吸收了。腦中也很有頭角崢嶸，精神飽滿的意味。但是她站起來，身體便越發的不安。她還給那老爺相片，那老爺道：「現在是差多了！」

方鳳看看那老爺，再看看相片，笑起來道：

「我看老伯現在還要好些」

「那是精神的」

郝老爺笑。

「精神還像卅歲的人」

「古有男子卅而娶，正是壯年啦，可嘆世道衰微，人心不古」

方鳳更覺不安之至，她不能久留了。

郝老爺說：「是不是你現在急於回校？」

方鳳道：「是的，天也不早了。」

「下次再來罷」

五十七

墨華的生活，確實是已漸漸墮落下去。他的錢既完了，身體也壞了。最壞的一點，是走路忽然覺得困難起來，以先他還撐着。後來竟不能撐，甚至內衣要一天換一次，日常生活像吃飯睡覺大小便等，一概都覺着十分的痛苦。

這個時候，恰巧他叔父到上海來迎他回去。說家中已替他定好了親，要他回去。他向來對於叔父，是很怕的。如今心裏不回去，又恐叔父發現了他的祕密。回去，也是一件少不了事。

不過他在已教授處請假，倒是十分容易，他的祕密，却早就爲已教授所深悉，老早就想他請一個長假了。現在他在上海真是無所留戀，如今他只是一走就完了。

船中叔叔敘談，更沒有什麼可記載的。總之，叔父對於他的事業深加贊美。自立完姻，是家中一件極可喜的事。況且，這位姪媳婦又是本地有名的金紳董。

舟中的生活，是墨華最痛苦的一段。他幾次要想向叔父說，終於不敢出諸口。結果他們到了家，墨華的思想，真混亂的寫不出來。

墨華到家最使他驚奇的，便是自己的家，已經搬到叔父的隔壁了。從前一番破爛不堪的景象，已經煥然一新，他自己非常的驚奇，怎麼父親會有這一筆財產，怎麼肯這樣的裝璜。

他見了母親，母親也變了。衣服既是煥然一新。面貌也比往常豐滿，不過母親第一句話却是：

「哎呀！過瘦了，上海做事，過分吃了辛苦。」

聲和淚雙雙的迸出來了。

墨華的心，真像被柄尖刺刀在上面，他的難過和說不出的苦，都化着眼淚，像斷線的珠子，遍灑在胸前。

母親不敢向兒子看，更不敢說其餘的話，因為她心中喜歡。這是兒子一生最美麗的時節，大家都應該笑的。她招呼人去預備飯菜，款待這久饑待賑的佳兒。

嬸母笑起來說：「明天就是你的好日子，應該笑笑纔是。怎麼見了娘就哭起來呢？出門回家也不是今日第一次，你看，倒要娶親了，還像小孩子。」

嬸母說着接下去一番巧笑。在理。墨華可以樂一次，無奈他思前慮後，實在樂不出來！嬸母的目光轉到叔父身上去。她埋怨着叔父：

「我們昨天就等着你們，家中望的急，應該坐火車。如今弄的今日到，明天做喜事，太急了。」

叔父道：「我本想坐火車的。因為夜車太傷人，不能好睡，回來大家都要忙，新郎也不能過分受了辛苦，身

體最要緊」

嬸母笑起來說：「三天無大小，是從明天起的。」

說着話，她便到後回去。「身體最要緊」一句，叔父說了出來，又像一柄小刀，刺在墨華心房之下，他的熱淚，又倒要流出來了。他趕緊回身向花盆子看。弟妹等跑過來，打斷了他的憂思。

晚間，父親回來了。今天全在叔父處吃，家裏的茶也搬過來，擺滿了一桌。

一桌子人都笑，都喜歡，墨華越看着他們喜歡，自己越恨，越悲哀。但是臉上做出笑容。在至親的父、母、叔、嬸面前做這一套戲，誠然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墨華不幸是淪於這種悲痛的境地。

因為叔父的高興，就鬧起酒來，他不敢逼兄嫂，却硬要姪兒吃三杯，經過父母的解圍，也得吃兩杯，墨華的病，是最忌辛辣和刺激的。這酒是殺墨華的刀，不幸這刀出叔父之手，父母之命，刺在可憐的小孩子生命上。

他遂命飲了下去。叔父的興還沒有盡，嬸母也替代弟妹飲了兩杯，纔算了事。嬸母今天穿着華服，頭梳的格外的光，經過酒溶的粉面和眼睛，帶着一點笑態，真好看！

飯吃過了之後，大家都坐在中堂。

父親很莊嚴的說：「墨華，明天就是你成人的時候了。須知道你之能有今日，完全是叔父嬸母之賜！你先過去向他們磕頭，我們再說給你聽。」

「屬華完全不知是什麼事。他只好貼起來，叔父趕緊將他拉住說：

「不要磕頭罷！」

叔父一面轉向着父親！

「剛回來的，剛吃過飯，不要叫他跪倒爬起的，明天再磕不行嗎？」

嬸母也笑起來。

「好，明天兩個人磕，一個算兩個，那真是好的！」

父親道：「你就遵叔父嬸母之命罷！」

大家哈哈的笑了一陣子。

笑聲收了之後，叔父也很莊嚴的說：

「在我們店收歇的前一年，你爸爸就看出日後的危險，這個店本是你爸爸出名開的。你知道中國的店，不像外國公司，出資的人是要負無限責任的。我們店一關門，靠我們這個家產去清償債務，就沒有飯吃的。所以我們就造出分家的簿子。使社會知道你爸爸的財產並沒有多少。後來店關門了。你爸爸的財產就此一分而光。他多少年的苦，你母親多少年苦。實際是爲的：一，使社會上知道你家裏是真窮了。二，使你知道家裏窮，可以格外的上進。最可喜的你竟能體貼你父母的意志，發憤向學，教育弟妹。並且畢業之後，還能自尋職業。這是

我們一家最可喜的事。現在時過境遷，我幾年的努力，還能够將所有的財產，增加了些。同時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增高了不少，再替你定下這門親事，我們的勢力更加龐大些。一家也就可以恢復舊觀，也沒有人敢再來找回頭賬了。所以從今日起，我們向前看看，家業總會興隆，我們能在本地發達上去，不怕沒有人幫忙。你也可以在外發達上去。錢和勢的份量，不能再來壓我們，我們反可利用他了。這是已往的現在的情形和將來的希望。你須格外體諒上人的苦心，祖業創造的艱難，努力上進，就不負父母許多年的安貧若素的刻苦日子！」

叔父說到此地，聲音極爲沉懇。父母的笑容，一些也沒有了。弟妹坐在那裏發呆。父親容貌愁慘，母親竟吊下幾滴眼淚。

墨華真忍受不住了。他明白了父母和叔嬸的苦心，和維持家業的困難。他將前幾次回家父親和母親所說的，全都憶起了。他只覺得父和叔，都是祖宗面前的孝順子孫。自己是祖宗父母叔嬸面前的罪人。這個罪是心上永久的痕跡，毀滅不掉的。他思他自己不配活在世上，和住在家中。

他想自己說了罷，但是說出來恐怕更傷了他們的心。不說，自己也受不了。他不由自主的放聲大哭起來，撲通一聲跪伏到地上。全堂的人都驚了。不過他們決不往壞處想，他們以爲這是因感激而做出來，非由痛悔而做出來的。

他們一齊來扶他。母親攙着他，疼愛他像前十年一樣。

這一幕悲劇，在叔父的家中，閉幕了。結果是他們心中是喜歡的，因為家運已透了曙光，以後盡是堯舜時代了。惟有墨華的心中，却有極深切的難過。

不到一刻的光景，兩家人又跑到隔壁來了。中堂上有花轎和彩，顯着格外喜氣盈盈的。

墨華也入了新房，只覺得有一陣陣香的氣味。衝入鼻觀，那五色繽紛的家具和飾物，一毫不能入他的眼。又一刻，娘姨拿了他的衣服，預備他就浴入甕。浴過之後，連衣服都沒有換。這樣笨娘姨也沒有問，母親更沒有功夫問，一夜的光陰，就此過去了。

這結婚的一天，正如俗語說的是熱鬧非常，在墨華的心中却非常的痛苦。早上他就接了已教授的信，請他另找好事。他看了信，也沒有什麼。他也沒有和任何的人說起。他只向母親說怕人家鬧，暫避一刻再來。母親也沒有阻止他，他便走了出去。

一直等到轎子要進門的時候，方將他從叔父家中找了來。一陣亂的人聲中，接出來一位新娘，墨華舉目細看一次，覺得她在細白之中，還透出端莊嫺靜的姿態。

他看了之後，熱淚又要流出來，但他熱力的忍着，人從此就癡呆了。

這個一片喜氣中，實在夾着無窮的悲哀，悲哀藏在喜氣中，只等着機會爆發罷了！

五十八

很不幸的，喜神沒等過夜，就倏地飛去了。悲哀之神，於是占據了全室。

現在的房門已經關了。

墨華的癡呆，已經轉爲清醒，他的難過已漸漸的沒有了，他的心也平下去，好像一切的事，都得着了具體的解決。

電燈底下還有一對花燭的，火焰搖搖的，似乎在那裏儘量地發出光綫，以討這一對新婚夫婦的歡喜，但是正如莊子說的：

「日月出矣，而燭火未息，其爲光也，不亦難乎！」

他們的注意力不在光，新娘的注意力在新郎，新郎的注意在自己的病！

墨華的房是兩間，裏面一間，差不多像他的內書室。他今天磕了許多頭，又加上昨日喝的酒，病就格外的加重了。他站起來，兩腿覺得非常不舒適，他勉強站起來到內室拿了一本書，坐在桌旁看，其實，一個字也沒有入他的眼。

蠟燭的花好久沒有剪了，左邊的一枝，燭芯已折斷了披在燭上，那燭的紅淚就順流下來。新郎沒有注意，新娘雖知道，却不好意思去剪。

墨華只顧看書，他一毫也沒有覺得，那燭的紅淚儘管流着，毫沒有停止。

新娘真忍耐不住，她深知這兩枝燭是代表新郎新娘一生的命運。左邊燭先完，新郎要先死的，右邊燭先完，新娘就先死。如今左邊的燭，已經流淚了。流淚最傷燭，燭傷則先完，先完則夫先死，這是妻所最不願的，妻的志願，是在丈夫之先死，俗語說：

「妻先夫死，車馬盈門。」

死後的一點光榮，是本人所不能見的，但人們不能放棄的。尤其是中國女子，她們不忍看丈夫的易簣，聽一句臨死的哀音。尤其是八字鬚子的小姐，她於人家看見她自己靈柩出去的時候，是墨華在前拿着哭喪杖，讓三街六市的觀衆，暗地裏說一聲「有福」

燭的紅淚滴下來，真像滴在她的心頭。她的迷信和忌諱驅着她向墨華說話，她說：「那燭花要彈了，請你彈一彈。」

她聲音極其輕微，她實在有些怕醜。

但是墨華的心完全不在她身上，他兩眼望着書，心中實際在打算前途。假若他沒有病，她的聲音再輕微

些也可以打到他心中去。無如現在正是墨華生活上最重的時期，生死關頭，在那裏待解決，他完全不能聽見。等到第二次說出來的時候，他方站起來，無精打采的彈。

他從來未彈過燭花，況且他今天毫不留意的做這件事。

一指彈出去之後，不圖燭花連着芯飛去了。他手中拿的乃是一枝已熄滅的燭。

這是一件最忌諱的，尤其是新娘，她既怒且羞的走上前去叫墨華重新點起來。墨華看她這樣子，他倒也慌了。他幹緊去點着那一枝明亮的燭頭上借了火。這枝燭方明亮起來。

但是這並不是新娘的心理，新娘不單是要他點上這枝燭，還要他將燭左右易位，她預祝上天，讓她先死，他的壽可以借給丈夫。墨華一面點燭，她已經站在旁邊，等到燭已經光明之後，她便自己將他們左右易了位。

這一件大小的事實，將他們兩人的注意力完全吸住了。墨華彈出去的一個明亮的燭花，究竟彈到什麼地方去了，墨華自己未曾注意，新娘也未曾注意，他們兩人只顯着燃燭易位。兩個人心中都滿含着恐怖和憂愁，以及籌思免除這恐怖憂慮的方法。他們二人恐怖憂慮之不同點，一個是思着已往，一個憂慮着將來！

他們有一個美窠床，床的前面，懸着一個水紅的輕綢帳幕，這個帳幕，有兩層好處。一是使人覺着這重帳幕中的春光永遠難得爲人所窺探，一是因爲這輕綢帳幕放下來的時候，他們雖不上床，也可以自由行動一

切，戀愛手續，毫無顧忌。

這輕綢的帳幕的功用是很大的。他的面積也是很大。懸在房中的第一日，不幸遇着了這無情的燭花，燭花遇着帳幕，他的火怒發了。懸在那裏的帳幕，又輕又薄，燃燒起來，真是十分的容易。

當他們點火易位的時候，帳幕已着了火，等到他們看見的時候，已經很可觀了。他們嚇得不知所措。墨華只顧找水，可憐新房中沒有水，看看斐孟子中間黏了一個紅喜字，馬桶中只有幾滴小兒的尿，灑在喜菓子上面。

等到新娘嚇得叫起來的時候，火已經燒到牀上。家中人忙了幾天，大家都是好夢方酣。那聲音怎會聽得見，等到墨華出去叫人的時候，火已經是很難救了。

這是一件驚人的事實，尤其是在新立的家庭中，父母多少年來的困苦，聚得這一位媳婦，結果，第一天便有這樣不祥的預兆。他們現在沒有功夫考查失火的原因，他們只是忙救熄。有些人不敢問，因為這或者是日子，擇錯了，衝了火神，或者是牀安的方向不對。

這地方的救火的機關，本來不好。火起了之後，是要靠着人滿街鳴鑼叫人救的，街上沒有自來水，所以全靠粗人去挑，挑水的桶是很小的，是圖他們可以走快些，但挑一擔水，須拿一根簕。這簕是預備後來換錢的，因為拿簕的紛爭，往往忘記了去挑水。

救火的機關是如此，火的難救，是可以想見了。總計這場火災所得，除去東西已外，還少了一個墨華。家中人到第二天亂定了之後，方纔去找墨華，墨華却早已不見了蹤影！這以後家庭中的悲哀，尤其是新娘方面，簡直描不出來！或者是太悲哀了！我是常常這樣想着的，但是我寫不出來。

五十九

墨華一段事，就是這樣顯出來。嚴譯名和段小姐的一段事，却是另外的一個樣子。

嚴譯名自從那次女校十週紀念會開會那天遇過了之後，他便始終沒有再遇着，連信也沒有接着。

這全是在段小姐一方面的變化。因為那天晚上她回家回的太遲了。

那天晚上段小姐和嚴譯名在一塊的時候雖不久，而段小姐心境變遷却是極為複雜。她想起了莎士比亞中羅密歐與朱麗葉，他又念起學校所愛演的那一幕劇，眼前站着就是自己心上最愛的男子。

「私奔罷！」

她的心靈暗示着她這樣的說。

但是她終久不能忘記那劇中所表現的：

「私奔的女子出了她母家的靠背，擦過去就被人輕視了，他們將看作是一個無家可歸，無錢無勢，爲社會所唾棄的人！

丈夫漸漸的輕視了。自己竭力向好處走也沒用，前面是一片黑暗悲哀！

她和譯名見面，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悲。她的理解力，只有這麼大，她沒有方法解決這樣的難題。

嚴譯名是一個拘謹的少年。他以為戀愛就是男女兩方有長時期的接觸。男子所應做的事，就是一方面自己應該巧於修飾，用人工的美吸引着異性，一方面用行為將自己的愛心一節節的表現出來，使異性喜歡自己。

他這兩條理是對的，不過不適宜於男子。這是女子求愛的原則，這裏面主動的成分太少了。

凡是一個人注意自己的行為太過分的時候，往往看不出他人的行為之用意和技巧的。女子最容易走入這個誤點。當她見男子的時候，她自己的一言一動，都加以審慎的考慮，她沒有功夫去仔細研究男子的一切，所以無意中給男子一切機會，用種種方法，誘她入了圈套。

不過這裏面還有一重關鍵，是我們應該明白的。便是女子入了男子圈套，和男人睡了覺以後，她的表情更化為粗俗了。粗俗的原因，便是她以為心愛的男子已經化為自己的丈夫，一切情愛的表現最圓滿無遺的，莫過於貢獻自己的身體，任男人玩弄。如今身體已經貢獻了，其餘的動作做出來便毫無意義。所以這個時候，女子更不想再做什麼，她已經是心誠悅服，等待男子發令，要玩弄她那一部份，她都忍着痛癢的承受着，這是她重大的犧牲，何用再做什麼繁文末節！

不做繁文末節，她不必注意自己的一切行為上的技巧，她不注意她自己行為上的技巧，事體便顯露

敗象，那就是她的注意力完全飛到男人身上來了。所以許多女子，嫁後便發現她的丈夫許多弱點，約束丈夫的行動，甚至演出吵鬧，打架，離婚等等悲劇，其實，男子並沒有變。毛病是在女子的注意掉了一個方向。男子真是苦悶，真價值始終沒有被女子看出來，得着一個女子，竟會受半生的氣。

這個時候，要想免除一切痛苦，只有男子竭力注意自己的行爲，很細膩的表現對於自己夫人的愛，聽夫人的話，同時講究人工修飾，以得夫人的歡心。這種人的家庭，總是和美的，不過人要說他怕老婆！

其實，怕老婆的人是值得讚美的。他保持了家庭社會的和平，極有益於女子和兒童，他的功勞之於社會，決不亞於大英雄大豪傑的。同時他的女子心理是極透澈的。他的人生哲學是極透澈，他的藝術極其高明，倫理觀念，極其偉大，所以他在文化上的地位和供獻，亦不亞於大哲學家，大藝術家，大思想家。

無如人看不出這一點，社會上便憑空增加了不少的悲劇。

上面說的，只不過是一鱗一爪，因為不是社會學或倫理的書，不能過於發揮的。我們須知道是：

男女講戀愛的時期，男子應處主動地位，因為女子看不清一切的，男子一定要找一個機會去引誘她入圈套。結過婚之後，女子的眼睛，就忽然的光明，男子便應該處於被動的地位，以免衝突了。

如今嚴譯名所做的，正是已婚的男子和未婚的女子所做的。所以和段小姐愛了半天，一點也沒有變成功，徒然增加了許多的留戀，悲傷！

譯名的胆子亦太小了，他如果能在段小姐面前傾倒出他一片真心，段小姐或者要問他的心會變不會，假設不會變，段小姐也就要和他籌商私奔之道的。

無如他不敢說，段小姐不好說，她不能十分摸著譯名的意思，怎好冒然供獻她的身體！

段小姐肯和他在樹下講話，又肯和他在黑夜中散步，也就沒有說的了。女子總不能在男子面前說：「我要嫁你的。」

然而譯名太不能看出女子之心了，他坐失了時機，反使段小姐增加十分的憂慮。

憂慮是最能傷人的。況且段小姐回來，還受了母親的責備。她接著那一團不能發洩的烈火在下意識裏，同時腦中幻想嚴譯名的種種的可愛，同時又記著母親高壓的語言和手段，她的眼淚，溼過了好幾次枕衣。

她的出路是私奔，她又沒有得嚴譯名的意旨，她又怕着人家看她爲失却社會地位的人。

這一團愁慮挾着戀火，整日的在心中交戰，找不出一點地方去發洩，是一個最危險的事，假若她若有一個丫頭，也可以對丫頭滴些眼淚；或者她在外面服務，可以借著國事社會上的不滿，來哭她幾場，如今，她一處發洩之所，也找不着。她有一個嫂子，不能向嫂子發。有一個至親的世親，反來壓迫自己。有一個最愛的情人，情人也沒有什麼表示。

這樣一天一天壓，下意識裏實在裝不下去，有一天忽然爆發起了。她就這樣的瘋狂了。

段小姐的瘋狂，是段太太一個極重的刺激，她正如那劇中所說的，「父母雖然懊悔，但是太遲了。」段太太親耳聽見她喊嚴譯名。她又聽見女兒問她：

「是不是嫁了之後，家中從此不認！」

這都是傷心的話，從瘋的女兒口中說出來，便格外覺得傷心。他們婆媳的計議，還是請嚴譯名來和她會一面，或者她可以好些，但她們沒有方法找嚴譯名，除非他去找方鳳。

段少奶奶到了方鳳的學校，費了許多事，方把方鳳找着。段小姐發瘋的事，不單是驚了方鳳，同時驚了全校的同學。

方鳳急急地和少奶奶趕到段家。段小姐已經認不得方鳳是誰。方鳳看她那蓬頭垢面的光景，心中不覺一慘。不圖段小姐反而向她哈哈地一笑。

這一陣笑過了之後，段小姐的臉，陡然嚴肅下去了。她發出一種如怨如慕的聲音說：

「世界上頂狠心的，莫過於你們這般男子了。」

她說着又看了方鳳一次，忽然地大哭起來說：

「你竟會不相信我是真誠的愛你嗎？譯名，我無時無刻的沒有你在我的心頭，我說不出來，我把心掏出來給你看罷！」

說着她用力將衣服一扯，衣服的中縫就裂開了，那雪白胸前的肉，尙有幾條紅色的傷痕，兩個可愛的乳峯，微微凸起來。

方鳳真不忍看了，她跑下樓向段太太踉腳說：

「伯母，千不是，萬不是，都是你一個人的不是！」

段太太沒有一句話，她儘蒙着臉哭。

少奶奶道：「小姐，你也得替我們想想，她哥哥出門沒有幾天，她就鬧起來，家中只有我們幾個人，終日的心中急死了！」

方鳳很氣的說：「你嘴上積點陰功，她也不至於有今日了！」

她不待少奶奶回話，便跑去找譯名！

.....

方鳳到了譯名家中的時節，譯名完全不知道段小姐一節事；

他看見方鳳，第一句話便是：「我正想找你去告訴你一件新聞，那便是戊教授將念茲弄到警察局中關起來了！」

方鳳更無心問他念茲怎樣被關起的；她的第一句話便是：「段小姐爲着你已經瘋狂了！」

這真像青天中一個霹靂，譯名一聽便呆了；她呆了一刻，說道：「你這話是真的嗎？」

「怎麼不真，這也是能造出來騙人的嗎？我剛才去看她，可憐她已經不成人形；她一見便笑，突過了便哭起來說：『世界上頂狠心的，莫過於你們這般男子；』又說：『你竟會不相信我是真誠的愛你嗎？』譯名，我無時無刻沒有你在我的心頭，我說不出來，我把心掏出來給你看罷！」

譯名的淚，就像斷線的珠子，簌簌地流下來了；他噓噓着哭個不住。

方鳳說：「如今哭也沒有用，還不和我一同去看她麼？」

譯名道：「真的和我去麼？就去罷！」

他取手帕拭了淚，連帽子都沒有帶，便和方鳳一道去了；

進了段家的門，方鳳隨便的介紹了一下，譯名也隨便的灣灣腰。他們的心，不在禮節上。樓上一個很尖的聲音起來了。

「你們管着我的身體，管不住我的心，我要見他，跟着他直到永遠！」

譯名的心，現在突突地跳個不住；

方鳳說：「上去罷！」

四個人一道上了樓梯；正走到一半的時候，樓上的僕婦忽然走下來，慌慌張張的說：

「等一會罷，小姐一急，服褲子，全都褪下來了！」

一句話停止了他們的進行，樓上很悽慘的哭聲，直灌在譯名的耳中，譯名的淚流個不止。

太太一個人走上樓去。

譯名站在梯上流了一刻淚，他很興奮向方鳳說：「段女士沒有負我，是我負了段女士了；段女士所以有今日，却也不是我的過，她現在已經不知道什麼，我更用不着見她。但她一片心，我永遠的不忘；我決計抱定獨身主義以答謝她的一番心意！」

說到此地，他已哽咽着不能成聲；取出手帕來擦了一次淚，便奪門而去。

六十

譯名去後，方鳳也就跟着去了。她一路盤算着他們二人的一切，心中始終也沒有寧息。走到了學校，一個打擊便跟着上來，那便是學監以她的行爲不檢，開除了她的學籍。

開除學籍的事本是她預知的。所以告白出來，她毫不介意，她只預備着收拾行李脫離學校。

當她行李收拾好了之後，問題便來了。她到底往什麼地方去呢？還是回家，還是登在上海。

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是決計登在上海，她想還是先到郝老爺走一趟。

郝老爺處，她已經歇了多日未去了。這十幾日人事變遷，是郝老爺已經斷了弦。

斷絃這件事，在郝老爺，亦正如方鳳對於開除學籍一樣，毫不放在心上的。他兩人都有一件事放在心上，那就是方鳳想依賴郝老爺，郝老爺也想依賴方鳳，他們實在有共生的可能性。

方鳳到郝老爺處的意思，是告訴他開除學籍的事，在方鳳的意思，如果郝老爺肯答應幫忙她學費，她仍舊可以回家，明春再來。她不會想到，郝老爺久蓄了一條心讓她來補郝太太的空缺！

方鳳進了郝老爺的門，很驚訝的看看家中情景，又是一變，郝老爺隨便提起了太太死的話頭，也還灑了

兩點淚。末了方鳳終於提出了學校開除的話。

郝老爺聽見開除，倒是悚然一驚。

他問道：「你怎麼會被開除呢？」

「他告白上寫的是行爲不檢！」

郝老爺很爲驚訝，說：「你怎麼會弄到如此地步？」

方鳳道：「我們學校裏一位先生，他自己對我說，非常的愛我！」

「你愛她不愛？」

「不愛！」

「他怎麼樣愛你呢？」

「我父親死後，他知道我還想唸書，就替我出了學費，平時也常和談話，有一天他請我吃飯，吃飯之後，他帶我到他家中去，想強行非禮，後來被人救了，所以他就恨我入骨，叫學校將我開除！」

郝老爺一聽，怒氣蓬蓬的，上冲霄漢說：

「那還了得，這種交涉能不辦嗎？你受了這樣的侮辱，還被學校開除，是可忍，孰不可忍！」

方鳳道：「老伯，我一個女孩兒，百口也不能分清！」

「我和你一道去，非將這交涉辦好！」

說着話他便站起來，復問方鳳道：

「你願不願呢？」

方鳳道：「老伯替我辯護，我當然極情願的！」

郝老爺拿了帽子在手中，却又停了一刻，說：

「到底我算你的什麼人？關係不明瞭，怎好替你辯護！」

方鳳道：「老伯，你看什麼關係好，就說什麼關係！」

郝老爺笑起來說：

「父親死後，關係最密切的，男子中要算你的丈夫了！」

方鳳的臉一紅，說：「老伯，你在這個時候，還要尋人的開心麼？」

郝老爺道：「我太老了，不配做了！」

他又笑了一陣子。

方鳳道：「老伯，我就算你的養女，好不好？」

郝老爺道：「好哇！我已經想了幾年！我那裏來的這樣福氣，我們要行一個見面禮。」

說着話他冷不防將方鳳抱住，親了一個長吻，方鳳的臉一直紅到耳邊，心頭竟是勃勃的跳，她無力的撐持着，郝老爺的鬍子，在她的唇邊溜過去，有一種說不出的奇異的快感！

這是一種姦淫，是人類所允許的姦淫。方鳳無法抵抗他，自己認他爲養父，但是養女和養父的心中，却沒有一點親愛，只有一團性愛在心中盤踞，使他們迷惑着。

他們一同到了學校。由方鳳的介紹，郝老爺見了那女學監。

郝老爺道：「小女被貴校開除，理由是行爲不檢，她自從父親死後，便寄養在我處。她的權利，我要替她保留，她的過失，我要替他改正，所以今天特地帶她來問個明白。」

女學監一臉的莊嚴，她說：「你先生總問過了令愛，她怎麼說呢？」

郝老爺道：「我怕的是小女一面之詞，不好作準。」

「說出來不對的地方，我可以替她改正或補充的。」

女學監回了這句話，兩方都坐了下來。

郝老爺道：「我聽得的，是小女受了貴校男教員的誘惑和侮辱。」

女學監道：「這就行了，女子最要緊的是清白，如今全校的學生都是清白的，她們都有男教員，令愛如此，當然學校不能容留她。」

郝老爺道：「那貴校怎麼會容許某男教員替小女出學費呢？難道貴校女生，都由男教員出學費嗎？」
女學監聽了，不覺一怔，她說道：

「男教員替女生出學費，當然有他們的關係，學校未便過問！」

郝老爺冷笑道：「那學校就不應該因為男教員之請，遂貼出開除的告白，你能知道，他們二人的關係

麼？」

老爺回過臉來問方鳳：

「你在學校讀書用心嗎？」

「用心的。」

「平常可有頂撞各位先生的言語？」

「也沒有。」

「對於學校的規則，可會遵守？」

「遵守的。」

「在學校範圍之內，可做出越禮的事？」

「沒有呀！」

郝老爺向女學監道：

「除非她犯上面的規則，學校可以開除她。同時學校還要提出證據。她在外面的一切，自有國家的法律管着她，不容你學校置喙的，就是在外做出不好的事，也應該提出證據，罪狀不明，就下判決。在這個時代，國家都沒有權力做，慢說一個學校，一個學監！」

他說時聲色俱厲，女學監很有點怕他。但是又不能不回話，她躊躇了半天，方說道：

「敝校的規程，是凡有生徒侮辱師長者應開除。如今有師長報告她是侮辱了師長，所以我們就執行這條規則，也並沒有不合之處。」

郝老爺道：「假使師長誣告了學生呢？」

「那是他們的事，與學校無干。」

這是女學監的得意之作，她滿想着這句說了之後，一身便輕鬆了。那知郝老爺說道：

「你這不過是一句卸責的話。須知道責任可以卸，要叫他消滅是不行的。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橫遭侮辱，影響她一生的幸福，是天理人情所不容的。學校中無理可講，還有法庭，還有社會，學校既然將責任卸到教員身上，也好，請你將這位教員請出來，我們談談！談的不對，我們只好訴諸法庭，公諸社會！」

這位學監一聽，心中便突突的跳起來，她知道社會法庭等等的話，大不利於學校，更不利與自己的飯

碗！

迅速地退出去找戊教授！

六十一

現在正是一個緊張中的閒靜的時刻。

郝老爺笑巍巍的向方鳳看一眼，方鳳心中真是感謝他。她有生以來，窘地倒經過了不少，却從沒有看見過人替她這樣的幫忙，學監窘一次，方鳳心中便加增一分快樂，一分趣味。她現在完全忘記剛才的不適，她只覺郝老爺爲人，不但有趣，而且善辯，機警，她被抱的那一刻的難過，現在已經化成快樂，假使現在郝老爺再抱一次，她不但不會拒絕，或者更偎的緊些，亦未可知。

她看着郝老爺的臉，真是頭角崢嶸，精神飽滿。

郝老爺笑道：「今天的交涉，一定得勝的，那位教員敢來麼？這位學監真也够笨了。她將學校的責任向教員身上一移。她忘記了教員和學校是一體的。教員一糟糕，學校豈不糟糕。」

他笑了一次，又加上一句說：

「她居然會出去找他，這不是穩碰釘子麼？」

方鳳抿着嘴，眼中似乎含了無限的深情，郝老爺真快活之至。

過了一刻，這學監臉紅紅地走了進來。莊嚴的臉，立刻就變成和藹了。她很客氣的說。

「我們校中那位先生，剛剛出去了。我想，我們教育機關，是講道德的。在道德的立場，沒有不可恕的罪惡。」

郝老爺冷笑道：「那你爲什麼要貼開除學藉的告白呢？」

學監又笑起來說：「你先生如果以爲開除的名詞，有損令愛前途的幸福，我也曾和校長商議過，我們可以取消開除作爲退學，同時發給轉學證書，讓她另入他校。」

郝老爺一想，這學監忽然軟化了，定然碰了釘子。假使自己進逼一層，恐怕連退學都可以取消，反與自己事情有礙。他一面仍做出不服的樣子說：

「退學是可以的，已經弄僵的局面，要收也收不好的。不過飯費却要退回。」

學監一聽，到又怔了。她想了一刻說：

「這一層我不能作主，要和校長商議。」

說着她又出去了。

郝老爺又向方鳳一笑，方鳳佩服的無以復加，她覺得他真是機警之至！

學監一刻功夫，就回來了！說：「她的學費，是那位教員出的，不好退！」

那老爺兩眼一翻道：「就是因爲他出的，我們方要取回，我出的，就不再和你多話了。誰希罕這幾個錢。我們要在法庭上解決，恐怕那位教員的賠償損失費，還要多此幾倍！」

學監沒有答話。

那老爺說：「你退給我們，他要，可以到我那裏去討，我們大家來將這糊圖賬算一個清楚。」

說着話，他便站起來了。

「我更不說別的話，也不來向你討，你們校中那位教員，他總不能飛去。我們請法院裏人來，看他去不去！」

那老爺將帽子向頭上一放，就預備走了。學監着了忙，說：「你坐一刻，我再問校長去！」

她又急急的出去了。

那老爺的臉，本來是怒容滿面的。學監出去之後，他便笑起來向方鳳說：「錢已經到了手，你看怎麼樣？」

方鳳笑道：「老伯，真虧你，這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

那老爺又說：「這事弄到如此，學校也就不值得留戀了！」

方鳳也笑道：「我一點也不留戀的。」

學監很失意的進房給了那老爺大洋二十八元。方鳳的學校生活，也就從此永遠的斷送了。

斷送學校生活，不是方鳳所能憶及的事。她此時心中是快樂非常的。因為拿了戊教授的二十八元，戊教授不敢反抗。她平時所受學監的氣，如今整個的報復了，所受戊教授的侮辱，即此亦足以自慰不少，所以區區的二十八元，真是含義無窮。

在郝老爺方面呢！自然也是得意的。這二十八元本是一個意外的財。數目雖不大，安慰却是大極，這二十八元是戊教授的罰款，學監的禮物，方鳳給他的酬勞，同時方鳳對於他又增加了不少的愛。他只須將此二十八元給方鳳，方鳳定然要看作二百八十元的那樣重，決不會以戊教授的錢而忽略的。這是戰爭的勝利品，品雖不貴，榮譽却是無窮。

等到行李上了汽車，他們兩人便手握手的進了車門。到底是父女還是情人，真是一件誰也不敢確說的事。

方鳳到郝老爺家中之後，她第一件事便是整理牀鋪。郝老爺家中已經縮小範圍，只有一個姑娘和一個廚子。

郝老爺到家之後，便指定了一個房間給方鳳，他一面招呼了姑娘，一面自己便出去了。

費了半天的功夫，房間已經弄好，天氣也漸漸地黑下來，到了人們用晚膳的時候。

郝老爺還沒有來，家中格外幽的靜寂，方鳳無聊他拿了一本書坐在那裏看，一個字也看不下去。

不過無論如何，地方總是很靜寂的。方鳳是一個熱鬧地方住慣了的人。況且自開學以來，事體全都充滿了刺激。像戊教授的熱，墨華的冷，嚴譯名的癡呆，段小姐的深，以及什麼電影，餐館，場一切的種種，都造成了方鳳生活上的花紋波浪？

接在後面的又有郝老爺的趣味，學監的窘迫，二十八元的得意，諸如此類的事，把方鳳弄的對付都來不及，她那裏有空閒去思考一切呢！

如今，靜下來了。一切東西，都顯出收束的狀態。嚴譯名的失望，段小姐的失望，戊教授的失望，念茲的失望，學監的失望，以及方鳳自己的失望全都奔集在方鳳的心頭，令她覺得一切都是虛浮，苦痛，無聊和悲哀！

她儘管對着燈胡亂的思想着，外面郝老爺已經回來了。

郝老爺不知方鳳的心思，他自己只覺得仍照從前一樣，他夢想着方鳳是籠中的小鳥，可以任自己玩弄的，小鳥只要肯吃籠中的食和水，終有一日，可以放出悅耳的歌喉。

他走到方鳳房中一看，便誇獎了一頓。手中拿了一大包水果，放在方鳳的桌上。中堂的飯菜，已經熱騰騰的排好了。

吃飯的中間，大家沒有說什麼。飯吃了之後，各人回到各人的房內，在郝老爺的意思，是叫方鳳洗臉傳粉，好讓他來享受這新奇的色香味。所以他在自己房中等了一刻，就走過來了。

當他在走過來的時候不能不令他吃了一驚，方鳳並沒有洗臉，嘴上的油還在嘴上，她伏在那裏寫信，更沒有站起來打一個招呼。

郝老爺偷偷地看她那封信，是寫給母親的，信中的大意，是叫舅舅來接她回去。

這一着真是給郝老爺一個極大的驚訝。他趕緊退了出來，到自己房中，將娘姨喊了進去，向她說：「如果方小姐叫你送信，你切不可送，只偷偷地拿來交給我！」

娘姨答應着便出去了。郝老爺更不敢到方鳳那裏去。他恐怕打斷了她的心思，許多話就不寫了。他要從娘姨手中窺得全豹。他只好坐在房中等！

他雖不出去，心中却非常的急，在房中踱來踱去，一時也沒有停止。

時光又過了一刻，他聽見門響了一次，他恐怕娘姨替方鳳送信，自己趕緊走出去看。

走出去的時候，就看見了娘姨，娘姨不等他問，倒先向他說：「小姐並沒有叫我送信，恐怕是她自己送去了。」

郝老爺一句話也沒有說，便回到房裏坐在那裏呆想，他聽見方鳳回來，聽見方鳳叫娘姨，聽見娘姨送水進房，他始終未移一步。不到一刻的光景，一個容光煥發的方鳳手中抱了水菓，走到郝老爺房裏來了。

郝老爺此時心中所想的，正是那封信，他相着這信一去，她舅舅自然會來的，舅舅一來，方鳳就去了，自己

忙了半天，還是人財兩空。

他想着便有些埋怨自己太拘謹了一些，不該自己退到房中讓方鳳從容的寫信，不該叫娘姨不替她送信，應該不讓方鳳出去。

但是現在一切都已經做過了。失着已經走成了。方鳳已經進了房，他不得不暫時打斷念頭，和她說幾句話！

方鳳將水菓向桌上一放，便在書桌傍坐了下來。她說：「天氣已經很涼了，我的冬衣一件還沒有帶來，身上的寒冷，很令我起歸家之念。」

這句話要是在郝老爺未看信之前，或者他也許要借她去買一件的。如今他不能，他以為在她臨行之前，不應該再送她一件衣服。

其實，郝老爺此時已經成爲一個當局者，他的眼睛和思想都沒有以前高明。他已經送了她的東西，同時還貼了她的飯食，又何在此一襲衣衫！

但是，他現在想不到這一層，他心中只有「不能不將方鳳佔爲自有」的意思。

他慢吞吞地回答：「你不就是要回去了嗎？」

方鳳笑起來道：「老伯！你難道想我在此永久的住下去？永遠的住，在我，是沒有什麼！不過太吵了你！」

那老爺道：「我想着像你這樣一個人，想得太久了。到如今仍舊是不能實現！」

方鳳笑道：「現在我不是已經在此地了麼？老伯，你要我做什麼！你說，我就做。像倒茶點烟，我都做得來！」

那老爺沉吟了一刻說：「不過你在此地不常了。」

「我回家之後，隔不了多少時候，還要來的。明年不是還要進學校麼？」

「明年，明年焉知沒有明年的景象！」

方鳳笑起來道：「明年，明年新伯母就進門了！」

接着她一直的笑下去；那老爺的心中，真有說不出的難過。

但他仍舊是隱着，打開了水菜包，露出幾個梨子。他很委頓的說：「你的水菜買錯了，買了梨，就真個要分

了。不過秋深的水菓，又有什麼呢？不過就是梨子呵！」

方鳳道：「梨子的一生，太淡泊素淨了。植物開花的時候，正是最得意的時候，可憐她還是一片片的白色。而

且常遭風雨！不能爲人所供養愛護的。」

那老爺聽了這句話，他的精神抖然增加了。他唸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好詩！好詩！」

他很猗猗的看方鳳一次，接着笑了一陣，立起身來抽了一枝香烟，却又踱來踱去的。走個不息！

六十一

壁上的時鐘的搭的搭響個不住，正指示着人們，時光一去，就不能再回來的，你們有事，萬不可等待着明朝。

方鳳坐在那裏很有些急，她兩眼儘盯着郝老爺走來走去。忍不住的說道：「老伯，你坐下來罷，老是走來走去，房裏面的風，便更大了。這樣大的房間，兩個人在裏面，還有一個人走來走去的。」

她說着話，覺得很不耐煩。郝老爺的心中覺着分外的不悅。但是他不好意思再走，只好坐下來！他發了一句感慨說：「人生太無意義了！」

方鳳道：「老伯，你是已經到了中年的人，方感覺到人生沒有意義，我還是少年人，我早就感覺到人生沒有意義了。」

「你怎麼會感覺到沒有意義以後幸福，正是無窮呢！」

「我有什麼幸福？」

「你以後得着了一個如意的夫婿，組織一個美滿的家庭。」

「老伯，你也可以續取一個新伯母呀！」

方鳳笑起來了。

那老爺嘆了一口氣道：「像這樣老的人，還有人要麼？」

方鳳道：「那天說的話，我還記在心裏的，老伯，我看你正是你說的那三種資格最齊全的人。」

那老爺的臉，微微露出一點紅潤。他說：「我那天是說着玩的，怎好作準？」

方鳳道：「雖然是玩的，裏面却有至理！」

那老爺精神，又陡然的提起來了。他說：「真的麼？社會上也有女子贊成我那三個條件麼？」

「那怎麼會沒有！」

「是誰？」

方鳳道：「那我怎麼會知道，我不過是猜想的。世界上無論什麼理都有人相信！」

「那末你呢？」

「我老早就相信了，還等到今天！」

她很淡然說出來，那老爺反而無話可說。他倒又站起來兩頭走了。

方鳳真急得很，她說：「老伯，你這走來走去的，是不是一種體操？」

那老爺道：「我的心真太亂了！」

他這話很有一點悲哀。但不能爲方鳳所鑿原。

她說：「大伯，你若再走來走去的，我便要去睡覺了。」

那老爺完全沒有理會她。她一怒就跑回房去，關上了房門！

壁上的時鐘，仍舊的搭的搭響個不住。

那老爺仍舊是在房中走來走去的。時光已經被他的足步踏過去了。他的心一毫也沒有甯歇。

他覺得所有的路，完全斷絕了。話說到這個地步，便不能再說下去了。中間沒有媒介，婚姻竟不可溝通。

這是個笨思想，不應該是那老爺有的。然而那老爺居然就往這條絕路上想，一點也不轉灣，同時方鳳的那封信，始終在他腦中存留着，心中老是疑心：「她明天就要走了。」

他的腦中，像一塊石頭一樣，一點靈機都沒有，足也只願着走來走去的。時光被他一步步的踏過去，已到深夜！

他走出去向方鳳窗子望望，見房裏的燈已經熄了，更看不見一些什麼，他的慾遮沒了他的一切理智，他用手敲方鳳的房門。

這一陣敲門的聲音，自然是將方鳳從夢中驚醒了。她披著衣裳下牀開了門。

那老爺眼中的火，已經發出了。在他的意思，方鳳定然是抖的，這一方面，的猛烈，一方面，的怯弱，自是使他為所欲為。既為之後，一切的事，沒有什麼不好解決的。殊不知門開了之後，適和他所預料的相反。雖然他是猛烈異常，方鳳却並不怯弱，反而很閒的將衣服穿好，靠在那茶几傍邊。

那一方面不怯弱，這一方面的猛烈，漸漸地就低沉下去了。假使那老爺是個粗人。這一幕既悲且喜的劇，也就可以排演下去。無如他是一個有學問的，用強暴脅迫的方法來姦淫女子，他有生以來，也沒有做過。

他不敢做，敗象便顯露出來了。單就他一副目光，已經給了方鳳不少的暗示。所以方鳳不等她說話，却先向他說：「來做什麼的，強姦麼？」

她毫不畏懼地說出來。那老爺倒整個的呆了。她又說：「這種事我已經遇過幾回了，我一些兒也不懼怕的。你害死我的父親，再來姦淫我。這是一件稀鬆平常的事，我怕你，我也不來了，這一點你總應該明白的。」

「我多少年的經驗，深曉得你們男子所愛的，不過是女子舌上的甜蜜，胸口的溫存，下體的潤澤。在女子，這些都是毫不希奇的。來罷，不到一個鐘點，什麼都可滿足了。可是，滿足了以後，你又怎麼樣了，你說……」

她說時，聲色俱厲的，好像和人辯論，可憐她一點美也沒有。

那老爺完全糟了。他像一個聽着宣判死刑的囚犯。

方鳳又說道：「我什麼人也不愛的。誰有趣，我就和誰在一塊，沒有趣，馬上就可離開的。我的肉體的生活，

只有吃飯。有飯吃就行了。精神的生活，只要有趣，得着趣味便行了。我什麼都可以犧牲，只要有趣，什麼事都能做，只要有飯吃。我不知道什麼叫丈夫，情人，兒子，老子，你明白麼？」

郝老爺真不知道怎麼辦纔好。他有生以來，沒有受過這樣的刺激，更沒有聽過這樣的妙論。

「坐下來罷！你這個笨人！」

方鳳臉上的顏色轉到和靨了。郝老爺不知怎麼弄的，自己也就糊裏糊圖的坐下來了。

他坐下來之後，方鳳却走到他的身邊，那織織之手，却向郝老爺肩頭一拍，說道：「老伯！無論如何，你總是一個有趣的人，就是弄到這個地步，我看你仍舊是有趣的。」

說着她接下去一陣笑。鄰家的雞聲已經高唱過三回了。



時 45
編

87

172077

31

版再月七年四卅國-民

元 價售冊每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售經總社報書匯文海上

